

香 豔 俠 情 小 說

紅妝俠影

顧

明

道

著



顧明道著

紅妝俠影

馬方愚題



## 自序

余自作荒江女俠後，於武俠小說漸覺厭倦，滄管亦稀。二十九年冬，范君烟橋來謂余曰：「國華影業公司方受南洋某片商之特約，將攝一武俠影片，屏以言情之成份，子盍試編一電影劇本乎？」余作小說雖有年，而電影劇本寫作甚少，遂允承其乏，抽餘暇以爲之，不數月而劇本成；導演者爲石川先生，而女主角則爲周曼華，滬上電影日報曾記曼華每朝騎馬練拳，將一變其作風，則卽爲是劇而然也。劇名曰「俠女喋血記」，余且爲撰小說，刊之小說月報，凡十閱月而畢。今春明書店陳君徵稿於余，遂以此書版權歸之，而出單行本，易名曰「紅妝俠影」。而電影則以他故，卒未攝成，尙有待於將來；此本書蛻變之經過也。以今視昔，不能無感，乃於出版之日，略敘如此。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吳門顧明道書於海上寄廬

長篇俠  
情小說

# 紅妝俠影目次

- 第一章 芳名豔說銀彈子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章 仇人相見決生死……………一三
- 第三章 潼關道上流星飛……………二四
- 第四章 寢宮枕戈孝女心……………三三
- 第五章 芳草天涯何日歸……………四二
- 第六章 從容殺盜顯身手……………五〇
- 第七章 欲銷魂處已銷魂……………五八
- 第八章 入山幸遇少林僧……………六九
- 第九章 赴湯蹈火氣如雲……………八一
- 第十章 風塵僕僕復仇歸……………一〇〇

· 著道明顧 ·

# 紅妝俠影

長篇俠情小說

## 第一章 芳名豔說銀彈子

春來了，雖然是在北方，氣候尙不十分和燠，而在這一個小園中早已是花紅草綠，如錦如繡，逗露着爛漫的春光。東邊有一堆假山，假山上有一茅亭，亭旁的碧桃已開放了。亭子中却空着石棧，沒有人影。兩邊一片淺草地，在矮牆盡處立着一枝一丈餘長的木杆，杆上張着一塊方方的白皮，皮中心畫着三個小圓圈的硃紅目標。每一圓圈之內，貼上一個黑色星形的金鐵屬物。便在木杆的對面，約有百步光景，站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，頭上雲髮光澤，背後梳着一條髮辮，用粉紅絲線紮着把根。前面却罩着一方青綢包頭，從腦後燕尾邊兜向前來，撐成雙股兒，在額上紮了一個蝴蝶扣兒。上身穿一件淡藍湖縐箭袖小夾襖，腰間繫一條杏黃縐綢重穗子的汗巾。下面穿着大青縐綢褲兒，腳下穿一雙青牛皮平底小靴子，那靴尖上高品品地彷彿是鐵片兒，纖細得很。這是有功夫的人穿的，揣着他人的要害，可以立致死命。伊生得一張吹彈得破的鵝蛋粉臉，明眸皓齒，瓊鼻櫻唇，沒一處不生得可愛，剛健之中寓着婀娜，端端正正的立在那裏。左手

托着一張聯珠彈弓。那弓拿在手裏，十分沉重，背是牛角，裏是牛筋，中間夾着一條鐵胎，足有鐮子刀那般厚薄。中間有個窩兒，裏頭藏着五顆彈子，晶光雪亮，宛如爛銀一般。少女觀準那對面的目標，右手把弦拉得如明月滿懷一般，只聽颼颼地三顆銀彈，首尾啣接，如流星般向那白皮上，硃紅圈內黑色星形的目標飛去。鐺鐺錄三聲響，那些金鐵屬物應聲而落。少女自己很得意地微微一笑。一眼瞧見矮牆外有一角黃色窗牖的樓房，簷牙高啄，上懸着一個鐵馬，晨曦正照在上面，乃是東鄰護國寺裏的藏經樓。少女的彈窩兒裏頭還賸有二顆銀彈，伊就若有意若無意地照準那簷牙上鐵馬，又發了一彈。噹的一聲響，那鐵馬被銀彈一震，叮零零的從上落下。跟着便有一個戴着僧帽的和尚，爬上矮牆，向園裏探頭張望。瞧見了站着的少女，點點頭微笑道：「果然沒有別人能夠擊落咱們寺頂上的鐵馬的。高小姐眼功真好！」少女見了和尚，驕然淺笑道：「和尚，你早啊！我送你一彈當點心，好不好？」說着話，颼的一彈飛去，正擊中那和尚的僧帽，早已跟着銀彈飛去丈外。和尚禿着光頭，唬了一跳，立刻縮下身子去。少女忍不住格勒一笑。假山旁邊却閃出一個少壯的男傭來，拍手笑道：「小姐這一彈打得真好！那廝是護國寺裏的知客僧逸塵，自以為生得年輕貌美，不能六根清靜，一雙色眼常常偷覷人家的婦女，前年曾犯過風流案，却被本地紳士張老爺包庇着他調解開去的。今天他要來偷看小姐了，給他這一彈，雖然

沒有傷，至少使他唬了一大跳，快哉快哉！」少女點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早知道他喜看女人，我至少打瞎他一隻眼睛哩。」男傭說完了他的話，自去假山下俯着身子拔草。這時天上忽有數頭蒼鷹飛來，在空中盤旋翱翔，好似找尋他們的目的物。少女仰起螻首，彎倒柳腰，又向空中發了一彈，正中在一頭鷹的頭上。那鷹在上面晃了兩晃，兀自飛了兩轉，徐徐折翼下墮。少女意興甚豪，一摸衣袋裏銀彈已罄，便向假山下喊一聲「高福」。那男傭立刻丟了草具，跑到伊的身前站住，雙手垂下，十分恭敬地問道：「小姐呼喚何事？」少女道：「你快到外面高少爺那邊去，向他要拿銀彈。因為我前天曾托他到鐵店裏去定製我用的銀彈三百顆，業已多日。他說明晚可以好的，不知店裏送來沒有？如已送來，快些拿進來給我用。如尚未送至，你煩請少爺快快到那裏去跑一趟，今天必要交貨的，我這裏正沒有用呢。快去快來。」少女說罷，將纖手一揮，高福不敢怠慢，說聲是，立刻回身向外跑去。少女便在伊身旁一塊太湖石上坐下，手裏尙拿着彈弓，專待高福回來覆命。少女究竟是誰呢？伊就是河北地方芳名四噪的銀彈子高飛瓊。這位高小姐是將門之女，武藝高強。別瞧伊年紀尚輕，而憑着伊的一身本領，已非常人可敵。曾隨着伊的父親高山走過一輪絕域，那地方的鬍匪是著名勇悍的，飛瓊和伊的父親合力擊退大股鬍匪，使鬍匪震驚佩服，知道河北響彈子是當今的女俠。因為伊父親高山，就是天津的名鏢師，開設鏢

局於城外八里堡。河北河南遠近諸處，只要一提起了靖遠鏢局和金翅大鵬高山的姓名，可說如雷灌耳，沒有人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厲害。二十年來，靖遠鏢局所保的鏢，從沒有在外面出過岔兒，人家見了高山的旗子上面繡着大鵬，鵬口裏吐出一個斗大的「高」字，馬上不敢侵犯他一絲半毫，讓他的鑕車安然過去了。高山今年年紀已有五十六歲，生平祇有這一位女兒。髮妻顏氏早喪，飛瓊那時祇有四歲，都是高山撫養長大的，鍾愛如掌上明珠，借着伊聊慰桑榆暮景的。自幼也會爲伊延師教讀，且習針黹。可是飛瓊既不喜握管爲文，又不愛拈線繡花。伊祇喜歡隨着伊的父親刺鎗弄棒，學習武藝。高山見伊女兒既愛武術，便把自己生平所有的技藝，傾筐倒篋的完全教授給伊。所以飛瓊不但能習普通拳技，而且精習劍術。高山將自己壯年時在外得來的一柄白虹寶劍傳與他的女兒，更能飛簷走壁，有輕身的本領。除了這些以外，伊還有一種驚人絕技，便是善用連珠銀彈，一發五彈，百步內打人百發百中。這是飛瓊費了七八年功夫朝晚勤練而成的。伊所用的彈丸是一種特製的鋼鐵，磨得渾圓光亮，閃閃如銀，因此人家都叫做銀彈子，而銀彈子三個字也漸漸變作了伊的別號。直到如今伊還是每天清晨要到住宅的後花園中練習不輟。恰巧銀彈用完了，鐵店裏定製的銀彈尚未送來，所以此刻伊吩咐下人高福去問聶大爺催取。所謂聶大爺又是誰呢？便是高山得意的門徒聶剛，三年前在外面收來的年



少英俊，不但武藝精熟，而又幹練多才，高山甚是寵愛他。高山不喜歡收徒弟，而對於聶剛却是頗垂青眼的。教他在鏢局裏幫辦一切事情，因為他能夠辦事，所以高家的公私諸務都要交給他去辦理。他對於這位飛瓊小姐當然是非常欽佩而愛慕的，極願意為伊服務，十分誠懇，以博伊的青睞。可是飛瓊既有非常好的本領，伊的性情也是十分高傲的，睥睨一切，不屑屈就人家，失柳下之和。這一點高山常常警戒伊，而飛瓊總是難去伊的驕氣的。高福這下人在靖遠鏢局裏做事也有多年，便黠善佞，高山也很信任他的。但是他對於飛瓊是十分服從，而視聶剛却非常嫉忌，以為老主人太寵聶剛了。今天他在園中拔草，恰巧奉了飛瓊之命去向聶剛催取銀彈，他就跑到外面鏢局裏去高山的住宅，外面是鏢局，後面是私邸。聶剛住在和鏢局相連的客室內，室前有個小小庭院。今晨聶剛起身後，盥櫛方畢，走出客室，一腳踏到庭中，不防頭頂上刷的一聲，有一物很快地落下。他急忙躲避時，已是不及，左肩膀上已着那東西跌落地上，原來是一頭死鷹。聶剛吃了一下虛驚，細看死鷹的頭已被彈丸擊碎了，地上流着許多鮮紅的血。再一看自己衣上已淌上許多斑斑的血跡，臉上亦已沾染了一些血。他心中十分懊惱，暗想這鷹十九是被飛瓊擊死的，大概伊又在後園練習銀彈了。真晦氣，恰巧落在我的身上，髒了我的新衣。聶剛一邊想，一邊剛要更換衣服，高福已走到他的房門前。一見地下的那頭死鷹，再一看聶剛的臉上

和身上，不覺嚙嚙一聲笑了出來。聶剛一團怒氣，正沒處發洩，見高福走來發笑，怒上加怒，立刻就對高福說道：「奴才，你笑什麼？」高福沒有開口，先給聶剛罵了一聲，他也有些生氣了，便冷笑說道：「聶大爺，恭喜你育血。」江湖上人最忌人家說他有血，聶剛雙眉一豎道：「那鷹是誰打下的？」高福道：「除了我家小姐，還有誰能有這絕技把天上飛的鷹擊落呢？聶大爺何必問我？你自己想想，你可有這本領？」聶剛聽高福有意奚落他，更是發怒道：「奴才，你道我沒有本領嗎？」高福道：「聶大爺！你不要奴才奴才的罵人。我高福在這裏靖遠鏢局是吃的高家的飯，不是你的下人。你聶大爺地位雖然比我高一些，也是靠鏢局吃飯的。我不配你罵。」聶剛已將衣服換上，跳過來指着他說道：「你大清早來和我鬥嘴的嗎？」你有什么了不得？」高福道：「我已說過不吃你的飯，不用你罵。」此時聶剛見高福如此傲慢無禮，忍不住怒火愈高，一伸手撲的一掌，打在高福的肩頭。高福如何當得住，早已一個筋斗跌倒在地。不由哭喪着臉說道：「好，你打人嗎？」聶剛瞪着眼睛說道：「打了你又怎樣？」說着話，走過來一腳踏住高福的胸脯說道：「你這廝太無禮了，打死了你再說。」提起錐子大的拳頭，正要打下去時，高福忽又哀求道：「啊呀，聶大爺，你真要打我嗎？你是有本領的人，我不夠你打的，請你饒恕了小人吧。以後我總不敢得罪你聶大爺了。」聶剛見他如此模樣，便一笑道：「呸，你這廝真是銀樣蠟槍頭，方纔

爲什麼嘴兒？我在我師父面上，姑且饒恕你一次，滾開去吧。」將脚一鬆，回轉身走進室中去了。高福扒起身來，瞧着聶剛後影，做了一個鬼臉，兩手摸着屁股，一步一步的走回園中去。見飛瓊坐在石上，正等候他取銀彈來。高福便裝出一拐一蹩的樣子，走上前去。飛瓊等得有些不耐煩，立起身來，對他說道：「銀彈在那裏？做甚麼你去了這許多時候？」高福做出疼痛之狀，顫聲對飛瓊說道：「聶大爺打我，請小姐代我伸冤。」飛瓊眉頭一皺道：「他爲什麼要打你呢？」高福道：「小的奉了小姐之命，跑到聶大爺那邊，見聶大爺正在更換血污之衣。他恨恨的對我說，不知是那一個短命鬼打下一頭蒼鷹，害他弄髒了衣服。我就說這是小姐打下的，他就當着我面罵小姐。」飛瓊聽了，有些氣惱似的，又問道：「聶剛罵我什麼？」高福嗚嗚而言道：「小的不敢說。」飛瓊又哼了一聲道：「那麼你可問他要銀彈。」這時候空中還有兩頭蒼鷹在那裏打轉，好似要尋找他們已失去的伴侶。高福搖搖頭道：「沒有，他已經把我痛毆了。小姐，你知道聶大爺的本領高強，無人能敵，小的怎打得他過？被他打傷了，求小姐爲我作主。」飛瓊立刻玉鑿生噴，將是一頓道：「你道聶剛本領好，他人怕他，惟有我却不怕他的。他在我家客客氣氣不應該就出手打人，明明是瞧我不起。」高福道：「是啊，俗語說得好，打狗要看主人面。他打小的如同打小姐，打老爺一樣。他還說不論誰人惱怒了他，他都要打的。」飛瓊道：「這厮果然恃寵而驕，不

成樣子了，我父親常常在我面前說他怎樣好，其實都是我父親待他太好了。我今天就去問他是何道理。」高福道：「好小姐，多謝你代我伸冤，但望你千萬不要說小的告訴你的，否則聶大爺又要罵我打我哩。」飛瓊道：「我自然不說你告訴我什麼話，因為我見你被人打了，所以詰責好，我去問他，就是啦。」說畢，丟下彈弓，走出園門去了。高福暗暗喜歡，遠遠地跟隨在後面。恰巧聶剛正從甬道邊走來，他因方纔打了高福，是為一時的忿怒，事後思量，高福是師父和飛瓊世妹得寵的下人，而且利口善佞，專會搬弄是非的，現在我打了他，難免他不到主人面前去說我有不是之處，離間我們的感情，那麼還是讓我自己去辯白一下，以免中間或有誤會吧。所以他走向後花園來找尋飛瓊，遠在園門外碰頭。聶剛上前，叫了一聲世妹，正要開口，而飛瓊滿面生嗔，早就對他說道：「聶世兄，我叫高福來向你催取定製的銀彈，你為什麼要打他？那鷹是我一時好頑，把它擊落下來的，却不料激起了你的怒火，竟把高福毒打。須知高福是我家的下人，不用你去毆他，你如怒我，不妨直接來打我就是了。」聶剛不防飛瓊向他說這些話，明知是自己打了高福，高福已在飛瓊面前說上壞話，激怒伊了。遂強作笑容對飛瓊說道：「世妹別要生嗔，那鷹果然是你打下的嗎？好眼力！憐了我的衣，這是小事，不足掛齒。倒是高福那廝究竟是個下人，對我太沒禮貌了。他對我的態度和所說的話真是令人生氣，所以我一時氣不過，推了他一交，

沒有打他。他在世妹面前說什麼話？世妹別要聽他。」飛瓊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已推了他一交，還說沒有打他嗎？他沒有說什麼。只是世兄自己也太不成樣子了。我父親寵了你，你就自以爲武藝高強，沒人是你的對手，在我家裏日益驕橫起來嗎？高福是沒有本領的人，你打了他，也不爲武。你就和我較量一下本領吧。你若能勝過我的，一切都不要說起。靖遠鏢局裏除了我父親，由你獨大。否則還有他人，不容你猖狂。」聶剛聽了這話，兩手搓搓，表示很急的樣子。又對飛瓊說道：「我多謝師父把我收留在此，一輩子感激不忘的。那裏敢驕橫？這是師父深知的。世妹你要聽信他人挑撥之言，我對於世妹也是一向佩服的。世妹的武術遠勝於我，我那裏敢和世妹較量高低？千乞世妹原諒我的忠誠，不要傷了彼此的和氣。」飛瓊搖搖頭道：「你倒說得如此好聽。人家都說你本領怎樣好，老實說，惟有我總是不服。今天千錯萬錯，你不該打家下人。高福是我差他來催取銀彈的，老鷹是我打下來，你明明是恨我，莫要遷怒於高福。你有話同我說，今天我們非得比較一回不可。」聶剛伸手搔搔頭道：「世妹爲什麼這樣執拗？我是不敢和世妹交手的。」飛瓊道：「你不敢和我比麼？我偏要你和我不比。你若是好漢，不要推諉。」聶剛又道：「自己人何必較量？我總不是你的對手，不用比了。」飛瓊將頭顱一偏道：「我不要，你當着我的面，一味向我恭維，背着我就毀謗我了。」聶剛道：「這是冤枉的。我一向說世妹好。」

飛瓊一回頭，瞧見高福正立在園門口，彎倒了腰，尚在撫摸他自己的腿股。伊想自己已許高福神，宛必要代他出口氣，任憑聶剛怎樣好說溫話，我千萬不可聽他的。於是伊又對聶剛用很堅決的口氣說道：「我一定要比的。你若不與我比時，就是看不起我，不要再在此間了。」聶剛聽飛瓊這樣咄咄逼人，他究竟是個男子，有着丈夫氣概，到了此際再也忍耐不住了。只得說道：「世妹若然一定要和我比較時，我也無所逃命了。」飛瓊道：「好，我們比過再說。」便向旁邊庭心中一站，等候聶剛上前。聶剛硬着頭皮，把外面長衣卸下，跳過去作個金雞獨立之勢，說道：「世妹先請。」飛瓊也不客氣，一伸右臂，使個霸王喝酒，一拳打向聶剛嘴邊來。聶剛迅速地向旁邊側轉頭一讓，使個葉底偷桃，一拳向飛瓊下部打去。飛瓊一彎身，使個龍女牧羊，要去撈聶剛的手腕。聶剛怎肯被伊撈住了，趕緊縮了回去。而飛瓊又飛起右足，踢向聶剛腰裏來。聶剛向左邊一跳，剛纔躲過了，不防飛瓊跟着左腿飛起，直蹙到聶剛胸前，足尖離開聶剛胸口祇有一二寸了。聶剛發着急，連忙使個霸王卸甲，一縮身跳開了數尺。他知道這是飛瓊善使的鴛鴦拐，況且鞋尖鐵片，任何人中了伊的一足，必要吐血身亡。以前有個山東惡丐上門尋釁，硬要鏢局給他一千兩銀子。高山和他恰巧不在這裏，夥計們被惡丐打倒了幾個，惱怒了飛瓊出來和那惡丐狠鬥，也用這鴛鴦拐踢傷了惡丐的胸口，當場吐血跌斃的。不料伊今朝也用這絕技來對付自己，

險些兒中着不由唬了一身汗。連忙用出平生本領來悉心對付，一些不敢懈怠。兩人一來一往，鬥了三十餘合。飛瓊好勝心切，被伊捉住。聶剛一個小小破綻，一拳打去。聶剛急避時，肩頭已着，不由堆金山倒。玉柱的仰後面倒。飛瓊拍手笑道：「倒也倒也！世兄你輸了。」聶剛一骨碌爬起身來，羞慚滿面。又見高福立在遠處對他扮鬼臉，似乎嘲笑他的模樣。聶剛如何過得去？他就漲紅着臉，對飛瓊說道：「世妹，你不要自恃技高，這是我一個不留心被你打跌了一交，不能馬上算數。我去取劍來，我們兩人比一下傢伙，好不好？」飛瓊帶笑點頭道：「很好，隨便什麼比法，我總是不謝絕的。你快去取你的劍來，我們一同到後花園去耍一下子。」聶剛正要回身取劍，忽然外面履聲托托，走進一位老英雄，領下鬍鬚已有些花白，面臉上精神飽滿，雙目炯炯有神，身穿深藍色緞的夾袍子，足登快靴，腰間束着玫瑰紫色的鬚帶，口裏銜着一桿旱烟袋，正是金翅大鵬高山。他一清早出去把錢散發與附近窮苦的鄉民，然後回來，這是他好善樂施的仁心，每逢三六九日，他總是這樣做的。每次施去一百或是八十貫錢，所以四圍的村民沒有一個不歌頌他的功德。也因高山自己覺得在少壯時憑着一口金背刀，在外面殺傷過不少人，不免有些造孽，所以省下這筆錢來並不積貯，却把來救濟窮黎了。飛瓊一見高山進來，忙嬌聲喚一聲「爸爸」。聶剛也立正身子，叫聲師父。高福一見，却遠遠地趑趄開去了。高山聽見聶剛背後衣裳上有些塵泥，

便問你們在此做什麼？飛瓊便把自己如何和聶剛比賽拳棒，將他打倒，聶剛不服，要和伊再比劍術的經過約略告訴。高山正色吐道：「胡說！自己人較量什麼高低？不要彼此傷了和氣，你們還是免不了孩子氣。」聶剛俯首無言。飛瓊却還說道：「爸爸，你不知道他……」正要再說下去時，高山早喝住道：「別要胡說！」又回頭對聶剛說道：「聶剛，你且到外邊去，鏢局裏可有客人到來，倘有人來找我，你總說不在家，休去理會。」聶剛答應一聲，走出去了。高山又對他的女兒看了一眼，對伊招招手道：「你且隨我來，我有話同你講呢。」飛瓊馬上跟了高山，循着甬道，跑至東首一間書室裏坐定。那書室佈置得樸雅，正中紫檀案上供着小小一尊遼慶太祖的銅像，爐子裏焚着名香，壁上掛着名人書畫，正中是懸的虎嘯龍吟圖。屋隅又掛上一張寶雕硬弓，又有一柄朴刀，裏有青布袋套着。高山坐在太史椅上吸了兩口烟，對飛瓊說道：「我以前不是常和你說過，有了本領，不能自恃而驕，驕則必敗，你不聽我的話嗎？你爲何又要和聶剛去比賽？自己人尚且要如此好勇鬥狠，遇見外邊人又怎樣呢？」飛瓊以爲伊父親爲了伊和聶剛比較身手的事而給伊教訓，所以擡起了嘴，不響。高山又嘆了一口氣說道：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古人說的話一些也不錯。我告訴你吧，以前我也是爲了喜歡行俠仗義，代抱不平，因此我就和人家結下了深仇宿怨。雖然事歷數年，人家却不會忘記我，而要找我。在這二三日內，我就很難對付，說



不定將有不測之禍呢。」飛瓊聽了高山這話，不由一驚，忙問怎的？

## 第二章 仇人相見決生死

飛瓊問得緊時，高山吸了兩口烟，又說道：「這事約有八九年了。記得我在那一年保鏢南下，到得杭州，路上沒有岔兒，大家無不歡喜，便在杭州耽擱數天，以冀遍遊六橋三竺，興盡而還。一天我和幾個鏢局裏的夥計到南山去遊得有興，只望山野間走去。忽見那邊嶺上有十數鄉人盪擁而來，手裏各拿着竹刀鋤鐵之類，有些人面上還帶着傷，形狀十分狼狽。中間抬着一個男子，滿身浴血，遍體鱗傷。我見了，不免覺得奇異。遂拉住一個鄉人，問他們是何緣故？那昇着的男子又是誰？那鄉人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，告訴我，他們是郝家村人，去此不遠。他姓郝，名根福。他的父親文元，就是那昇着的男子。因為他們是種茶爲業的，有七八畝山地，都種着上等的好茶，本是三年前向紅樟村裏一個姓田的農夫買下的。那姓田的是個敗家之子，爲了賭輸了錢，負得一身的債，遂把山地買去。我等見那地土好，所以湊了錢買下。誰知去年臘月，姓田的有個堂兄名喚長林，從北邊學武歸來，竟向我們要還那種茶的山地。揚言那山地是田長林的產業，給他堂弟盜賣的，責備我們不該胡亂收買，故要我們無條件把山地奉

還與他。其時那姓田的却又逃匿無蹤，無處可以找他。我們答復他說這田地是出錢買來的，有契在手，不能交還，以後遂不去理會他。誰知田長林竟用他族人把那山地強奪回去，把我們所歷的長丁毆傷了好幾個。我父親派人向他交涉，他又不理。我父親也懂得一二武藝，今天遂帶了村人，前去奪還田地。起初我們得勝的，及至田長林得信，他親自領了一班人來驅逐我們。我們雖然個個人各出死力，和他們相拚。然而田長林的武藝已是不弱，更有幾個地方朋友幫着他一齊動手，我們未免吃了虧。我父親力敵數人，受了幾處重傷，我也臂上刺着一刀，不得已敗退下來，昇着我父親回村。這片山地只好由田長林強佔去了。我父親的性命也不知怎麼樣呢？郝根福說罷，氣喘吁吁的兀自不勝忿忿之氣。那時候被昇着的郝文元，躺在木板上，掙扎着說道：『此仇不報，吾目不瞑。』那時候我忽然激於一時義憤，對他們說道：『山地既是你們斥資購得的，田長林如不忍割愛，也當請人出來，商懇出資贖還，怎能用武力強佔，難道沒有國法的嗎？』郝根福道：『這裏鄉間的風俗，往往私自械鬥，並不去官廳方面控告的。我們此次吃了敗仗，明年當圖報復。祇恨自己武藝不濟事，田長林武術高強，又有能人相助，我們如何報得此仇呢？』我遂問這地方距離不遠嗎？他說不遠，過了嶺七八里路就是那山地了。我遂慨然對他們說道：『你們不要氣沮，我來相助你們一臂之力，去奪回那山地，一雪今日之恥。』郝根福將信將疑。

的問道：「田長林那邊人數又多，我們都是敗殘之衆，你們幾位能去和他們爭鬥呢？」我就把我的來歷告訴了他們，且力言憑我之力可以摧折田長林輩。他們知道我是有名的老鏢師，便相信我的話。一邊令人昇郝文元回去，一邊由郝根福領我去找田長林。我遂和夥伴跟他上嶺。還有十多個沒有受傷的鄉人，一齊曳着棍鋤，跟着同行。我因出遊山水，身邊沒帶武器，遂向他們要了一根檀木棍，對根福說道：「無須刀鎗，有了此物，足夠取勝。」我說這話是壯他的胆，安他的心的。我們過了嶺，向前緊走，根福爲導。不多時已到那山地之前，那邊尚有十數鄉人未散，一見我們前進，知道我們又去報復了。接着便聽鏢聲大鳴，林間溪邊，鄉民麇集。有一個身軀高大，面色黝黑的漢子，手裏挺着一桿花槍，挺胸凹肚的站在一條小石橋邊，背後列着不少鄉民。根福指着他對我說道：「此人就是田長林，把我父親刺傷的。」我見了他的形狀，知道他很有些膂力的。當我們撲上去時，田長林舉起花槍，指着根福說道：「你家老子已敗在我的手裏，你這小鬚子還敢跑來做甚麼？莫怪我槍下無情。」根福立刻向此人說道：「田長林，你休要逞能。刺傷了我的父親，現在有人來代我復仇了。」田長林聽了這話，又對着他斜着眼睛，傲視了一下，哈哈笑道：「郝根福，你要請打手時，何不請些有能耐的人前來，却去請這樣行將就木的老頭兒來送死嗎？」我聽了田長林之言，更是觸怒，便將手中檀木棍舞開了，向前和田長林格鬥起來。田

長林的一枝花，果然不弱，臂力又大，確乎是一個勁敵。我遂以巧取勝，待他一槍擲來時，我向右邊側轉身子一讓，使他刺個空。我便一棍向他胸口搗去，他果然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了。那時在田長林背後却又跳出一個人來，五短身材，紫棠色的面皮，額有短髻，手中挺着一柄寶劍。大喝一聲，向我頭頂上一劍劈下。我見他來勢凶猛，不敢怠慢，忙舞棍和他決鬥。兩邊的鄉人見我們彼此猛撲，他們反不上前械鬥，都作壁上觀。我不知他是誰，祇覺此人本領又在田長林之上。猛鬥七十餘合，還是勝負不分。我發了急，虛晃一棍，做作退後，覷個空隙，一棍掃去，正中他的頭顱，仰後而倒。他們既然傷了兩個，餘衆胆怯，不敢迎戰。根福大喜，便和村民衝上前，將他們擊退，居然把那山地奪回。郝根福自然非常感激我相助之德，一定要請我到他們郝家，裏去一敘。我却不過情，遂跟他們去了。文元雖然受傷，聽說我已把田長林等擊敗，在枕上泥首稱謝。根福又預備豐盛的筵席，款請我們大嚼大嚼，盡歡而散。送我不少禮物，我祇受了一樣而走的。這不過一時被義憤所驅使，幫助郝氏父子打敗了田長林，事後即返津門。數年以來，此事早已淡忘若遺了。不料昨天我到望雲橋去，在一家酒樓上和一個客人喝酒。東邊座上有兩個人像是父子模樣，相貌都很雄武，不愧趕武夫，四道目光儘向我注視不輟。我覺得有些奇異。後來酒保上酒的時候，常呼我高鏢師，因為我每往那裏有事，必去店裏喝酒。酒保早已認得我了，接待得非常

周到的，那二人見酒保稱我高鏢師，更是對我緊瞧不已。後來酒保過去伺候他們時，他們湊在酒保耳旁，唧唧喳喳地問了許多話，酒保也回答他們，我都瞧在眼裏，便覺此事有些不妙。一會兒那個年紀大的人立起身來，走到我的座邊，向我點頭招呼道：「這位可是天津八里堡的高山鏢師嗎？」我當然也不能不承認，便問他有何事情見教，他就說姓薛，名喚大武。他的哥哥大剛，數年前在杭幫助朋友田長林爭奪田地的時候，曾被我用棍擊傷他的頭顱。事後探聞，方始知道我的姓名來歷，歸後不到三個月，終因傷腦而死。我是他的兄弟，雁行折翼，不勝悲痛。當他臨終的時候，諄囑我訪問仇人，代為報仇。這幾年來在家勤習武事，專欲為兄長復仇。此番帶個兒子小龍，特至京津，訪問仇人，湊巧在此地遇見。我聽了他的說話，方纔想起前事，原來那個使劍的丈夫，乃是薛大剛，江湖上尚沒有聞見過，諒是個無名之輩。但是想不到那一次自己竟和人家結下深仇。現在薛大武公然向我說來報仇的，倒不可不防。然也不肯示弱，便對他說道：「你既然是來復仇的，我高山一條老命不敢自珍，悉聽尊駕吩咐便了。」薛大武就說很好，隔三天當到鏢局裏來領教。他又問明我鏢局的名號是不是叫靖遠，設在八里堡的。我道：你既然都已探問明白，三天後老夫當在鏢局中恭候駕臨。約定之後，大家各歸座位，照舊喝酒。他們是先走，我們喝至興闌時始散。那客人很代我擔憂。我請他放心，且說金翅大鵬高山不至於栽翻。在後

輩手裏的。我回來後也沒有告訴你。可是日子已迫，我不得不和你說一聲的，你想我祇因一時代抱不平，干預了人家的事，却不知因此和人家結下了怨仇，直到今日人家特地跑來找我，這豈不是自己招出來的禍殃呢？所以今天我見你和聶剛比較身手，就大不以為然了。一個人斷乎不可自恃其能輕視他人。古今江湖上有許多英雄好漢，都失敗在這個上。你父親吃了這碗保鏢的飯，免不得有幾處地方要得罪人家的。平居常用戒懼，然而還是免不了。你正在青年，武術尙未深造，如何可以便有一個驕字存在心胸呢？況且聶剛是我的得意高足，我的劍術傳授與他的不少。年來他的武藝也在突飛猛晉，你莫要小覷他。恐怕他爲了我的關係，有許多地方是甘心讓你三分的。你怎麼可以逼人太甚呢？他是他的世妹，有什麼話講不投機，何必用武？你的毛病不就是壞在自視太高嗎？」高山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。飛瓊聽了伊父親的說話，對於自己和聶剛的事，倒也不放在心上。最使伊注意的就是薛大武尋仇之事。忙問道：「父親，那姓薛的果然要在三天後到這裏來找你的嗎？」高山點點頭道：「當然他要來的人家聲聲說要報他兄長之仇，既已認識了仇人，豈有放過之理？我也準備他們來的了。不過他爲什麼要等三天後方來找我呢？因此我懷疑他除了兒子以外，或有什麼別的朋友可以幫助他下手，這也許是我的勁敵。天下之大，能人多矣，我自己怎能說區區薄技，一定能夠勝過人家呢？因此我見你和聶剛比

武，而引起我的感慨了。」飛瓊道：「父親不必憂慮。想父親武藝高強，江湖劇盜，絕域紅鬚，沒有一個敢撩撥你一絲半毫。薛大武是什麼人？他的哥哥總比他高勝，尙且敗在父親手裏。料他又有什麼能耐？待他們來時，女兒也可在旁相助，看我一彈打倒了他。」高山微笑道：「你又來了。我尙且有些惴惴戒懼，你倒高興起來嗎？瓊兒，你該想想這一次倘然你父親敗了，十九不能再在人間，必將離開你了，那麼這靖遠鏢局何人繼續主持下去？豈不要墮於一旦？而且我的向平之願未了，心中不免要有遺憾。」高山說到「遺憾」兩字，聲音稍低，蒼老的容顏也有些黯然。飛瓊也不覺粉頸低垂，默默無語。高山將手摸着他自己領下花白的鬚鬚，又說道：「所以你的婚姻問題我是常常放在心上的。就因爲你心高氣傲，少所許可，我也不欲勉強你一二分，遂致久擱。照我的目光看來，聶剛這少年，倒可以入坦腹東牀之選的。」飛瓊一聽高山這話，又抬起頭來，很驚訝地注視着伊父親的面色。高山道：「我今天同你講了吧。聶剛在我鏢局裏襄助諸事，很能先得我心，辦得十分妥貼，真所謂有事弟子服其勞，靖遠鏢局內外諸事，全仗他代辦的。他的能幹諒你也知道了。至於他的劍術，你雖輕視他，我却以爲不弱於你。記得我前年收他爲徒的時候，他是一個孤兒。因他的父親在灤州被人殺死，而他的母親得到了惡耗，竟效綠珠墜樓，以身殉夫。拋下聶剛一人，雖是年輕，而很有勇敢，武藝也粗通。他就寢苦枕戈，自誓必將刺刃於

仇人之胸。身邊藏了一柄牛耳尖刀，旦夕窺伺在仇人之門，要想乘機復仇。他的仇人是一位武夫，也是地方上的感霸。有一天仇人和數人薄暮歸來，聶剛見人少，立刻跳過去，用刀向仇人亂刺。誰知他的本領還不高妙，祇刺傷了仇人的手臂，反被仇人擒住。因為他年紀十分輕，還沒有冠，所以仇人並不殺害他，也不送官，把他的手足縛住，用繩子懸掛在大門外一株老樹的橫柯上，讓他自生自滅，活活地餓死。聶剛既被懸於樹，他人憚於惡霸的淫威，誰敢去解他的倒懸之死？是我經過那裏，見狀大異，向旁人問清了原由，心中便敬愛他是個好男兒，決定要救他下來。遂乘黃昏人靜之時，我悄悄前去，攀至樹上，將他救下。且允許他可以助他復仇。他不勝感謝，我便和他夜入惡霸之家，將那惡霸暗暗刺死，一齊逃出灤州。我問他將往那裏去，他就說無家可歸，情願跟我同行。我就收他為徒，帶還津門。且喜在這數年中，他隨我學武，進步非常之快。此子不凡，將來可以造就，決不負我期望的。所以我很有意將你許配與他，招他做高家的贅婿，常欲向你明言。現在逢到這意外之事，我更想代你們二人定下了。脫有不諱，我也可以瞑目。不知你的意思究竟如何？」高山說完了這話，雙目望着飛瓊，急切盼望他女兒口裏說出一個「是」字來。可是飛瓊却搖搖頭答道：「父親，請你原諒。女兒的終身問題，請父親不要放在心上，因為我是一輩子情願跟着父親到老的。況且聶剛本領雖好，我總是不能佩服他，自問我對於他尚沒有什麼



情感，父親何必急急且待以後再說罷。至於姓薛的要來找你，我想十有七八可以對付過去的。父親常在外邊東奔西跑，一向不怕人家的，也不必鯁鯁過慮。我預祝父親的勝利。」說罷笑了一笑。高山聽他女兒對於婚姻問題尚無允意，不好強逼，只得說道：「好，你既然要稍待，我也祇得暫時從緩，好在我相信聶剛的武術必能精進不懈，媲美於你，將來也許你自會有願意的一天吧。薛大武父子的事且到明後天再說，我當然也不致完全爲了此事而就憂。不過我要借此勸戒你，千萬不可恃勇傲物，致招禍殃，你也能夠聽從我的話嗎？」飛瓊一笑道：「父親的教訓我自然肯聽的。但近來聶剛因爲父親寵愛他的緣故，他的胆子也漸大，他也要恃寵而驕吧。」高山笑道：「你倒會說話。高山這孩子很是不錯，我知道他決不會這樣的。你別聽他人之言。」飛瓊見父親這樣信任聶剛，伊也不欲和他辯論，遂講到別的話去了。父女倆講了一歇，高山因爲局中有事，他就走到外邊去，而飛瓊也自回伊的粧閣。到了次日一早，飛瓊梳粧畢，因爲伊聽了父親的話，放心不下，所以走到外面鏢局裏來。只見伊父親和聶剛正陪着三個人坐在會客室裏談話，高福却垂着雙手站在門口伺候，靜靜地聽裏面的人講話。高福一見飛瓊走來，立刻走近身向飛瓊輕輕地說道：「小姐，今天來了三個別地方的人。聽說他們以前曾和老爺有仇，今天特來復仇的。」一邊說，一邊指着窗下坐着的有鬚髯的老者說道：「此人聽說姓薛名大武，他

的兄長就是以前被我家老爺用棍擊傷頭腦而死的。那個年紀輕的漢子是他兒子小龍，還有那個虬髯繞頰的壯士，不知是誰，大概是薛氏父子請來的助手吧。」高福正在告訴飛瓊，只聽室中高山說了一聲「很好，我們不妨覓個高低，也不負你們遠道而來。」於是大家一齊站起，走出室來。飛瓊連忙閃開一邊，高山見了飛瓊，把手一招，喚飛瓊到他身邊，低低說道：「他們三人是來找我的，我要和他們到前面庭中去一試身手。萬一不幸而我有不測，你就好好和聶剛辦我的後事，不必悲悼，我吃了這碗飯，本來隨時有危險性的。」飛瓊道：「父親當心。那個虬髯壯士或非易與。」高山點點頭。這時聶剛瞧了飛瓊一眼，早伴三人走到外面庭心裏去。高山說了去脫自己外面的袍子。飛瓊連忙迅速地跑至裏邊，取了伊的彈弓和銀彈。這銀彈是聶剛昨天剛纔到鐵店裏去代伊取到的。伊今天沒有到園中練習武功，所以彈囊中十分豐滿。伊就拴在腰邊，忽忽地又走到外面來。見伊的父親已和薛大武在庭中拳打腳踢的彼此猛撲，而聶剛也和薛小龍動手。一邊是父子，一邊是師徒，大家各出死力，各顯技能。惟有那虬髯壯士却袖手立在一邊作壁上觀，鎮靜自如，雙目炯炯，却注視在高山身上。高福和幾個鏢局裏的夥計也立在庭階一邊看高山決鬥。飛瓊遂走過去，悄悄地立在左側迴廊下曲檻旁長楹之後，前面有兩株羅漢松，正可掩蔽。伊能望見庭中人，而庭中人却不能望見伊的。伊的一雙妙目很關切地看伊

的父親怎樣和人家周旋。希望伊父親雖老不衰，能夠獲勝。那麼薛氏父子無所施其技了。只見高山一雙拳頭，兩條鐵臂，上下飛舞，正使着一套羅漢拳，沒有半點破綻。雖然薛大武也使出渾身解數，狠命猛撲，宛如一頭蠻牛，向高山要害處衝撞，一心要代他的哥哥復仇。然而高山仍不失其雄獅之姿，始終能夠鎮壓得住。又看聶剛今天也施展出他所有的本領來了，很有幾下殺手。薛小龍漸漸露出不夠支持之勢。自思前天聶剛敗在我手，因此我更輕視他，以為他的本領終究淺薄，是父親寵愛他，過於代他誇張，所以父親對我說的話，我是毅然決然的反對。現在看他的身手十分便捷，也許他的前途倒並不是沒有希望的啊。飛瓊這樣想，這樣看，忘記了所以然。這時薛大武的拳法也有些散亂了。約摸鬥至七十分以上，薛大武心中十分焦躁，覺得高山的拳術果然迥異尋常，名副其實。今天要讓自己報仇，恐怕是很難的了。他這樣一想，心中漸有餒意，手裏益發不濟。高山一拳正打向他的腰際，他忙彎身讓過，還飛一足，直踢高山頭部。這一脚是用的白鶴冲天之勢，十分凶險，迅速極了。看看脚尖已到高山額角，旁邊的人都代高山捏把汗。高山却並不退避，把頭一鑽，從薛大武足跟下直鑽過去，早到了薛大武身邊，展開右手，要來抓取大武。薛大武不防一脚踢個空，自己脚跟尚未立定，而高山已突然到了身邊，教自己如何可以躲避？說聲不好，高山的手已到薛大武左腰，忽覺自己背後一陣冷風，連忙回轉身時，一拳已

到了領下。原來那虬髯壯士見薛大武已到生死關頭，他立即跳過來動手相助，解大武之圍了。高山有意要試試來人的力氣，所以便把左臂用力一抬，格住那人的拳頭。雖然的給他攔隔，而覺得臂膀上猛力一震，有些痠麻，便知此人果是勁敵了。自然不敢怠慢，還手一拳使個猛虎上山，直擊此人的眼鼻。此人也往旁邊一閃，躲過了這拳。而薛大武一掌又向他右邊打至。這時候高山力敵二人，磊剛尚未打敗，小龍不能過來相助，高山自然更要用 force 維持他的不敗之勢。可是那虬髯壯士的拳術更比薛大武高明得多了。他乘高山閃避薛大武之時，乘個間隙，選用右手兩個指頭向高山面門上使個二龍搶珠，來挖高山的眼珠子，高山不及避讓，只聽大喊一聲，三個中早跌倒了一個。

### 第三章 潼關道上流星飛

倒的是誰呢？這却不是高山，而是那個虬髯壯士。本來高山已瀕於危了，全賴他女兒飛瓊銀彈之力，得以轉危為安。因為飛瓊在那邊羅漢松後看得清楚，早想助伊父親了，銀彈已裝在彈匣裏，扣弓待發，瞥見虬髯壯士加入後，用起毒手來，伊父親已是危險非常，所以鸚鵡地發出兩彈。飛瓊的銀彈百發百中，那虬髯壯士又是沒有防備，所以一彈擊中他左眼，一彈擊中太陽穴，立刻踏於地上。薛大武猛吃

一驚，忙向高山搖手，表示停止決鬥，過去攙扶那虬髯壯士。那邊薛小龍見此情景，心中一慌，肩窩上受着了聶剛的一拳，急忙退下，同他父親一齊扶起虬髯壯士。瞧他滿面是血，臉色大變，十有八九不濟事了。薛大武咬緊牙齒，仍向高山惡狠狠地說道：「好，今天算我們輸與你了。你不要得意，暗箭傷人，不足爲奇。隔一二年我再來找你是了。」遂和小龍扶着那受傷的虬髯壯士退去。高山見自己方面業已佔了便宜，也就不再苦逼，讓他們回去。高福欣然跳躍向前道：「這三個人都是很厲害。我家小姐的銀彈子真好，一發命中，便把他們打逃走了。恭喜老爺無恙。」他祇向高山半跪着道喜，却不去理會聶剛。鏢局裏的人也都向高山歡賀。高飛瓊挾着彈弓，嫻嫻地走至伊父親的面前，輕啓櫻唇，叫一聲「父親，方纔那虬髯的逼得太緊。我恐父親遭他的毒手，所以忍不住發了兩彈將他擊倒。父親可知那虬髯壯士是個什麼人呢？」高山搖搖頭道：「不認識。大概是薛氏父子請來的助手，本領果然不弱。我若沒有你發出銀彈，恐怕要敗於他手，好險哪！可是我們用的暗器勝人，總還是美中不足。大丈夫當用真實本領，打倒他人，方能使人家心服。」高山說這話時，聶剛在旁暗窺着飛瓊的面色，見伊初時笑嘻嘻地，後來聽父親話中，有不愜意處，一張小嘴却又撅起來了。高山說了這話，知飛瓊又要生氣的，遂又說道：「好了，我的危險時期總算過去了，讓他們隔一年再來算賬，別的話少說吧。你們都可以去休息一下。」聶

剛和高福等一齊退去，高山和他女兒一同步入裏邊，飛瓊依舊撇起了嘴，不作一聲。高山對伊說道：「怎麼啦？爲父的說了 you 一聲，你就不高興嗎？唉！我也並非不知你在暗底裏發彈助我，完全是一片孝心，并且今天那廝猝下毒手，若非你援救時，我必受傷而挫折了一世英名。不過人家約我比較本領，這般得勝他，恐被他人譏爲不武罷了。你怎麼又負起氣來呢？」飛瓊道：「薛大武若是真有本領的，理當他一人來和父親決鬥，爲什麼父子倆一齊出馬；還要請朋友相助呢？所以我用銀彈擊他一下，也有何妨。等他明年來時，父親再和他鬥本領吧。我看他的本領也不過如此啊。」高山道：「薛大武口裏雖如此說，我料他自己不敢再來了，或者再請別的能人前來，和我較量，這事總有些麻煩吧。古人說：『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，我也聽其自然，不用憂慮。』但望向平之願早了而已。」飛瓊聽伊的父親又要談到伊的婚姻問題上去，連忙走到伊的閨房裏去了。高山自經薛大武尋仇以後，知道自己在外邊有了怨仇，終究是不利的，漸自韜晦，一意把自己的武藝儘量傳授與他的女兒和徒弟聶剛，且常常帶着二人出遊，務欲祛除二人中間的惡感。可是飛瓊對於聶剛總帶着幾分藐視，不把他放在心上。而聶剛却因飛瓊的輕視，益發自勉，刻苦練習。一心要追過飛瓊，將來可以一鳴驚人，滿雪前恥。時光很快，轉瞬已是金風玉露，節屆中秋，晚上高山端整一桌酒席，和他女兒飛瓊、徒弟聶剛，在庭前舉杯賞月。酒至半酣，高山端着酒

杯，指着天上的一輪皓月，對飛瓊說道：「你們瞧這天邊的明月，團團光輝，使人何等高興。所以古人有願花常好，願月長圓之語。然而盈虛消長，天道如此，明月又豈能長圓呢？曾幾何時而下弦虧缺了。雖然如此，明月缺而重圓，圓而重缺，與天地同壽，人生却是聚散無常，禍福不定，又豈能及得明月那麼今歲中秋我等在此歡度良宵，未知明年又將何如？我年紀漸老，設有不測，別無留戀，惟我還有一件心事未了，終難安心呢。」聶剛聽得出高山話中之意，但他不便多說，且以高山語帶蕭颯，未免不祥。飛瓊也明白伊父親之意，却不以為然。抬頭望了一望明月，回頭對伊父親說道：「父親怎如此說？父親要活到一百歲，說什麼明年不明年？父親儘尋快樂，何必發生感慨？父親一生威名，兩河南北有誰不知？即此一點，父親已足自豪了。」高山聽了他女兒的說話，覺得女兒的驕矜之氣終未能除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「這一點聲名算得什麼？想我有了這身本領，虛度一生，不過做一個老鏢師，上不能為國家立功，下不能為地方除暴，庸庸碌碌，慚愧得很。希望你們將來代我爭一口氣吧。」又對聶剛說道：「聶剛，你年少英俊，好自為之。他日倘有機會，揚名立功，這是最好的事，不負我教你數載之勞了。」聶剛道：「弟子受師父厚恩，終身感激。師父今夕的良箴，尤當銘刻心版，朝夕淬礪，以期有一天可以報答師父，今夜明月當頭，良宵佳節，敬奉一觴，祝師父千歲長壽。」說罷，斟滿了一杯酒，雙手托着，敬到高山面前來。高山聽了聶

剛的話，不由不掃愁顏，把這一杯酒嚥嚥地完全喝下肚去。又對二人說道：「你們二人一個是我心愛的掌珠，一個是我得意的弟子，也該快快活活的在我老人面前對飲一杯。」聶剛答應一聲，提起酒壺，代飛瓊斟滿了。自己也斟個滿，舉起杯來，說聲：「世妹請。」此時飛瓊也只得舉杯和聶剛對飲了一杯。聶剛心裏稍微有些甜津津地，如啖諫果，直至月移花影，杯盤狼藉，大家都有些醉意，方纔散席。高山吩咐高福撤去殘肴，自回房中安睡。聶剛和飛瓊向高山請過安，各返寢室，隔了數天，忽然有一起關中的客商將有大批貨物及銀子運往陝西去，因為邇來潼關道上不十分平安，所以他們推了一個姓周的代表來請遠鏢局拜見高山，要求高山為他們出行一遭，保護至陝，使他們有秦山長城之倚，不致中途生變。高山也知這條路好幾年沒有走了，自己也沒有十分把握，起初不肯答應親自出馬，後經姓周的再三商懇，許以重重的酬謝，方纔領首許諾。談妥在九月初一日動身啓行。姓周的先送上三百兩紋銀作為定洋。於是高山又不得不遠征一下了。等到姓周的去後，他到裏面去告訴了飛瓊，說自己預備和聶剛同行，教伊好好在家裏留心一切，兼管鏢局之事。飛瓊的意思却要自己跟隨父親赴陝，讓聶剛留在天津。誰知伊和父親說了，高山之意却不以為然。他對飛瓊說道：「此次出馬十分重要，聶剛幹練多才，必能助我，所以我要帶他同行。你雖勇武多藝，究竟是個女子，還是守在家中的好。」高山所以如



此說他無非要使聶剛出道將來可以繼續他主持靖遠鏢局業務，不免言語之間又有些偏袒了聶剛。飛瓊知道父親寵愛聶剛，決心要帶他出馬，自己拗不過父親之命，只得作罷。然而心裏却氣不過，聶剛憤然說道：「父親不要我去，也就罷了。不過昔年會隨父親出去，擊退鬍匪，女子未嘗不及男子。我因父親遠征，放心不下，遂要跟隨左右。父親信任聶剛也好，但願他能夠忠心於父親，平安往返纔好。」高山道：「我知道你又耍負氣了。好孩子，你讓聶剛走一遭吧，以後如有機會，我一準帶你同行。」飛瓊勉強答應，心裏終有些不快活。加以高福又在背後說些閒話，使伊更是厭憎聶剛，以爲他父親愛徒弟過於女兒了。高山既得定洋，便把內外諸事着手預備。聶剛既得師父帶他同往，自然喜不自勝。要想在飛瓊面前爭口氣，到了那天，姓周的早把貨物運到，分裝鏢車，一一插上了靖遠鏢局的旗幟。高山和聶剛各各紮束停當，佩帶兵刃，和七八個伙伴以及伙子們離開靖遠鏢局。飛瓊送至門口，祝父親途中平安，叮嚀數語，而別高山和聶剛跨上駿馬，押着鏢車，衆客商也各坐上騾車，一行人離了八里堡，向前登程。鏢旗獵獵，在風中翻動。一路秋光大好，景物可人，天氣十分晴爽，行旅稱便。高山等朝行夜宿，板橋明月，茅店雞聲，行了將近一個月，將至潼關，一路平安無事。雖然經過幾處山寨，逢到有幾路綠林大盜，但是他們一見金翅大鵬的旗幟，都知道高山的厲害，自然不敢出來行劫，讓高山的鏢車太平的過去了。

有一次在衛輝附近野馬嶺邊，遇見有五六騎在風塵中疾馳而來，馬背上都是少壯健兒。聶剛最先瞧見，以爲響馬來了，忙知照他師父，教他留神，然而那些馬上的健兒見了車上的旗幟，閃開在道旁，讓鏢車過去，竟沒有一人動手，因此衆客商大家佩服高山的英名，足以壓倒一切後生小子。到得潼關，十停的路程已去其九，只要進了關後，便至目的地，可以交貨了。但這潼關是個險要去處，大家仍有些惴惴戒備。兩旁山壁峻險，草木際天，一行鏢車蜿蜒着從大道上邁進。前面正是一帶松林，陰翳邃密，不知道林子有幾許深。聶剛跨馬當先，對着這松林嚴密注意，恐防其中藏有強梁之徒。果然被聶剛料着，在那松林裏頭有數對眼睛，正向這邊暗暗地偷窺着。聶剛沒有知道，他的馬安然過去了。背後便是鏢車，車聲轆轤，隨着聶剛的馬滾進。衆客商的心裏遠望着天邊的雉堞，只要一過潼關，便可無事。高山坐在大宛馬上，在後面押着鏢車，緩緩前進。不料他行近松林之前，突然有一枝弩箭如流星一點，飛向他面前而來。高山正望着前面，沒防到這弩箭從刺斜裏飛至，閃避不及，正中鼻梁。大叫一聲，從馬上倒翻下來。左右伙伴見狀大驚，慌忙過來扶起，喊住前面車輛。聶剛在前面聽得背後人聲譁亂，知是出了岔兒，連忙回馬趕來，見他師父這般情景，莫明其所以然。此時高山已入昏迷狀態。聶剛跳下馬來，湊在他耳邊，大聲呼喚師父。師父高山睜開眼睛，見了聶剛，遂掙扎着說道：「聶剛，我中了毒箭，那邊松林裏有人埋

伏着在暗算我。」話剛開言忙道：「師父莫動，待我去找尋兇手。」便帶領數伙伴，奔向松林邊去。他從身邊拔出寶劍來，護住頭頂和咽喉，防備林中再有暗箭飛出。因為他從外面奔入，瞧不見裏面的人，難免要吃人家的虧。等到他們跑入林子中搜尋時，陰森森地不見一個人影，偌大一片樹林，何處不可藏身。教頭剛等從那裏去找尋得到呢？那麼放這冷箭的又是何人？原來就是薛大武父子了。當昨晚高山等一行人在旅店裏投宿時，正逢薛大武父子和幾個綠林中人從潼關來，也在那旅店裏借宿。薛大武父子先到，及至高山等衆人入內，薛大武父子早已窺見，有意迴避，不和高山見面。但是一股怨氣又勃然冒起。他們自從在天津復仇不成，反送去了薛大武好友賀固的性命，父子倆回轉山西大同府薛家堡。薛大武早已探知高山的女兒飛瓊善射銀彈，此次他好友的性命就送在飛瓊的手裏，因此他也開始練習一種毒藥弩箭，以便將來再去報仇。究竟他是精諳武藝的人，以前也曾練習過金鏢，所以數月後他的弩箭已練成了。此次他們父子有事赴陝，事畢歸來，順道要至洛陽吃友人的壽酒，湊巧狹路相逢，怨家照面。薛大武告訴他的朋友白花蛇鄭達，和鄭達的同伴小鷓子濮回，他們都主張要在夜間去行刺薛大武，識得高山的厲害，期期以爲不可。薛小龍說道：「高山師徒都有很好的本領，若和他們明槍交戰，恐難取勝。前次那老頭兒的女兒用銀彈傷人，今番父親業已練就毒藥弩箭，何不以此相報，教

那老頭兒死得不明不白，豈不妙呢？」薛大武點點頭道：「我也以為這個辦法是最好。明日我們一  
 天亮就動身，伏在途中狙擊，高山必死無疑。」於是他們決定這樣做了。高山師徒等那裏知道死神已  
 在背後猶笑呢？次日薛大武等四人一清早起身，付去了房飯錢，立即跨馬上道。他們在來的時候，記得  
 那邊有一松林，預料高山等鏢車必要經過的。遂到得那邊下了馬，牽馬入林，拴住了馬。大家探升至樹  
 上，等候高山鏢車到來，果然被他們達到了目的。一箭便中要害。薛大武唿哨一聲，大家跳下樹來，逃出  
 松林，跨馬而逸。後來到了洛陽，祝過壽後，薛大武父子和鄒達濶四等分袂告別，自回大同府去了。當  
 時聶剛等遲慢了一些，自然搜尋不着，沒奈何回去見他的師父。連忙代高山將箭頭拔出，洗滌乾淨，敷  
 上了他們預備的萬金良藥，戴上了騾車，向前趕路。午時找到了宿頭，歇下旅店。但是高山僵臥炕上，奄  
 奄一息。聶剛急得手足無措，要請醫生也無處想法。高山氣喘吁吁的說道：「聶剛，我這次受人暗算，自  
 知性命垂危，無法挽救，這是不幸。我死之後，希望你代我慢慢訪問仇人，代你師父復仇。方纔不負  
 我收你為徒的意思。」聶剛聽了這話，益發悲傷，竟號泣起來。高山又對他微微搖手道：「聶剛別哭，我  
 還有幾句要緊的話告訴你呢。」可是高山要緊的話，尚未說出時，箭創大痛，又是陡的昏暈過去了。

#### 第四章 寢苫枕戈孝女心

聶剛連忙又喚師父，衆伙伴也一齊發急。隔了一刻，高山又醒過來，向聶剛看了一眼，然後掙扎着說道：「聶剛，你是我心愛的徒弟。我死之後，靖遠鏢局之事要托給你代我繼續辦下去，謹慎將事，不要喪失了我的英名。至於我家中惟有愛女飛瓊是我最愛的骨肉，我離開這個世界也祇捨不下伊一個人。我早要了向平之願，但是因循遲延而未成就。照我的意思，很欲將飛瓊許你成爲夫婦，把你招贅在家，這樣你無家而有家，我也無子而有子了。所以我現在臨終之前，記我愛女許配於你，你後日扶我靈柩回鄉之時，不妨將我的遺囑對我愛女直言無隱，且和伊說，伊若然孝思伊的亡父，那麼這遺囑不可不聽從的。因爲我知道我女兒的脾氣很有些高傲，往往和人家執拗，我的說話有時也不能使伊必聽的。不過這件大事又是我切切期望，而眼前不能見諸事實的，無論如何，必要使伊遵我遺囑，否則我死於九泉，更不瞑目了。將來你們結婚以後，兩人合力，不但要守住這個鏢局，而且要代我訪尋仇人，務必報此一箭之仇，以慰陰魂。」聶剛聽了高山如此諄囑，心中又是感激，又是悲傷，且泣且言道：「師父這樣待我，終身感恩不忘。想我本是漂泊天涯的孤兒，蒙師父收留我，教授我武術，任我鏢局之事，視同一

家人無異。現在又欲招贅我，把遺命托我，天高地厚之德，教小子何以報答呢！此番得奉師父保鏢赴陝，中途出此岔兒，小子未得保護師父，救活師父，這也是我學生的遺憾。自知罪孽深重，對不起師父的。將來若不代師父復仇，必要天誅地滅。」此時高山已是說不動話了，聽聶剛如此說，點點頭道：「好……你……你能……立誓爲……我……報仇……我……死無憾了……」說罷，面色大變，兩腳一挺，竟撒手長逝。聶剛抱着他師父的遺屍，放聲大哭。衆夥伴也一齊舉哀。客人見高山慘死，也覺十分哀悼。姓周的遂拿出錢來代高山購買一口上等棺木，從豐收殮。因在客地，靈柩暫厝在鎮上普濟寺內，等聶剛等送到客貨後，回來扶柩歸葬。一代英雄，竟如此草草結束，大家不免格外感傷。高山既死，保鏢的事自然由聶剛担任下去。大家在旅店內歇息一日，次日清晨束裝上道，依舊向潼關進發。鏢車上仍插着金翅大鵬的旗幟，却不知那位生龍活虎的大鵬英雄，竟不幸遭受人家的暗算而逝世了。人們的吉凶禍福真不可知呢。聶剛把鏢車送至西安路上，却沒再有岔兒發生。衆客商因爲高山身死，大家又提出一筆卹金，以及保鏢費，共送四千兩銀子，交與聶剛。聶剛領了銀子，和夥伴馬上回轉，到潼關外普濟寺裏去取了高山的靈柩出來，用車子載着，掛了一面白旗，邁返天津。及至津門，已是十月下旬，北方氣候早寒，彤雲佈空，玉龍亂飛，飄起大雪來，好似老天特地追悼這位老英雄，點綴大地素色，增人淒哀情調。當

聶剛護送靈柩到鏢局大門時，早已先差夥伴前去通報。那飛瓊自從高山等一行人去後，伊心裏常覺悶悶不樂。因伊父親寵愛聶剛，甚至情願帶徒弟出去，而不肯攜帶自己女兒。可見他親信聶剛已到極點了。明明自己的武術是勝聶剛，而父親偏偏袒護聶剛，許聶剛爲可造之材，而斥自己太有傲氣。可知此行聶剛早已在父親面前巴結下來了，自己怎不氣惱呢？飛瓊這樣想着，而高福因受了聶剛的羞辱，銜怨不忘，常在飛瓊面前媒孽聶剛的短處，所以飛瓊對於聶剛更無好感了。伊在鏢局中也沒有事情可管，每日習武之暇，祇在花園裏看看花木和金魚，沉寂無聊。因伊既無姊妹，在津也無親戚朋友，一個人孤單單地更是沉悶了。屈指計算，父親已去了兩月有餘，大概早將鏢車護送到陝，策馬回津了。天氣已冷，不知老父途中是否安康？諒老父是常出門的，必能對付羣盜，游刃有餘，平安回來，歡度嚴冬的。這一天飛瓊正在午睡，忽聽外面人聲，伊疑心父親們回家了，連忙起身下床，整一整頭上的髻，走出房門。見高福哭喪着臉，忽忽地自外跑入。一見飛瓊，便道：「小姐，不好了！」飛瓊不由驚異，忙問道：「高福，有什麼事，這般大驚小怪？」高福道：「小姐，小姐，老爺的靈柩回來了！」飛瓊起初還疑心自己耳中聽錯了，又問道：「高福，老爺怎樣？你說得清楚一些。」高福揩着眼淚說道：「老爺死在外邊，聶少爺扶柩回來了，快到門外。剛纔有夥伴來報告，叫小姐快去迎接靈柩。」飛瓊驟聞此言，真是意中萬萬料不到的，不

由臉色慘變，喊了一聲「啊呀！」覺得眼前天旋地轉，似乎要發暈的樣子，忙強自鎮定，頓了一歇，又問道：「這事可真的嗎？老爺怎麼會死的？」高福搖搖頭道：「這個我不知道，停會請小姐見了話少爺，當面問個明白吧。這是出去的夥伴回來說的，小人怎敢妄報。」飛瓊睜着雙目，正要再說時，外面人聲喧雜，聶剛穿着孝服，打從外邊走將進來。見了飛瓊，立刻號泣道：「世妹，你不知師父死在外邊，經我扶轎回來，請世妹快快接靈。」飛瓊聞言，哭出聲道：「聶世兄，我父親好端端的怎會死在外面呢？」聶剛頓足嘆道：「當然這是猝然發生之事，停會我再告訴世妹吧。」說着話，高山的靈柩已由扛的人昇至大廳正中，攔住。飛瓊隨着聶剛出外，一見靈柩，更是放聲痛哭，暈倒於地。小婢慌忙扶起，聶剛一邊哭，一邊又來喚醒飛瓊。飛瓊撫棺哀泣不已。聶剛忙着叫人設起靈座，點起兩枝白蠟燭來。小婢扶着飛瓊先向靈前拜倒。飛瓊哭道：「父親出去時候好好一個人，爲什麼回來時我不能再見你的慈容呢？」哭得發癡了，撲向靈座上去。衆人在旁勸住。聶剛和衆夥伴以及高福等一個個都來換次下拜。拜畢，飛瓊走至聶剛身旁，且哭且問道：「聶世兄，你快告訴我，此次父親保鏢出去，和你同行，以爲再感安沒有？如何他會死的？究竟是何原因生病死的呢？還是被人家所害？你快告訴我。」聶剛揩着淚說道：「世妹，這真是不幸的事！師父受了人家的暗算而故世的。」飛瓊雙眉一豎道：「誰敢害死我的父親？仇人是



誰？你可把那仇人擒住嗎？快告訴我聽。」飛瓊問得緊張時，高福也挨近來，站在一邊，聽他們講話。聶剛便把高山如何在潼關道上被人放一冷箭，射中面門，毒發而死等情，一一告知。且說道：「我要在世妹面前告罪的，就是此次我隨師父出外，師父受人暗算而死，而我不能擒住仇人，這是我十二分對不起我師父的。請世妹原諒。我先扶了靈柩回來，待師父安葬後，無論如何，我必要爲師父復仇，方可慰師父在天之靈。」聶剛的話還沒說完時，飛瓊早板着面孔向聶剛責問道：「我父親一世英名，竟死於豎子之手。我不明白，聶世兒跟隨父親一起的，我父親中了毒箭，你就應該趕快尋找仇人，何以這般遲慢，致被免脫呢？這一點使我父親死不瞑目了。不是我說現成話，若換了我在父親身側，一定要見見那個仇人，拚他一下。難道那仇人會插翅飛上天去不成嗎？我不明白，聶世兒本來是個很能幹的人，怎麼畏首畏尾，放那仇人遁去呢？」飛瓊責問時，聶剛低倒頭，繃緊雙眉，像是十分負疚的模樣。高福却在一邊，面上露出一種奸相來，向聶剛揶揄。聶剛聽飛瓊責備得甚是嚴厲，自己不得不分辯一下，以釋天津鏢局中衆人之疑。這又嘆了一口氣說道：「這是我應得之咎，也不能逃世妹的責備。實在那邊樹林叢密，路徑曲折，我又在前面引路，當師父在後中箭之時，我回馬去救，無奈那放箭的人始終未露面目，一箭射中之後，立刻過去的。所以當我和衆鏢夥入林追尋之時，却已杳無影蹤。我又惦念師父的傷，不得不

回去救活師父。怎奈師父中的很厲害的毒箭，雖有金創藥敷也是無效。世妹，請你原諒，那時候我實在難以變願，並非有心放走仇人。你如不信時，可向同去的鏢夥，他們多是一起眼見的，並無半句虛言。」

聶剛說到這裏，有幾個夥件在旁也幫着聶剛證明此事。聶剛又對飛瓊說道：「無論如何，世妹的大仇也是我的大仇，此仇不報，非爲人也。稍緩我決定去報仇，你可知道我的心了。」飛瓊聽聶剛如此說，衆人又有證明，自己也奈何他不得。父親總是死了，永遠不得見面了。又伏在靈柩旁，哀哀哭泣。經小婢再三苦勸，扶着回房。十餘年來，依依膝下，父女之情，何等的深久。一旦遭此大故，孤雛情況，自是可憐異常。所以飛瓊終宵淚眼未乾，睡不成眠。次日聶剛早將靈堂佈置好了，延了僧人前來唸經，超度亡魂。衆人散發衆夥友的酬資，一切粗定。聶剛便對飛瓊說道：「師父臨終之前，雖有遺囑，命我繼續他老人家的志向，承辦靖遠鏢局，克保聲名，但我實在不敢有此意思。因爲世妹雖是女子，而巾幗英雄，名聞遐邇，正可讓你繼承父業，來辦這個鏢局，名正言順。我有師弟之恩，很願意在一邊輔助着世妹，襄理一切業務。此後世妹如有驅遣，我無不樂從，願効馳驅。」飛瓊本有好勝之心，無論高山的遺囑，自己親耳聽沒有聽得，不能十分的相信，即使真有這麼一回事，自己也決不肯讓聶剛來繼承父業的。因此伊點點頭道：

「不幸父親慘死，這鏢局當然要使它繼續存在。我雖是個女子，當仁不讓，很願維持下去。即請世兄照常在此幫忙。」聶剛聽到飛瓊已願自辦，他也無可無不可。本來這個鏢局是高家的，自己和飛瓊的婚姻尚未成功，自然沒有此資格。只要飛瓊能夠看得起他，不和他疏遠，便是幸事了。遂也點點頭說道：「好，世妹既有此志，我早已說過，自願効勞的。師父遺囑中還有一句話，此時我也未便向世妹陳說，且待過些時再說吧。」飛瓊道：「什麼話？」聶剛囁囁着一時說不出來。飛瓊見他如此，也就不再逼問了。聶剛又和飛瓊談談鏢局裏的事，然後退出。次日聶剛當衆發表飛瓊繼續高山爲靖遠鏢局女主人。出去的夥伴倒驚異起來，因爲他們也都聽得高山的遺囑，以爲聶剛可以代替高山主持鏢局的，現在却歸飛瓊主理，似乎有背老主人的遺言。但飛瓊終是高山的親生女兒，且又知道伊的本領高強，所以也無異言，不過略代聶剛不平罷了。聶剛却忙着辦高山的喪事，又和飛瓊商定擇一吉日，爲高山設奠開弔。到了那天，大家前來慰唁，素車白馬，頗極一時之盛。飛瓊一一答拜，悲哀欲絕。開弔過後，聶剛又陪着飛瓊到鄉間去看墓地，造起墳來，爲高山卜葬，以安英魂。忙了一個多月，已是隆冬天氣了。鏢局裏的業務很清，一則因爲高山死了，多少總有些影響；二則時逢冬令，客商們往來較少，也要度過了殘冬，再作大宗的貿易。飛瓊恐怕鏢局業務方面要衰頹下去，所以和聶剛商量，務要振起伊的聲威。聶剛代伊計畫，

先打起兩面白旗，銀地黑字，一面旂上大書「河北女鏢師」，一面旂上大書「銀彈高飛瓊」。把來豎起在鏢局屋頂上。鏢旗獵獵翻風中，顯露着十分威風。路邊靖遠鏢局的人都駐足而觀。女鏢師高飛瓊的威名，更是膾炙人口。聶剛雖然對於飛瓊，一心一意的代伊辦事，要博取伊的歡心，無如一則飛瓊對他久存藐視之心，二則高福在得便的當兒，常在飛瓊身邊有意毀謗聶剛。說老爺英名蓋世，一晌不會失敗，如何此次帶着聶大爺出去，反會遭人暗算？仇人是誰？聶大爺怎會說不出的呢？平日聶大爺的為人，很是精明強悍，爲什麼此次他竟這樣的不濟事？非但不能擒住仇人，連仇人的面和仇人的姓名竟會茫然不知，豈不是變成了糊塗蟲嗎？又說這或許是聶少爺有心想做靖遠鏢局之主，所以故意放過兇手，讓老爺中毒而死，坐視不救的。飛瓊是個性子急躁的人，聽了高福說許多不利於聶剛之言，更把聶剛懷恨，疑心他果然要利用伊父親的暴死，而想攘奪這個鏢局了。所以伊做了鏢局女主人後，對於聶剛時常猜疑，而沒有像伊父親那樣的信任了。時光過得很快，臘報聲中已是鶯啼燕語報新年了。高山的百日亦已過去。有一天早晨飛瓊到後園去練習銀彈。因爲自從高山死後，伊心緒惡劣，不勝悲哀，這玩意兒也中輟了好多時，筋骨不免懈弛，故要照常打靶了。那時梅花已在盛放，暗香疏影，瓊葩仙姿，園中起始有了一些春意。飛瓊射了一會兒銀彈，把弓弦鬆了套在臂灣裏，在梅樹下徘徊片刻，忽見聶

剛從梅樹後走將過來，叫聲世妹。飛瓊回頭瞧見了聶剛，便有些驚訝似的說道：「聶世兄，你早呀！」聶剛道：「我來了已有些時，因見世妹方在練習銀彈，不敢造次驚動，所以在林中偷窺多時。世妹的功夫臻純熟，雖古之養由基，亦不過如是了。」飛瓊嘆嗔地笑一聲道：「養由基是古之善射者，他用箭，我用彈，不是一樣。你怎把養由基來比我呢？我不敢掠美。」聶剛道：「箭與彈雖然式樣名稱不同，而爲技則一，我何嘗不可把養由基來稱讚世妹呢？」飛瓊又仰首笑了一笑道：「算了吧。」一步一步向假山石邊走過去，聶剛却追隨在伊的身旁，亦步亦趨，走至一塊太湖石畔，走上兩步，對飛瓊帶笑說道：「世妹請坐一會，我有句話要和你談談。」飛瓊一怔道：「什麼事？」聶剛把手拂拭着太湖石說道：「世妹請坐了再談。」飛瓊勉強扭嬌軀坐定，聶剛挨近飛瓊身邊坐下，向伊徐徐說道：「自從師父逝世以後，世妹的玉顏也有些消瘦了。」飛瓊聽聶剛提起伊的父親，不由心中一酸，眼眶裏已隱隱有些眼淚。低聲說道：「我父親死得太慘，我有了不共戴天之仇，尙未得報，所以寢苦枕戈，這顆心一日也不得安寧。」聶剛道：「師父確乎死得可憐，莫怪世妹哀痛欲絕。我做徒弟的也是時時刻刻不能忘記的。」飛瓊冷笑一聲道：「承你的情，但我不知怎樣報我父親的仇呢？」聶剛道：「春曉了，師父的喪事也已辦妥，我們當然要出外去尋我仇人，復此大仇了。不過我以前不是會對你說過，還有一句話要和你稍緩再

談嗎？」飛瓊道：「什麼話？我倒不記得了。你爽爽快快地說了吧。」聶剛道：「世妹，我說了出來，務請你要相信我的話。因為師父臨終之時，也曾對我說過，照他老人家的意思，要將世妹許配與我，招贅我在家，一同支持這個靖遠鏢局的。師父對我說了這話，要我轉知你而得你同意的。雖我承師父待我天高地厚之恩，只因世妹新遭大故，我恐冒犯，不敢就對你直說。現在我忍不住了，不辭孟浪，直言相告，請求你能顧到師父的遺囑，答應這婚事，鑒諒我一片的誠心和數年來相愛之意，答應了我吧。」聶剛說了這話，懷着一腔的熱烈情緒，等候飛瓊的檀口一諾。

## 第五章 芳草天涯何日歸

飛瓊一聽這話，臉上頓時露出一重嚴霜，絕沒有含羞的樣子，馬上對聶剛說道：「承你看得起我，真是受寵若驚。只是父仇一日未報，我的婚姻問題便一日不談，雖有父命，我也顧不得。況當我父親易簣之時，我也不在他的身側，他的說話我也無從親聆，所以我現在不能答應你，抱歉得很。」聶剛見飛瓊果真毅然拒絕，不由漲紅了面孔，又說道：「這是師父的遺囑，他老人家教我對你如此說，而望你不要違背他的意思。鏢局夥伴也有多人在旁聽得，我豈敢妄言妄語呢？務請你細細思量，尊重師父的遺

囑不要有負他老人家的心，你就是盡孝了。至於我更是對你一片深情，此生心目之中惟有世妹一人，望世妹萬勿拒絕，否則就是我個人爲世妹所唾棄了！我還有什麼生趣呢？」飛瓊又是冷笑一聲道：「不錯，父仇未報，我還有什麼生趣呢？總之在此時候，世兄請勿將此事同我絮聒。你不急急報師父之仇，而反向我來要求婚姻，這一點你就有些不是了。」聶剛道：「世妹責備得也是。不過師父的遺囑，我不得不據實向你說明。至於師父的大仇，我自然也在心上，無論如何遲延，必要去報復的，請世妹勿疑。」飛瓊聽聶剛總是將亡父的遺言爲前提，心中忍耐不住，又說道：「先父雖有遺言，我却沒有聽得。即使果有此說，我自己也可作一半主，現在時候我絕對不欲提起婚姻，請世兄勿再多說。」飛瓊說畢，立起身來，翩然而去，頭也不顧。聶剛碰着這一個釘子，瞧飛瓊的神情如此落寞，對於高山的遺囑也不在心，自己無奈何伊，足見飛瓊完全沒有愛他之心了。心中也不由大大一氣，沒精打彩的走出園去，回到自己房間裏，只是唉聲嘆氣。到了此際，他對於飛瓊方始覺得絕望了。師父雖有遺囑，可是師父沒有親口同他女兒說，怎能強逼伊允諾呢？祇好待到報了師父之仇，再作道理。隔了數天，忽然鏢局裏有一個客人跑來要見鏢局之主。聶剛當然代見。坐定後，一看那客人約有四旬年紀，頭戴瓜皮小帽，鼻架眼鏡，嘴邊有一撮小鬚，身上穿一件灰色的薄棉袍子，外罩一字襟的黑緞馬甲，手裏拿着一個鼻烟瓶，時時傾

些烟在手掌裏，拈着向鼻管邊送。聶剛問他來此何故。客人答道：「我姓刁，名煥進高，一向在黃侍郎門下助理家中賬目雜務，大家稱爲刁師爺。此番奉主人之命，將來貴鏢局洽商，要請你們保鏢往湖北襄陽走一遭。因爲黃侍郎有一批寶貴的貨物要運回他的故鄉襄陽城中去，吩咐我和侍郎的二公子壽人護送回鄉。但恐沿途盜匪攔劫，故欲請人保鏢。夙仰這裏靖遠鏢局的威名，特派我來向局主人商量，可否答應護送，倘得平安抵達，自當重酬。」聶剛這幾天本來很高興，不想做什麼生意，所以他也沒有去通知飛瓊，立刻拒絕道：「我們鏢局裏近來自從高山老主人逝世以後，有他的女兒代行保鏢，可是這一陣無意出馬，湖北那裏也不甚熟悉，不比走熟的那些路，恕不能應命。」刁師爺聽聶剛拒絕，便皺着眉頭說道：「你們靖遠鏢局不肯答應，那就更困難了。而且侍郎指定要這裏護送，他方纔安心，所以懇商你們就辛苦一趟。壽人公子也是很仗爽的人，決不會薄待。」聶剛道：「這個倒也無所謂的。只是我們現在並不走這條路，所以不能夠遵命。」聶剛和刁師爺說話的時候，高福正在屏後竊聽。他聽聶剛謝絕生意不做，便溜到後面去告訴飛瓊了。聶剛都不知道。刁師爺再三央告，他終是不肯答應。刁師爺沒奈何，只得告別道：「既然聶爺一定不能賞臉答應，我也只得告辭了。但主人面前怎好交代呢？」聶剛道：「請你們鑒諒，稍緩些時我們也許可以出行，你真來得不巧。」刁師爺聽了這話，却又一怔。



他不明白聶剛內心中的意思，所以又問道：「聶爺，我是專誠奉請，怎麼叫做不巧？」聶剛也覺無以自圓其說，點點頭道：「實在不巧，對不住。」冷不防屏風背後閃出一個人來說道：「什麼不巧不巧？客人且慢走，有話可同我講。」聶剛回頭一看，不由一呆。刁師爺見一位少女出來講話，知道這就是女鏢師了。在飛瓊背後還立着高福，對刁師爺說道：「這位就是我家老主人的千金飛瓊小姐，你老有話同伊講便了。」刁師爺便向飛瓊深深一揖道：「高小姐，我奉主人黃侍郎之命，要請貴鏢局保護黃壽人公子運送貨物，遣返襄陽，特地前來商懇，無奈聶爺不肯應允。高小姐，你若能許護送，此行全賴大德。侍郎當不勝快慰的。」飛瓊便點點頭道：「我們既然開設鏢局，只要人家信任我們，要我們伴送的，我們自當効力。」又對聶剛憤憤地說道：「世兄爲何有了主顧不告我一聲，自己擅自拒絕！你不高興出外，自有他人去的。我父雖死，尚有我在。靖遠鏢局一天開着門，天南地北都要去，豈有謝絕人家之理！這不是你有意和我搗蛋嗎？莫怪近來沒有生意，大概都是你回絕的好，你存心要靖遠鏢局關門嗎？那麼你當初何以又推我出來，繼續父業，當面說什麼好話呢？這不是你的狹詐欺人嗎？我父親死得不明不白，任憑你一人講話，否則何以仇人都不知道！不想代師父復仇的呢？你這種人……」飛瓊當着衆人，向聶剛侃侃地數說不絕。刁師爺側着耳朵恭聽，兩隻眼珠子却不住地在他戴的玳瑁邊眼鏡下面骨碌碌

地傾向聶剛藐視，露出挪揄的樣子，而高福也得意地在背後竊笑。聶剛如何受得下，連忙漲紅着臉，說道：「近來我的主張，到南方去的生意不誠心接受，我們還是走北方。況且我這幾天心緒大爲不佳，所以回絕。至於復仇的事，我本未嘗一日忘懷，請世妹不要疑心，說這種尷尬話。」飛瓊對刁師爺說道：「我已答應你去了，請示行期，以便準備。這鏢局是高家開設的，一切由我作主，你信任我嗎？」刁師爺忙道：「信任信任，我本來奉請的，難得高小姐肯答應，這是賞我的臉，快活之至。」他說着話，又對聶剛臉上望望。此時聶剛憤愧交并，無地可容，背轉身走到他自己室中去了。這裏刁師爺便和飛瓊約定十五日動身，他和黃壽人準於十三日從北京押送貨物先至天津，會合着高飛瓊一起動身，以一千五百兩銀子奉酬。路中倘得安然無恙，到後再致酬謝。飛瓊有心要做這筆生意，並無異言。刁師爺方纔歡喜喜的回去了。飛瓊自作主張，和聶剛拗了氣，也不再去找他講話，自回內室。到了明天，鏢局裏的夥計忽然入報聶大爺失蹤。飛瓊遂和高福等走至聶剛所住的臥室中去察看，只見別的東西都沒有少失，惟有聶剛的衣服用具以及寶劍都已攜去，桌上還留着一封書信。高福取過，呈與飛瓊說道：「這是聶大爺的留言吧。」飛瓊接在手中，撕開信封的邊條，展開箋上的字是：

飛瓊世妹大鑒，此書達覽之時，剛已離去津門，不復晤對玉顏矣。剛受師父厚恩，及其諄諄之

遺囑，何忍捨去？然今日之情勢，剛亦不能不去矣。我妹疑我之心始終未祛，然剛之心可誓天日，絕無虛僞。鏢局夥伴皆可質詢，惟有耿耿於懷，歉歉無已者，則以我師之仇人未能獲得耳。剛非不欲復此大仇也，實以師之筮屨未安，不能輕身，故扶柩歸葬，以安陰靈，再俟機會復仇耳。且以剛之傾心於吾世妹，而又有師之遺囑，言猶在耳，豈能忘之？滿擬與吾妹成婚後，同出復仇，以表此心。奈世妹不能鑒諒鄙悃，始終棄我如遺耳。是以近日中心如焚，寤寐永嘆，徬徨中宵，幾欲狂癲，馴致黃侍郎之相請保鏢，亦拒不願任。實以本懷未達，萬念皆灰，非敢欺吾世妹也。熟知更以此摠世妹之怒，嚴詞詰責，竟使我百喙莫辯，芒刺在背，坐立不安，思維再三，計惟有立即奔走天涯，專尋仇人，爲師父復得大仇，然後可告無罪耳。噫，剛行矣，不得仇人之頭，終身不復與世妹相見。願世妹善承先志，努力自愛可也。

聶剛上言

飛瓊讀完了這封信，似乎有一些感動，抬起頭來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他走了！他去報我父親之仇。倘然這信上不是虛言，他纔算有志氣的男兒。我也並非多疑，實在他的態度，太戀戀於兒女之情，而缺乏勇氣了。」高福却又在旁邊說道：「聶大爺這個人真不可靠，昨天他拒絕黃侍郎的聘請，明明是和我家鏢局搗蛋，恰巧被我聽見了，告訴了小姐，撞破了他的虛僞，他自己慚愧沒有面目再見小姐的面了，

所以不別而行，恐怕老主人的被人所害，其中也有疑問哩。」飛瓊聽了，點點頭道：「你也說得不錯。他既然要由去，此次我所以答應黃家保鏢，因為順便也要出門探探殺父的仇人。由襄陽回到潼關，道路尚稱順便，我必要前往。」高福道：「小姐本領高強，屢過爺大爺數倍，此次出馬，一定順利。小人祝老主人陰靈護佑，倘能找見仇人，取了他的頭，挖了他的心，那麼小人也快活了。」飛瓊給高福諂媚數語，心中大樂，就此丟開聶剛，把外面的事交給高福當心。伊自己和幾個夥伴忙著準備動身之事。夥伴們和聶剛感情很好，聶剛一走，大家未免心裏有些不起勁。可是一則因有老主人的情誼，二則忌憚飛瓊的勇武，不敢不服從，仍維持着這個鏢局的地位。到得十三日那天，刁師爺陪着黃壽人公子，押送許多行李，到靖遠鏢局來，和飛瓊相見。飛瓊瞧那黃壽人，年紀也不滿二十，衣服麗都，顯出王謝門第的身份。容貌雖也平常，却好修飾，臉上敷着粉，帽上釘着一塊小小翡翠，未免有些執袴氣。黃壽人也對着飛瓊上下打量，不信這樣美麗的女子却精嫻武術。做鏢局的主人，坐定後，大家略談數語，刁師爺特許多行李一齊點交與飛瓊，暫寄在鏢局之內。約定後天動身。飛瓊此次獨自出馬，自然格外奮勉。擇定六個夥伴，雇了十多名苦力，推挽鏢車，又取出聶剛代伊製成的兩面旗子來。將局中的事托與高福掌管，并教小婢留心照顧內屋。一一安排已定，行篋亦已整理好，便在十五日的那天早晨，等到刁師爺陪伴

黃壽人和三四個人坐着大車到來時，靖遠鏢局的鏢車一齊出發。黃壽人先見鏢車上兩面白旗，大書「河北女鏢師」，「銀彈高飛瓊」，便覺得這位女鏢師果然大有來歷，威風無比，精神陡覺一振。又見飛瓊頭上裹着青帕，插着一朵白絨花，身上披着青布的外氈，裏面隱見短衣窄袖，武裝打扮，腳踏黑蠻鞋，果然婀娜剛健，巾幗英雄。和黃壽人刁師爺等相見後，便說我們行吧。黃壽人方要招呼飛瓊坐上車廂時，早有一個夥伴牽過一匹白龍駒來。飛瓊對刁師爺說道：「你們請上車，我自育坐騎。」遂奮身躍上雕鞍，顧盼自如。黃壽人祇得和刁師爺坐入車廂，一行人離了天津，向河南趕程。這時氣候已暖，路上風景如畫，飛瓊在馬上左顧右眺，比較在家裏胸襟舒暢得多了。打尖時，飛瓊當然獨居一室，和黃壽人等分開。但是黃壽人常教刁師爺來請伊出去一同飲談。飛瓊本沒有女孩兒家羞澀之態，第一次伊同他們一起去坐飲。黃壽人添了許多菜，極盡殷勤。但飛瓊覺得黃壽人很有些輕佻的模樣，不足與談，所以下一次便不去了。黃壽人却總是每天吩咐家人送了許多菜到飛瓊那邊來請伊吃，飛瓊却處之淡然。伊只知一心趕路，送到了襄陽，便要轉道潼關。一訪伊父親的仇人。路上在河北境內倒也平安無事，可是一到河南境內，野鹿山附近，聞得人說山上有一夥強人盤踞，常常出劫行旅，最好繞道而行。黃壽人聽了，有些胆寒。飛瓊却以為無名之輩，不足畏懼。倘然繞道而行，非但不便，且又耽擱時日，所以仍

主照着原路進行，如有損失，伊願負責。黃壽人等祇好依從伊的主張。這一天行近野鹿山，正在下午，飛瓊跨馬在前，看鏢車循着大道而行。突然後面有一枝響箭飛來，大家知道盜匪來了，一齊驚駭。黃壽人更是恐懼異常。飛瓊却安慰衆人道：「你們不要畏怯，有我在此，盜輩不足顧慮。」於是立馬停車，等候盜衆到來，作一場廝殺。

## 第六章 從容殺盜顯身手

飛瓊早已脫去外氈，從背上卸下彈弓，從腰囊裏摸出彈子，扣在弦上，瞧着旁的野鹿山窺探，有什麼盜匪到來。一會兒果見塵土起處，約有二十餘騎疾馳而至，背後還跟着徒步的兒郎十數人，刀槍耀日，聲勢洶洶，要來劫取鏢車。刁師爺等早唬得癱了半截身子，動彈不得。鏢局夥友也跟着拔出兵刃，準備抵禦。等到盜騎相近時，只見當先一騎烏騾馬上坐着一個盜魁，身材偉岸，面目猙獰，手裏挺着一柄鑿金鏢，高聲大呼：「前面的鏢客爲何路過此地，不打招呼，不孝敬禮物，明明瞧我們不起。現在快快交出鏢車，方能貸你們一死。」飛瓊見他手中的鑿金鏢，估料去十分沉重，非有膂力的人不能使用這種武器。又聽他呼聲如雷，料是一個很驍勇的劇盜，必先除去他纔能取勝。於是伊就嬌聲喝道：「狗盜

休要口出狂言。你們不生眼珠子的嗎？不看看我家是誰。須知天津靖遠鏢局的鏢車，斷不容強梁攔截的，不要自討苦吃！」那盜魁見飛瓊是個少女，那裏放在心上。哈哈笑道：「我也知道你們是靖遠鏢局的鏢車，可是聽說高老頭兒早已死掉，不復可畏。你是高老頭兒的女兒嗎？小年紀有何本領？吃俺老子一槍。」盜魁說罷，躍馬向前，抬起蛇矛正要動手。飛瓊觀個清楚，聽的一彈發出去，直奔他的頭顱。盜魁不防有這麼一下的，急避不及，一彈正中在左額，大叫一聲，一個倒栽蔥跌下馬去。盜衆大驚，連忙上前搶救過去。飛瓊又發二彈，又擊中二盜受傷退去。盜衆的銳氣已挫，早有一個瘦長的盜匪躍馬舞刀，殺至飛瓊馬前，一刀向飛瓊馬頭砍下。飛瓊連忙放下弓，拔出寶劍，將馬一拎，讓過了這一刀，還手一劍，看準盜匪胸口刺去。盜匪把刀攔住，和飛瓊用力狠鬥，又有二盜，一使槍，一舞斧，左右夾攻飛瓊。飛瓊將手中劍舞成一道白光，和盜衆酣鬥不已。鏢局夥友也和步下的盜黨混戰一陣。飛瓊一劍又刺傷了一盜的右臂膀，退了下去。伊精神抖擻，愈戰愈勇。瘦長的盜匪殺得汗流浹背，刀法散亂。遂一聲唿哨，和那盜黨一齊回馬逃走。飛瓊喝一聲，那裏去拍馬追上。跑了百十步，飛瓊馬快，早已追至瘦長盜匪的馬後，一劍掃去，正中瘦長盜匪的頭顱，削去了半個，倒斃馬下。盜黨嚇得心驚胆戰，正想逃到前面林子中去。飛瓊追出他的馬前，將他攔住。那盜喊聲啊呀，再想掉轉馬首時，早被飛瓊舒展玉臂，一伸手將他抓過。

馬去，擲於地上。飛瓊自己跳下馬鞍，把劍向他臉上虛晃一晃，問道：「你這嘶叫什麼？你們這夥狗盜，不是在這野鹿山上的盜魁何人？快說快說！」那盜答道：「俺叫小鴿子濮四，俺們就是野鹿山上的綠林弟兄。盜魁黑熊錢大超，剛纔已被你用彈子擊傷，瘦長的是他的兄弟錢大霸，今已死於你的劍下。姑娘，你果然厲害，名不虛傳啊！」飛瓊冷笑一聲道：「狗盜，現在你方知道我的厲害嗎？但已悔之無及了。待我送你和錢大超一起去吧。」說着話，把寶劍高高揚起，待往下落時，濮四早嚷道：「飛瓊姑娘，你有血海大仇不去報復，也未必見得果然勇敢殺死俺濮某，也不謂武。」飛瓊聽了這話，不由心裏一動，立刻沉着臉說道：「怎麼你說我有血海大仇未報嗎？不錯，我父親高山，去年在潼關道上被人暗中放冷箭害死，我父仇未報，含恨在心，不知那仇人是何許人。我本要去找他的，你說此話，可是知情的嗎？倘然你能夠告訴我父的仇人姓名，那麼我非但不殺你，反要謝你呢。但若有半句虛語，我就要把你一劍兩段了，却殘生。」濮四道：「高姑娘，俺那裏敢說騙你呢？你父親的仇人是姓薛，名大武，住在山西大同府薛家堡，難道姑娘竟一些不知曉嗎？那時候薛大武暗放毒箭，射死姑娘的父親的當兒，我也在一起親眼目睹的。」飛瓊聞言，不由驚奇道：「原來在潼關道上射死我父親的仇人，就是薛大武父子！怪不得他們要害死我的父親，我本也有些疑心他們倆的，那麼我父親的死仍是死在仇人手裏，並非他人，可怪



聶剛太昏聩了，竟會一些得不到端倪。直到今天我始知道咧。你快把詳情告訴我聽，我父親怎會輕易受人的暗算？」於是濮四就將去年自己如何與薛大武在關中相遇同行，如何在途中遇見高山的鏢車，薛大武志欲復仇，預伏林中，施放毒箭後，立刻溜跑，直至洛陽分手的事一一告訴。飛瓊聽了，完全明白，方知自己以前錯怪了聶剛，遂放起濮四，對他說道：「很好，你能告訴我這消息，使我知道仇人的姓名，我很感謝你，你可好好兒的去吧。盜匪生涯，千萬再幹不得，男兒何事不可爲？何以必要做這種殺人放火的事呢？」濮四聽了，面上不由一紅，毅然說道：「高姑娘，我謝謝你的不殺之恩，你的本領使我十分欽佩，你勸我的話我也非常感動的。此後我也不再回山，決定別處去找出路了。姑娘，再會吧。」濮四說了這話，跳上他的馬鞍，加上一鞭，跑向東南面去了。飛瓊今天無意中聞得亡父仇人的消息，如獲至寶，比較任何東西都歡喜，仰天笑了一笑，好似感謝彼蒼蒼者特地透露一點消息與伊。此番只要把黃家所保的財物送至襄陽以後，便可北上復仇了。於是伊把劍插入鞘中，返身上馬，跑回鏢車停下的地方來。見鏢夥們也已將盜黨擊退，地下橫着七八個盜屍和數匹受傷的馬，和許多遺棄的軍器，鏢夥們見飛瓊盜回來，一齊大喜。刁師爺探頭探腦的迎上前來說道：「恭喜高小姐，盜衆已被你殺退麼？高小姐真勇敢啊！方纔野鹿山殺來的盜匪，多麼兇猛，却給高小姐不費吹灰之力，悉數逐走，彈傷了他們

的盜魁，高小姐真是女中豪傑，我們佩服得很。我們有了高小姐，到處去不用憂慮畏懼了。」大家聽着，益發歡呼起來。飛瓊微笑道：「這算什麼？殺退區區狗盜，何足道哉！像我先父高山，以前到遠地大戰紅鬃子，那纔使人驚心動魄呢。好盜匪已去，我們可以趕路了。」刁師爺向四下一望，忽然大聲驚呼道：「哎！不好了！我們的黃壽人公子在那裏呢？怎麼不見他的影蹤？莫非他被狗強盜乘隙擄了去嗎？這……這……如何是好呢？」飛瓊聽了刁師爺的驚呼，也不由驚愕，衆人連忙去尋找黃壽人。尋來尋去不見他的影蹤。飛瓊也跳下馬，幫他回去尋找。到底飛瓊眼尖，伊一眼瞧見在末一輛鏢車底下伏着一個人影，一動一閃的探出半個頭來。飛瓊把手一指道：「這不是黃壽人公子嗎？」刁師爺和衆人聞聲趕至。此時黃壽人也已從車下鑽將出來。只見他面已灰白，股慄不已。飛瓊生平沒有見過這種胆怯的少年，不由嘖嘖一聲笑。壽人顫聲問道：「強盜已去了嗎？我們的鏢車可被劫去？」刁師爺也笑起來道：「公子，你別害怕。強盜已被這位高家姑娘擊走了。我們的鏢車毫無損失，若被他們劫去時，公子怎得安然呢？」黃壽人聞言，向飛瓊望了一眼，又向四下一看，遂對飛瓊拱拱手道：「謝謝飛瓊姑娘，使我們化險爲夷，轉危爲安，姑娘真是勇武不可幾及了，佩服之至。」飛瓊並不答話，笑了笑。刁師爺道：「公子請你拍掉身上的灰塵，上車坐吧！」說時，他自己和兩個下人，過來代黃壽人拂拭身上的泥灰。壽人道：「

方纔盜匪來時，聲勢十分厲害，我唬得無處躲避，沒奈何下了鏢車，逃至後面末一輛鏢車邊，鑽在車底下，以爲這麼一來，即使盜匪行劫鏢車，也挨不到末一輛的，也許可以僥倖獲免呢。現在真是運氣，靠托高姑娘的本領高強，殺退羣盜。我聽得沒有廝殺之聲，方敢從車下鑽出來呢。一衆鏢友聽了，都在背地裏嗤之以鼻。刁師爺遂扶着黃壽人返登鏢車。高飛瓊對衆人說道：「盜匪已敗去，你們各人也可鎮定心神，好好兒推着鏢車上道吧。」衆人答應一聲，便去推送鏢車。飛瓊也跨上坐騎，押着鏢車前進。黃壽人坐在鏢車裏，和刁師爺談起適纔飛瓊殺盜的情形。黃壽人是沒有眼見，請刁師爺講給他聽。刁師爺自然口講手畫的說得高飛瓊本領通天，神出鬼沒，黃壽人嘆道：「人美於花，技高如天，比之古時蕭隱紅線，有過之無不及了。我們男子漢真是慚愧得很。」刁師爺也說這樣的好女子生平從沒有瞧見過，恐怕說給人聽，人們也難相信的。黃壽人閉目冥想，靜靜地不說什麼，惟聽車輛轆轤的聲音。飛瓊在馬上，心裏却很歡喜，伊倒並不是爲了殺退羣盜而快活，是因巧遇濮四，無意中得知自己父親的仇人就是山西大同府薛家堡的薛大武父子，這事就好辦了。但等自己護送鏢車到了襄陽，卸下行，便可安身遠行，去找薛大武了。至於薛大武父子的本領，也不過爾爾，自己以前已見過，現在決不會如何精進的，否則他爲什麼見了我父親，不敢出頭來明槍交戰，而竟用卑劣的手段，暗放冷箭害人性命呢。而聶

剛他們尙且要逃匿，可知他們父子自知技劣，不堪與人交手呢。憑着我這一身本領，要對付他們二人也非難事。但願亡父陰靈護佑，馬到功成，這纔心願得償，使我父親地下瞑目了。飛瓊這樣想着，恨不得一口氣就趕到襄陽。過了野鹿山這個險要之地，一路很是平安，又行了十七八天，方抵襄陽。到得黃家大門，鏢車一齊停住。黃壽人回到故鄉，自然倍覺快慰。跳下騾車，和刁師爺以及隨從步入牆門。下人見公子回來，出而歡迎。黃公子便指揮家人把鏢車上的箱篋行李，一件一件的搬下，遞入內廳，進去拜見他的黃親。母子相見，喜悅無限。他母親絮絮地問起黃侍郎在京近況。黃壽人一一回答，講了半天的話，方纔脫身走出一見刁師爺，便問高姑娘在那裏。刁師爺答道：「我已留伊在客室中憩坐。此番伊護送公子回里，殺退強寇，沒有損及一絲一毫，其功不小。公子可要一盡地主之誼。」黃壽人道：「當然要的。今晚我就設一豐盛筵席，宴請高姑娘，且把大碗酒大塊肉，分賞與衆鏢夥，大家快樂快樂。然後我再如約致酬，請你就去告訴一聲吧。」刁師爺遂奉命走到客室中去。其時天色垂暮，飛瓊正支頤靜坐，仍是想着撲因之言。刁師爺見過飛瓊，把黃壽人的意思轉達。飛瓊是最仗爽的，自己代人家出力保鏢，既然平安抵達，自然擾他一餐，也不爲過，一口答應。刁師爺去復知黃壽人。黃壽人好不歡喜，酒席擺在花廳上，張起明燈，極盡富麗。又着刁師爺去請出飛瓊，讓伊坐在上首，二人左右相陪。黃壽人斟滿了一杯。

酒敬與飛瓊說道：「此番回鄉，幸賴姑娘大力，平安無恙。野鹿山一役，雖遇險而卒無恙，威佩異常。今夕聊備水酒，請姑娘暢飲數杯。」飛瓊喝了一口，說道：「敬謝美意，這是我輩分內之事，何足言功？我們靖遠鏢局所保的鏢，可說沒有一次失去的。區區野鹿山鼠輩，焉能螳臂當車？現在教他們識得厲害也夠了。明天我們因另有他項要事，急須回津，請公子將護送費付給，以便動身。他日有便，再當趨訪。」黃壽人聽了這話，不由一怔，問道：「鄙意欲留姑娘在此多住數天，使我可以一盡東道，報答姑娘之德。姑娘怎說要去？」刁師爺也在旁說道：「我們此番蒙姑娘慨許護送，非常感激。姑娘難得到此的，怎樣立刻便要回去？况襄陽也有幾處名勝，作客於此，不可不一寓目，故請姑娘在此寬住數日，容我家公子相伴出遊，稍盡地主之誼。千乞姑娘不要堅辭。」飛瓊急於要報父仇，憑二人說得怎樣懇切，伊總是不能應許，決定明日便要告辭。二人挽留不住，只得面面相覷。刁師爺道：「且待明日再說吧，無論如何，多住一二日總可以的。」飛瓊也沒說是與不是，喝了兩杯酒，舉箸用菜。二人也不便多說，且各敬酒敬菜。飛瓊不肯多飲，恐要醉倒，所以只顧吃菜。衆鏢友都在外邊大嚼大喝。席散後，飛瓊謝了，告辭回客房安寢。次日早晨，刁師爺走至書房裏來見黃壽人。臨見黃壽人獨自坐在書室中發呆。一見刁師爺進來，便說：「高姑娘要走了，我實在不捨得和伊離開。你可有法兒留伊在此盤桓多時嗎？伊美麗極了，本領又

好，若得……」黃壽人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。刁師爺帶笑問道：「高姑娘果然可愛可敬，公子如此愛伊，莫非公子有意鍾情於伊嗎？」黃公子微笑道：「被你猜着了。你可能代我做媒嗎？倘能事成，我必重重謝你。」刁師爺諂笑道：「這媒人的職司，我一定要做成的。聽說高姑娘尚在待字之年呢。以公子的家世和富貴，說上去自然容易。」黃壽人道：「那麼你快去代我撮合一下吧。」刁師爺欣然道：「公子稍待，容我去見高姑娘，回來報知佳音。」公子娶得這位姑娘，豈願不淺。我老刁也是樂觀厥成的。」黃壽人拍着手道：「快去快去！」刁師爺笑了一笑，馬上回身走出書房，逕至客室中來見高飛瓊，做氣做使

## 第七章 欲銷魂處已銷魂

飛瓊坐在客室裏，支頤遐思，想到亡父的仇人遠在大同，自己雖然決志前去找尋薛大武父子報仇，不知可能如願以償。此刻便想及聶剛了。倘然聶剛沒有負氣出走時，那麼他知道了這個消息，一定要同我前去取仇人之頭了。如此說來，都是薛大武詭計陰謀，害死了我父親，而我却自己多疑，錯怪了聶剛。可是現在竟不知聶剛往那方去了，未知他可否知道暗算我父親的仇人，就是以前的對頭薛大

武父子。他若明白後，也要前去復仇的。飛瓊正在沉沉地思想父仇，忽聽室外咳嗽一聲。伊抬起頭來一看，見刁師爺已走進客室來，堆着一臉的笑顏，向伊作個揖道：「高姑娘，你一人在此覺得寂寞嗎？」飛瓊答道：「是啊，我實在有要緊的事，須早日回去，所以昨晚你家公子留我在此多住數天，我也不能領情了。今天午後，我們一行人必要離開襄陽的，請你再代我向黃公子說一聲，保鏢費早些付給了我吧。」刁師爺笑笑道：「姑娘出力保護我家公子平安回鄉，理當重重致謝的。這一筆保鏢費，自當加倍照付，并要另酬大德。這並非公子吝於付出，實在公子一番好意，堅欲挽留姑娘在此小憩數日，俾盡賓主之誼。昨夜席上未蒙玉諾，所以今日公子再教我來，以十二分的誠意，款留姑娘寬住二三天，千萬請姑娘賞臉允許，否則我又要被公子怪我不中用了。」飛瓊聽刁師爺這樣堅留，心裏暗罵一聲「真討厭」。面上只得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再在這裏多留一天。明日早晨，無論如何我是必要動身的了。即使黃公子再不付給我保鏢費時，我也情願不要了。」刁師爺連忙說道：「萬無此理。鏢費一項，我也要負責任的，今天晚上我教黃公子敬奉與姑娘就是了。像姑娘這樣的出力保護我們，豈有吝付此區區之費呢？還有一件事，我也要不揣冒昧，敢和姑娘啓齒。」飛瓊一怔道：「刁師爺，你還有什麼話講？」刁師爺道：「姑娘爲人真好，又慷慨，又斌媚，不愧一位俠女。我已向貴鏢局夥探問過，知道姑娘尚待字之年，

還沒有乘龍快婿，這倒真巧也沒有了。我家公子是黃侍郎最寵愛的文郎，才貌俱佳，翩翩年少。前在京師時，黃侍郎常要代他和人家結秦晉之好，早日授室。無如公子眼光很高，都不如意，以致遲遲至今，尚未賦關雎之詩，得畫眉之樂。此次他見高姑娘綺年玉貌，又有驚人的本領，堪稱女中丈夫，所以心中非常欽佩。由欽佩而生了愛心，對我說了好多回，自誓此生非得姑娘這般人才，寧願一輩子作鯉魚不娶妻室。我想以黃公子的年華門第，若和姑娘配成一對兒，真所謂天生嘉耦，福祿鴛鴦了。所以我纔高高興興的跑來作媒，一片誠心，尚乞姑娘不以為忤，而答應這樁親事，不勝誠惶誠恐，急切待命之至。」刁師爺說完了他的話，立在一邊，坐也不敢，低倒了頭，雙手下垂，專候飛瓊櫻唇裏送出一個是字來。他便可以奉到綸音，立刻去黃公子面前報告喜信，又可立下一次大大的功勞了。飛瓊聽了刁師爺這幾句話，認爲這是侮辱伊的話，便正色說道：「多謝你如此關心。」刁師爺先聽得這一句，以爲飛瓊謝謝他，這婚事便有成功的希望了。立即帶笑說道：「不敢不敢，這也是姑娘和我家公子的緣，所謂有緣千里來相會，姑娘答應了這親事，姑娘的幸福無窮。將來瓜瓞綿綿，早生貴子……」刁師爺滿擬多說幾句好話，極盡他撥臂捧屁的能事。誰知耳邊聽得一聲「啐！」抬起頭來一看，飛瓊的臉上罩着一重嚴霜，並無絲毫和悅之容。他料這事情反有些僵化了。只得說道：「高姑娘，我是不會說話的，請姑娘莫惱，要



打耳巴，便重重的多打幾下。我也很願意的。有時我得罪了黃公子，黃公子把我踢一脚，我身上頓時覺得輕鬆舒適，決不喫痛的。將來請你瞧着吧。」飛瓊道：「不要多說閒話。我是送你們回鄉做保鏢的。現在保鏢的事完了，不必再談別的事。你家黃公子雖好，可是我早抱定宗旨，不嫁富貴人家。況且在父親喪服中，不用談這事，恕我不能允諾。我業已答應你多留一天，言出於口，照此行事，明日我便要走了。刁師爺其餘的事請你一概莫談，免得我要得罪人。」刁師爺再要說時，飛瓊早已背轉身去，理也不理。刁師爺討了一場沒趣，只得掉轉身軀，走回黃壽人那邊來。黃壽人在書房裏等了好一歇，方見刁師爺走來，便迎上去問道：「這事怎麼樣？飛瓊姑娘答應了沒有？」刁師爺一心要做丑妻功，偏偏事與願違，哭喪着臉說道：「不成功，不成功。」黃壽人一聽「不成功」三字，大為掃興，便遂板着脸說道：「你自己說可以有成功的希望，所以我教你去做媒，怎麼你這點事情也辦不成呢？平日怎樣吃我家飯的？」刁師爺勉強帶着笑道：「我當然渴望此事成功，可博公子的歡喜。無奈高姑娘口口聲聲說有服制在身，不能和人家談婚事。」黃壽人道：「你常自以為會說話，怎樣不會勸動伊的心呢？」刁師爺道：「伊很是堅決。我說了許多話，總是無效。」黃壽人聽得煩了，飛起一脚，正踢在刁師爺的大腿上。刁師爺不敢喊痛，只說公子不要發怒，待我再想法兒。黃壽人怒叱道：「你有什麼法想呢？你不必再在我家裏吃飯。」

拿錢了。」刁師爺又對黃壽人鞠了兩個躬，恭恭敬敬地說道：「我不會騙公子的。飛瓊姑娘既不肯許諾，我只得用計策來使公子達到願望了。」黃壽人一聽此言，很興奮地問道：「你有計策嗎？快快告訴我。倘然能夠使我達到目的，你仍可以得賞。」刁師爺回頭看了一眼，走近幾步，又說道：「高姑娘雖沒有允許親事，可是伊已答應今日暫留一天，待到明日動身了。那麼請公子裝做若無其事一般，便在今天晚上邀請伊喝酒小宴，并將保鏢費及酬謝伊的銀子，一起奉送與伊……」刁師爺話未說完，黃壽人怒道：「這算計策嗎？送伊金錢，伊本來要拿的，不能打動伊的心。伊既然回絕了，又有何用呢？虧你想想得出。」刁師爺道：「公子且不要怪，我的話尚未說畢呢。當然自有妙計。」遂附在黃壽人的耳朵畔低聲說了幾句。黃壽人方纔回噴作喜，說道：「很好，你就去照此行事吧。伊既然不肯答應，只有這樣做了。」刁師爺作掩肩一響，接着黃壽人說道：「公子，我的主意可好嗎？公子快樂之時，不要忘記我啊。」黃壽人笑道：「我在快樂之時，想起你做甚？你無非要得着一些謝儀，事後我給你一二百兩紋銀，也無不可。」刁師爺作個揖道：「謝謝公子。」立刻退出去了。那飛瓊自刁師爺說婚不成，走了回去後，鈞起了伊心中的煩悶。想想黃壽人這種純袴子弟，却只是在女色上用功夫，却不知我是何許人，豈是富貴兩字所可打動的呢？自己留在這裏，更是毫無意義了。伊這樣想着，只見刁師爺又走來了。伊一見就生氣，

又背轉臉去裝做沒見。刁師爺却繞了伊面前，深深一揖道：「高姑娘！飛瓊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『你又有甚麼事來了？』刁師爺道：『我沒有什麼別事。高姑娘既是明天要動身北返，我們也無法勸留。只是大德未報，耿耿難忘，所以黃公子想在今天晚上，在碧玉軒內設宴餞行，并奉薄酬，請高姑娘不要辭却。』飛瓊很坦白地說道：『好，謝謝黃公子，我准叨領盛情。』刁師爺又道：『到時我再來邀請罷。』說畢，便輕輕地走去了。飛瓊以為這是應有之事，也不放在心上。午飯後，在客室中閒坐。伊是好動不好靜的人，要伊坐在室中是不慣的，所以伊走出室來，在迴廊裏散步，漸漸走到後面去。那邊有一個月亮洞門，門邊有一個木香棚。飛瓊立在木香棚下，聽枝上鳥聲奏着曼妙的清歌。忽聽洞門外甬道邊有人在那裏喊道：「黃富黃富，你到這邊來，我有話叮囑你。」飛瓊聽得出是刁師爺的聲音，跟着便見黃富從後邊走出來，二人悄悄地走至一座假山石後去講話。飛瓊知道黃富是黃壽人貼身的男僕，也是一個豪奴，和刁師爺朋比爲奸，串通一氣的。在途中趕路時伊已看出來了。此刻這二人鬼鬼祟祟的不知又將作何勾當。恰近這個木香棚，伊躲在棚的一隅，偷看過去時，恰巧看得清清楚楚，見刁師爺從身邊取出一個白色的紙包，湊在黃富耳邊，低低說了幾句話，聽不清楚，祇聽有數句，是說「成功以後你也有上賞，可是要守十分的祕密，因那雌兒也不是好惹的人啊。」飛瓊聽着，心裏一動，暗想刁師爺不是好人，莫

非他們要暗算我嗎？我拒絕了親事，他又來約室或喝酒餞行，言詞卑而甘，一定包藏禍心，挾有詭計，我個不可不防哩。又聽刁師爺對黃益說道：「你纔要秘密，也不要給廚子知道。」黃富接了紙包，覓到後面去了。刁師爺也走開來。飛瓊却仍站在木香棚下，自思自想，想了一刻，好似主意已定。伊就回到自己室中，從行篋裏取出一包藥粉，這是伊在途中帶着的內服防暑藥，遇有頭暈目眩，胸懷不適，服下後便可回復健康的。飛瓊也用白紙包着，揣在懷中，悄悄地走到後面來。伊知道黃家下人的臥室都在後進房屋之內，想找到了黃富，怎樣去賺取那包藥粉到手。恰遇見一個小廝，忽忽地走過來。飛瓊便向他問黃富的臥室在那裏。小廝答道：「後面朝東一排矮屋，左首第三間便是了。」飛瓊照了小廝的話，走到後面去，恰見黃富從第三間矮屋中跑出來，雙手捧着肚皮，走向後面去，像是上坑的樣子。飛瓊要想喊住他，也不及了。但伊見房門沒有關閉，靈機一動，四顧無人，連忙很敏捷的飛步跳進黃富的室中，留神一瞧，已見桌子上放着一包白色的藥粉，心中好不歡喜。很迅速地從懷中取出那包藥末來，向桌上掉取那包刁師爺交給黃富的藥粉，藏在懷裏，很快的退出去。心中覺得一鬆，專待刁師爺和黃壽人怎樣來算計自己了。天色將晚時，刁師爺果然走來邀請飛瓊前去赴宴。飛瓊跟着他便行，走到了碧玉軒，軒中燈燭通明，筵已擺上。黃壽人已在那邊等候了。一見刁師爺伴同飛瓊走至，心中暗暗喜歡，便請飛瓊

上坐，自己和刁師爺左右相陪，且指着桌上兩錠紋銀和四包銀子，對飛瓊說道：「這一些是奉酬高姑娘的，淺淺之數，菲薄得很，千乞不要客氣。」飛瓊微笑道：「謝謝公子了。」桌上放着兩把酒壺，一把是白滴子的蓋，一把是紅滴子的蓋。刁師爺取過一把白滴子的酒壺，遞給黃壽人道：「請公子敬酒。」黃壽人便將酒壺代飛瓊斟酒。刁師爺又取紅滴子酒壺代黃壽人，和他自己斟滿了一杯，黃富送上熟菜來。黃壽人請飛瓊喝酒用菜，飛瓊並不客氣，舉杯便飲，且用箸夾着菜吃。黃壽人瞧着刁師爺臉上，現有得意之色。黃富也站在一邊，眼看着飛瓊喝酒，暗暗和刁師爺扮鬼臉。飛瓊如何不理會得，只裝作不知情。刁師爺見飛瓊杯中的酒已乾，便又提起白滴子蓋的酒壺，代飛瓊斟個滿，且稱讚飛瓊好酒量，可以多喝數杯。飛瓊果然連喝二杯，假意將手向桌子邊一按道：「怎麼今晚我竟這樣不濟事，快要醉了！爲什麼天旋地轉的頭暈起來呢？」刁師爺道：「不要緊，再喝一口。」却聽飛瓊喊了一聲，啊嬌癱伏在桌子上，竟不動了。刁師爺又喊一聲：「高小姐，請用酒啊！」飛瓊不答。刁師爺便對黃壽人哈哈大笑道：「公子，我的計策靈不靈？」黃壽人點點頭道：「果然不錯。」刁師爺遂教黃富扶高小姐到軒後一間小室中去睡罷。黃富答應一聲，來扶飛瓊。飛瓊任他扶持，走至碧玉軒後面一間精舍中，裏面床帳都有十分精潔。刁師爺臨時特地佈置好的。刁師爺和黃壽人酒也不喝了，跟着飛瓊，同步入小室。黃富把

飛瓊扶至床前，飛瓊和衣倒頭而睡，不省人事。刁師爺對黃壽人說道：「現在伊已中了麻痺藥品，一時不會醒轉，一任公子擺佈。公子且到外面去暢飲三杯，然後再登陽台，送你子飛之樂何如？」黃壽人是個急性鬼，便道：「不要喝了，我欲早尋樂事，免得伊醒過來時便不好對付。只要伊貞操已破，木已成舟，事到其間，就好講話了。」刁師爺見黃壽人心急，便笑了一笑，立即同黃富退出室去。二人且在碧玉軒裏飲酒吃菜，專待事成後領賞。刁師爺自謂多智，喝了一杯酒，對黃富說道：「我的計策好不好？公子沒有我，今晚怎能如願以償？」黃富點點頭道：「刁師爺，你真有主意，你給我的藥粉，我在天暮時帶入廚房，乘廚子沒留意之時，遵你的命，放入那白濁子蓋的酒壺中，請那高家姑娘喝了！果然醉倒。這是什麼藥，如此靈驗呢？」刁師爺頓頭晃腦的說道：「這種藥祇有我祕藏著，若給不論什麼人吃了，都要迷倒。然而並無大礙，待到天明時藥性一過，人也就醒了。」黃富道：「這莫非是江湖上所用的蒙汗藥嗎？」刁師爺你怎樣有的？」刁師爺正要回答，忽聽小室內喊出一聲救命來，像是黃公子的聲音。二人陡吃一驚，酒也不敢喝了，連忙一齊跑進那個小室去。燈光下，只見飛瓊仍閉目仰睡在榻，可是黃壽人長衣已脫，伏在飛瓊身邊，嘴裏不住喊道：「你們快來救我一救，痛死了。」二人走近一看，方見飛瓊的一隻右腿正把黃壽人的身體壓在下面。黃壽人額汗涇涇，只是呼救，二人更是驚異。黃富和刁師爺動手去掀

開飛瓊的大腿時，好似蜻蜓撼石柱，動也不動。看看飛瓊仍閉目睡着，毫無知覺，不由瞠目稱奇，不信飛瓊這樣纖麗身體，却如石做的。黃壽人極聲喊道：「你們快快救救我吧，我要壓死了。」刁師爺道：「高姑娘尚沒有醒，公子怎樣被伊壓在腿下的呢？」黃壽人道：「方纔我脫下長衣，剛登榻時，伊一個轉身，一隻腿竟把我翻轉身壓住，動也不能動，背上好似壓着千斤大石，你們再不救我時，我可要壓死了。」刁師爺聽了，再和黃富用力去拉開飛瓊的右腿時，飛瓊又是一個翻身，左腿一起，把刁師爺黃富也一起壓在下面，三個人連聲喊着阿唷，都被飛瓊壓得動不得分毫。刁師爺知道有異，連忙哀求道：「高姑娘，你饒了我們吧。」飛瓊依舊不響。黃壽人也向飛瓊哀求道：「高姑娘，恕我冒犯了你，下次不敢了。」黃富也求道：「高姑娘，饒了我這條狗命吧。」飛瓊睜開雙目，向三人嬌聲叱責道：「你們鬼計多端，欲加非禮於我，幸我先事預防，換得你們的藥粉，方沒有墮入你們的暗算，還不略加小懲，你們也不知我的厲害呢？」說罷，又把雙腿望下一沉，三人殺豬也似的叫起來。刁師爺道：「高姑娘，你果然是厲害的，大人不計小人之過，幸恕狂悖，放了我們吧，我對你磕頭。」飛瓊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們如此不中用，却要暗算人家嗎？真沒有眼珠子的。待我來挖去你們的眼睛罷。」黃壽人聽了，更是發急，忙又哀告道：「高姑娘，你有上天好生之德，饒恕我們這一次。」刁師爺道：「高小姐，你對強盜尚肯釋放，就饒了我們

吧。功德無量。」飛瓊道：「你們的心比強盜還要惡毒。試想黃壽人，你既然是一個官家子弟，應該守禮行道，好好兒念書上進，爲什麼學了紈袴一流，專在色字上用心思，自誤青年。大概你家老頭兒刮地皮，積下了罪孽，以致生出你這個不肖子來。從今以後，務要悔過知非，立志從善，重新做起一個人來。」又對刁師爺道：「這個助紂爲虐的小人，吃了黃家的飯，應代黃家做些好事。現在却撥臂捧屁，代你家少爺想出爲非作惡的事來，天良何在？」刁師爺連連說道：「是，是，這是我的不好。經高小姐說了以後，一定痛改前非。」飛瓊又對黃富說道：「你做了一個下人，却奉着主人非命來害人家，貪得金錢，也是不肖之尤。」黃富道：「這是小人不是，請高小姐高抬貴腿，饒了小人一命。」飛瓊對三人懲戒了一回，方纔雙腿一鬆，坐起身來。三個人如釋重負，都慶更生。黃壽人撫摩着自己的身體，連連呼痛，兩頰漲紅，幾如豬肝一般，十分慚愧，面面相覷，默默無言，飛瓊飯也不要吃了，走回自己房中去，隔了一刻功夫，見刁師爺和黃富托着一盤銀子和一盤乾點心進來，向飛瓊謝罪，并送酬金。飛瓊老實，客氣都收了。却拿乾點心先給刁師爺嘗過，然後自己敢吃。刁師爺和黃富鞠躬退去。飛瓊料想他們再沒有胆量幹壞事了。遂把銀子收拾，放在行篋中，自己靜坐一會，熄了燈，上床安睡。次日早起，梳洗畢，下人送上早飯。飛瓊也教人先嘗試過了，然後自己進食。早餐已畢，便出去會集諸鏢夥，一齊動身。黃壽人和刁師爺恭送



如儀，再也不敢挽留了。送出大門，見飛瓊跨上雕鞍，押了空鏢車，向二人點點頭，說聲再會，領着鏢夥們揚鞭而去。黃壽人宛如做了一場惡夢，身上的痛正未消去呢。飛瓊出了襄陽城，一路回去，行至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相近之處，伊方對衆人說明了自己的志願，要去大同府爲伊亡父高山復仇，教他們先回天津，好好照顧鏢局，暫不接受生意，衆鏢夥見伊已決定主意，也就唯唯應命。於是高飛瓊帶着輕裝，匹馬單身，望大同道上飛奔而去。

## 第八章 入山幸遇少林僧

天蒼蒼，地茫茫，在偌大一個世界中，要去找尋仇人，這不是很困難的事嗎？飛瓊雖已僥倖得着了線索，而聶剛却尚是在暗中摸索呢。聶剛自從在天津遭受到飛瓊和高山的侮辱而負氣出走後，立下了志，務要走遍天涯海角，去找尋他師父的仇人。他只怪高福是個小人，在內搬嘴弄舌，專向飛瓊說離間的話，對於飛瓊倒很能原諒。他知道飛瓊的性情最是直爽，不過惟帶有數分驕矜之氣，還有最大的美德，就是天性至孝，無怪伊此次遭逢大故，慘慘戚戚，一定要求報此不共戴天之仇了。此次師父在外邊受人暗算而死，自己隨在身邊，既不能保護師父，又不能訪得仇人姓名，單是扶柩回鄉，自己心

裏也覺對不起師父在天之靈的。飛瓊如何不要怪怨他呢？所以飛瓊雖然嫌惡聶剛，而聶剛並不十分怨恨飛瓊。且他自愧武藝未精，不及飛瓊高明，這也是很可羞愧的。飛瓊的輕視他，大半為此。若是自己有了很好的本領，也不難使飛瓊折服。遂想此次出外，一半找尋師父的仇人，一半也要訪問異人，使自已再學得一些超越的武藝。那應將來重返津門，也有光榮了。他孤獨一身，仍向潼關那條路上走去。在途中朝行夜宿，也沒有大事可記。有一天已近河南嵩山，他素聞嵩山少林寺以武術名聞天下，其中代有能人。現在既然路過嵩山，不妨入山一遊，兼入少林寺探訪寺內究竟有沒有異人，可以拜他爲師。主意既定，遂循着山徑，走上嵩山，果然氣勢雄厚，山脈綿亘，巉岩峭壁，幽林曲澗，一團團的白雲起於足下。許多山峯在雲霧中若隱若現，還有石梁中間的瀑布，遠遠地聽得奔騰如雷，近看又似銀河倒掛，珠簾下垂，濺珠跳玉，時時有輕細的小點滴灑飄灑到身上來。山中有許多說不盡的美景，真不愧爲雄關中州的中嶽。聶剛翻過了幾重小峯，却不知少林寺在那一處。四顧迴崖沓嶂，不知走向那裏去了。好聽得那邊林子裏有伐木之聲，他走過去一看，見有一個樵子拿着斧頭，正在那裏丁丁地伐取樹木。他便上前向樵夫叩問少林寺在那裏。那樵子將手指着西南面一個矗立的山峯，形如蓮花一瓣的，說道：「你問少林寺麼？就在那邊蓮花峯上，你自己去找吧。」聶剛道：「上峯去有沒有什麼危險？」樵子聽了這

話，對聶剛臉上相了一相，微笑道：「你既然有胆量跑到深山中來訪問少林寺，還怕什麼危險？不錯，在這嵩山深處也時有虎豹出來嚙人的，但大概到晚間，至於少林寺是佛地，香火甚盛，寺中的老和尚對待四圍的鄉民很是和氣，到那邊去，只要你自己不越規矩，有什麼危險呢？」說完了，依然運斧伐木，不再理會。聶剛遂向蓮花峯一步步走去，他在入山的時候，帶有乾糧，所以等到肚子裏飢餓的時候，拿出來就吃，口渴時掬着清澈的泉水喝幾口。及至他走上蓮花峯，已是下午，紅日已漸漸移西了。他遠遠地瞧見有一帶黃牆露出在叢林中間，偶然聽得一二鐘聲，便知少林寺已在前面了，心中很是興奮。夜裏走着古木幽徑，杳渺曲折，四下裏沒有個人影，却又不禁有些狐疑。既想自己以前跟着師父也會經歷過幾處龍潭虎穴，何必畏意起來呢？於是他對着黃牆頭走去，一會兒隱，一會兒現，一會兒在左，一會兒在右，曲曲折折地走了好一段路，方才瞧見寺門。在寺前左右，有兩排松林，都是千百年古物，風捲松濤，震耳如雷。距離寺門的對面，百步左右，有一條清溪，流水淙淙，如鳴琴筑，有幾頭蒼鷹盤旋在松林上面，却仍不見一個人影。聶剛立停脚步，對寺門上下相視一遍，見那寺造得果然氣像雄偉，門上懸一幅匾，上書勅建少林寺五個斗大的金字。兩扇廟門，外加木柵，却緊閉着杳無人聲。聶剛以前聞人說起少林寺怎樣怎樣，甚至有人說門外有五百個梅花樁，進去的人非從梅花樁上行走不可。就是在寺中習藝

的人，等到技成出外時，也要從那五百梅花樁上出來的。而且樁上有守門的和尚，本領高強，非打退他不可出入。又有人說，少林寺山門內的彌勒佛，便是守門將軍，在他身上伏有種種機關，進寺的人一定要曉得怎樣的走法，方才才可以安然通過。若然亂闖亂跑，觸着彌勒佛的機關，在佛的眼裏鼻裏口裏耳裏以及肚臍眼裏都有毒藥弩箭，向人射出。人中了弩箭時，在二十四小時裏必要毒發殞命。這些話當然都是誇張少林寺的厲害，自己既然以前沒有到過，也不知是真是實了。但現在很清楚地聽見寺門外很平坦地沒有什麼梅花樁，或是在山門裏吧，欲待上前去叩門，却又取着謹慎的態度，不敢去驚動寺中的人。他在寺門前徘徊良久，自念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決定要到寺中去一探究竟。遂沿着寺牆繞行過去，見左邊是一帶竹林，牆垣稍低，自己可以從那邊進去。他向左右一看，並無人踪，就緣着竹竿，蹿升至頂，趁着一陣風勢，跳上了少林寺的圍牆。俯身下視，乃是一個庭院，靜悄悄的，不見人影。他就大着胆子，飛身躍下。那庭院中，都種着花木，有幾間客房，門窗都緊閉着，似乎沒有人居住。在內對面有兩扇小扉，正虛掩着。他輕輕地走過去，開了雙扉，見外面是一條甬道，一頭是通到大雄寶殿去的，一頭却通後面，也並沒有什麼梅花樁。他想偌大一個少林寺，怎麼沒有一個人撞見，豈非奇怪的事麼？於是他就走向裏面去。曲曲折折，通至大雄寶殿後，而耳邊忽聽得叮叮噹噹地刀劍之聲，方才心裏一動，躡足回

前，見前面有一個大庭心，中間放着許多石鎖石担，練習武事的東西。有兩個小和尚一個手使雙刀，一個展開寶劍，正在那邊打對子。一個身材微胖，面黑如鐵，一個十分瘦長，兩眼凸出，正打得起勁。那使雙刀的黑臉小和尚，一刀向那瘦長的下三路掃過去，險些兒劈中他的大腿，幸虧他跳得快，說聲好厲害。黑臉小和尚哈哈笑道：「師兄，你輸了，還是我的刀法略勝一籌吧。」瘦長的搖搖手道：「不算數，師弟，我稍一鬆懈，遂被你乘隙進攻。但是我的殺手劍法還沒有使出來呢。我們再來一下吧。」黑臉小和尚說道：「好，你不服輸麼？我們再打一回，無論如何，你總要敗在我手裏的。」於是兩人一刀一劍，重又對壘起來。聶剛在旁瞧他們的武藝也屬平常，自思人家都說少林寺怎樣怎樣的技高力大，現在自己親臨其地，並沒有外面人說的那樣虎穴龍潭般凶險。可笑世人以耳爲目，一味虛誇。卽如這兩個小和尚在那裏習藝所使的刀法劍法，憑着自己的一口劍，不難擊敗他們。這樣看來，少林少林何足道哉？聶剛心中如此想，胆子更壯了，益發大意。他立的地方也沒有掩蔽，全個身子顯露出來，早被那黑臉小和尚一眼瞥見，他連忙將刀攔住瘦長的劍，跳出圈子說道：「師兄，那邊什麼人莫非有奸細來寺中窺探我們嗎？」瘦長的聽了他的話，也向聶剛站立之處一看，兩人都已瞧見有一個少年站在一隅冷眼旁觀。今天廟中沒有佛事，廟門關着，守門的獨臂和尚也沒有走開，這個少年從那裏走來的呢？瘦長的小

和尚說道：「此人大概不是善類，我們去收拾他。」兩人遂跑向前來，黑臉小和尚把刀指着聶剛喝問道：「你這廝是從何處來？」到我寺中偷偷摸摸，意欲何為？可知少林僧的厲害嗎？」聶剛笑道：「少林僧少林僧，我方纔已見過你們的高技了，徒有虛名，不過爾爾。我本是來此瞻仰貴刹的，請你們的師父出來見見吧。」黑臉小和尚聽了聶剛的話，黑臉也漲得紅了，大聲叱道：「你這小子膽敢在此口出狂言，不給你嘗嘗我的傢伙，諒你也不服的。」說罷這話，一個箭步跳至聶剛的身畔，舉手一刀，使個御帶圍腰，向聶剛腰際刺來。聶剛疾忙向旁邊一躍，避過了這一刀。瘦長的又向他舞劍進逼，此刻他不得不動手了。遂從背上拔出他的寶劍，和那兩個小和尚交手起來。聶剛久經大敵，雖然以一敵二，却是不慌不忙，把劍上下左右使開來，倏忽成一道白光。那兩個小和尚究竟功夫尚淺，鬥了五六十合，竟敵不過聶剛。聶剛越鬥越勇，而兩個小和尚已是汗流浹背，有些支不了。聶剛覷個空隙，向那黑臉小和尚的左肩一劍刺去，喝聲着，黑臉小和尚急忙把刀架住時，手指已觸及劍鋒，已被聶剛刺傷了，鮮血直流，不得已跳出圈子，氣喘吁吁地說道：「好小子，竟敢如此猖獗，我去請我師父來。你是好漢，不要遁走。」聶剛哈哈笑道：「我正要見你們的師父，你快去喚他出來。」聶剛的話方纔說畢，只聽庭院後面一聲咳嗽，踱出一個老和尚來，披着深黃色的緇衣，足踏草履，狀貌清癯，不像吃人間烟火物的，徐聲問道：「悟非悟

塵，你們在這裏胡亂舞劍嗎？這一位是那裏來的客人？」黑臉小和尚早垂手立定，對那老和尚恭恭敬敬的說道：「師父，我和悟非師兄在庭院中練習武技，不知這廝從那裏偷入我們的寺中，在此偷瞧。我們二人過去同他查問時，他就出言不遜，罵我們本領低劣，又說少林僧徒有虛名，心存輕視，因此我們忍不住和他交綏。那廝果然勇武，我們自愧沒有從師父精心學習，以被敗在他手，請師父動手收拾這廝，以去他狂悖之心吧。」老和尚聽了黑臉小和尚之言，並無愠怒之色，向聶剛徐徐說道：「借問這位客人從何方到此，爲何不待通報，私人我寺，和我的徒弟起釁？」聶剛因爲那兩個小和尚本領平常，所以益發起了藐視的心思，便對老和尚說道：「我是特來貴寺觀光的，久聞少林拳棒天下著名，故欲領教一二。不料令高徒所有武技也屬平常，所謂少林派也不過空言驚世罷了。老和尚諒必技術高強，願意請教。」聶剛說了這話，黑臉小和尚在旁嘆道：「師父師父，你聽這廝大言欺人，輕視我們少林宗派，若不給他一個厲害，有損少林威名。」老和尚微笑道：「悟虛稍安毋躁。我們少林宗派自有流傳之道，此人大概也是一個有來歷之人，你們不肯，不能傳我衣鉢，技術未臻上乘，擅和人家動手，致有此辱。這位客人尚在青年，初生之犢，輒不畏虎，自恃技高，故來少林寺中與些本領，是不是？」老和尚說了這話，又對聶剛微微一笑。聶剛見這老和尚一些沒有火氣，也許爲了他的徒弟敗在我的手裏，所以連他

自己也有些氣餒了。更欲和老和尚一較身手，他就挺身走上兩步說道：「老和尚，你敢和我較量一下嗎？」老和尚見聶剛如此好鬥，遂點點頭道：「客人既然必要和老納交手，那麼悉聽客人怎樣辦法。」聶剛道：「老和尚，你快去取了傢伙，我們就在庭中交手一百合，如我輸了，我願拜在你少林門下，否則少林威名，也就一敗塗地，莫再欺騙世人了。」老和尚道：「好，我也不必去取什麼傢伙，手裏一對拳頭，便是隨身法寶，你若勝得過我，少林寺的住持我也不做了。」聶剛道：「此語當真嗎？」老和尚道：「誰和你說着玩的？」聶剛立即跳過去，惡狠狠的一劍刺到老和尚的腹上去。那老和尚並不退讓，反把肚子挺得高高的，接受聶剛這一劍。聶剛以為這一劍一定刺入老和尚腹中去，口劍進紅劍出，老和尚性命休矣。誰知劍尖碰到老和尚的腹上，軟綿綿的好似刺着極軟極韌的東西，劍尖竟刺不進去。聶剛有些不信，用出牛平氣力，儘向前送，依然不透分毫。看看老和尚面上依然神色自若，笑容未減，他知道遇到能人了，急欲縮手。可是自己的劍說也奇怪，竟像遇到了吸鐵石一般，吸住在老和尚的肚子上，你想拖得轉來，他漲紅了臉，變成進退狼狽。那兩個小和尚在旁拍手笑道：「這厮遇了我們的師父，再不能逞能了，你儘刺罷，師父是不怕你的。」聶剛無法，收回自己的寶劍，只得將手一鬆，放棄這劍，誰知他一放手，好像有物把自己彈出去一般，踉蹌踉蹌倒退十數步，仆倒在地，十分疲憊。那劍也噹噹的跌落



地上。聶剛爬起身來，便向那老和尚拜倒地上，說道：「小子聶剛不知輕重，得罪了大師，尚請大師海涵勿責。小子願列門牆，祈與大師破格收錄，使小子武術得以進步，感恩不淺。」老和尚道：「我們少林寺的規律不能輕易收入。看你塵心未淨，無學佛之骨，怎能到我寺中來潛行苦修呢？」聶剛道：「小子雖無佛骨，而學藝之心甚切，爲慕少林之名，所以不遠千里而來，投奔名師。方纔拋磚引玉，識得師父絕頂高藝，渴欲拜列門下，俾有寸進，萬望師父不要拒絕，幸甚幸甚。」老和尚依然搖搖頭道：「你的驕氣未除，不能學藝。倘然學得更深的武術，不但更要目空一切，且恐貽害於世，也不是你的幸福呢。」聶剛聽老和尚不肯收他做弟子，竟長跪於地，不肯起來。仰天浩嘆道：「天哪！我一心要學好武藝，豈復師仇。現在這位師父不肯收我爲徒，恐怕我這大仇報不成了。」老和尚聽了這話，又對聶剛相視了一下，問道：「你要代那一個報仇？你的仇人又是誰？」聶剛道：「小子以前的師父就是天津名鏢師高山。至於仇人是誰，却還要轉訪呢。」老和尚聽了這話，不由奇異道：「高山就是那天津靖遠鏢局的高山嗎？！他是一位俠義的老英雄，怎麼已溘然物化了呢？」聶剛道：「大師怎和高山師父相識？」老和尚道：「這事大概在二十年前吧。你的師父高山，在瀋陽附近地方和一家响馬有些嫌隙，那些响馬故意和你師父搗亂，是老衲路過那邊，以魯述自任，代雙方排難解紛，釋去前嫌的。因此老衲便和你師父認識，敝

數日之歡，方纔分別的。雖然這事已隔長久，而聽你一提起高山的姓名，你師父的雄姿，依稀還在我腦中呢。但不知他被何人所害？」於是聶剛就將高山在潼關被人暗算，以及自己出來的經過簡略奉告。老和尚道：「原來高山如此慘死，真是意想不到。可是他還有一個女兒，以及有你這一個高足，將來必能代他復仇的。我看任高山面上，破例收你了。實在近數年老納鑒于人心不古，不再收外來的在家人，以致多生事端，並非故意矯情啊。」聶剛聽老和尚已允收他為徒，十分歡喜，連忙在地上磕了二個响頭。兩個小和尚在旁瞧着，暗暗好笑。老和尚扶他起來。聶剛道：「弟子粗莽，還未請教師父法名，尚乞見告。」老和尚道：「老衲名喚心禪，因師兄溜滑，在外雲遊未歸，故為此寺住持。近日有幾個年紀稍大的徒弟，出外募化去了。這兩個是最小，資質也太愚魯，進步很遲，所以敗在你的手裏，也教他們得一警戒。」心禪說罷，便教悟非悟塵過來，和聶剛相見。且讓聶剛收起寶劍，把聶剛招待到裏面。纔見有幾處雲房內都有僧人在那裏靜坐，也有幾個在念經。到了心禪的雲房中，只見陳設非常雅潔，壁上也掛着一口寶劍和一張弓，窗邊琴桌上焚着一爐名香。心禪坐在禪牀上，聶剛侍立右側。心禪又對他說道：「我雖收你為徒，但你是並不削髮皈依我佛的，我自然另眼看待，和寺中僧侶稍異。但你一切也須謹慎，不可違反寺中的清規，致干咎戾。至於習藝的事，我們寺中也有一定的等級，起初不諳武事的人，祇許在

大廚房裏挑水，以後漸漸入門，現在你已是有了根基的人，這些雜役可以不必操作了。我起始教授你少林拳法吧。」聶剛聞言，拜倒道：「多謝師父宏恩。」心禪便教悟非領導聶剛去客房休息，一會兒天已昏黑，寺中鐘聲大鳴，悟非悟塵兩個引聶剛至食堂，同進晚膳。衆僧侶共有五十餘人，聶剛和悟非悟塵同坐。衆僧侶見了聶剛，也有些奇異。寺中地方很大，這五十餘人散處在內，也不見多，所以聶剛進來時沒有遇見了。晚餐後，衆僧侶有些去上夜課，梵唄聲和鐘磬聲間作，聶剛和他們相距較遠，有時微聞鐘聲。他今天得到了名師，得到了暫時歸宿之處，心裏十分快樂，非常寧靜，所以解衣而睡，夢魂中也覺愉快。次日清晨起身，衆僧侶已在殿上念經。他吃了早餐，要去謁見心禪師父。恰巧心禪正在做功夫，他不敢造次驚動，捱至午時，方纔得見。心禪便領聶剛到後圃中去教授他拳法。初時祇教兩路，果然和外邊所習的不同。從此聶剛就住在少林寺裏，從心禪和尚學習武術。空閒的時候和衆僧侶練習拳棒，覺得衆僧侶都有特長的本領，尤其是守山門的獨臂和尚，武術最是高強，有一次聶剛和他作遊戲比賽，交手不數下，被獨臂和尚一手將他擒住，高高的舉起，在庭中繞行三匝，聶剛休想掙扎得脫。後來獨臂和尚把他輕輕地放下，聶剛方纔識得獨臂和尚的真實本領。自思前番自己進寺時，幸虧沒有從正門進去，否則早已敗在獨臂和尚的手裏了。至於悟非悟塵那兩個小和尚，正是少林寺裏功夫最淺的人。

自己凌巧遇見他們兩個，僥倖把他們擊敗，遂以爲少林武藝不足觀，豈非大大的錯誤呢？於是他決定在這裏早晚用心練習，等到自己武術有了進步時，方纔下山去報師父的仇。他也有時也發想：念幾處不知伊代黃家保鏢南下，途中情形如何？伊可要單獨去代師父復仇，就可恨師父的仇人不知究竟是哪一個。自己當時沒有偵查出來，這是自己的不好了。轟剛在山上學習少林拳棒將近三個月，果然武術大有進步，吳下阿蒙，非復昔日可比。有一天，轟剛被心禪喚到雲房中，對他說道：「現在我告訴你一件事，就是你師父高山的仇人，已有了着落了。」轟剛聽了大喜，便問師父怎麼知道，請即見告。心禪道：「昨天這裏有一個遊方僧，從山西到此，說起在大同府薛家堡有一個惡霸薛大武和他的兒子薛小武勾結官吏，魚肉鄉民，常做凌弱侮寡之舉。近在堡中雇了許多工匠，構造種種機關，防備外來的人。聞薛大武的心腹說起，因爲薛大武父子在滄關地方用暗箭射死了天津名鏢師老英雄高山，恐防高山的女兒和朋友要來復仇，所以如此嚴密防備的。這個消息却是千準萬確了，所以我要告訴你了。轟剛這原原害死我師父的仇人，就是薛大武父子，這本是宿仇，弟子也認識他們的。既然他們都在山西大同府薛家堡，只要有了着落，弟子必要前去代師父復仇，方纔對得起師父在天之靈。」心禪點點頭道：「很好，你有這個志向，我也不能阻擋你。明日你可下山復仇，好在你的武術已非庸人可敵，聽說薛大

武父子本領，也不過爾爾，諒你一人也足夠對付得過了。」聶剛聞言拜謝道：「謝師父的指示，弟子不得不遠離了。」心禪道：「我本說你不是學佛的人，世間之事未了，你還是好好兒去幹你的事業吧。無以我爲念，不過出家人以慈悲爲懷，你有了本領，千萬不要好勇鬥狠，多所殺傷，能夠少殺一個人，多救一個人，就是功德無量了。」聶剛又拜道：「師父金玉良言，弟子敢不遵守。」又說了幾句話，方纔退出。這天晚上聶剛忙着收拾行李，要預備下山去。悟非悟塵兩個小和尚聽說聶剛要下山去了，也覺得有些依依難捨。說他在山上的日子太短了，到了明天，聶剛又去拜別心禪。心禪拿出一盤銀子贈與聶剛，作爲路上的費用，吩咐悟非悟塵送聶剛出寺。聶剛向心禪拜了數拜，同悟非悟塵兩個走出寺門，見那獨臂和尚正坐在山門口蒲團上，見了他們，便問往那裏去。聶剛向他說明了，他方纔吩咐小沙彌開門，放他們出去。悟非悟塵送到蓮花峯下方纔止步，道聲珍重，自回寺中去。聶剛獨自一人，下了嵩山，向山西大同進發，要報他師父之仇。

## 第九章 赴湯蹈火氣如雲

高飛瓊爲報父仇，單身趕路，不辭戴月披星之勞，長途跋涉，這一天早到了大同郊外。那邊地方較

爲僻靜，道旁樹林很多，有許多松林都排列在斜下的山坡上，野風吹着，發出波濤的聲浪來，飛瓊正低着頭走，忽然那邊林子裏撲刺刺地飛出一頭老鷹來。飛瓊跟着抬頭一看，恰瞧見有一株松樹上面滴溜溜地懸着一個人身，伊知道在那樹上有自縊的人了。走近一看，乃是一個男子，儒生裝束，尙沒有斷氣。他就取出彈弓，向那繩子上發了一彈，繩子立刻迸斷，那儒生跌下地來，掙扎着起身，坐在地上。飛瓊走過去，對他臉上相視了一下。見他雙眉緊鎖，面有淚痕，好像在他心裏有極不得已的事情，所以要自經溝瀆。便問他道：「好端端的人爲什麼要自尋短見？」那儒生答道：「姑娘，你不知道我也是不得不死了！姑娘，你爲什麼要救我呢？」飛瓊冷笑一聲道：「好，我救錯了，你麼？你爲什麼決心要死呢？」儒生答道：「我活在這世上難過得很，所以不如一死。」說罷，嘆了一口氣。飛瓊道：「天下沒有解決不下的事情，難道你貧困不能過活麼？我可以幫助你的。」儒生搖搖頭道：「並不是爲了這個緣故，聖人說得好，士志於道而恥，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又說，飯蔬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在其中矣。從前簞食瓢飲的顏淵，稱爲孔門高弟，羣弟子不敢幾及，所以窮是我不怕的。」飛瓊聽他咬文嚼字的念出一連串書句來，不由笑了一笑說道：「那麼你爲什麼要尋短見呢？」儒生又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我的嬌妻被人家奪去了，同命鴛鴦，一朝分散，伊不得活，我也不得活，偷生在人間做什麼呢？還不如一死可以解除我

的苦痛，消失我的悲哀呢。」飛瓊把足一蹬道：「你們讀書人真沒用！你的妻子怎樣會被人家奪去？不好把伊奪回來的麼？即使你力量不足，也可到地方官面前去控告，國法具在，誰也不能強奪人妻！你太懦弱了！」儒生又嘆了一口氣說道：「姑娘，你大概是從遠道來此的罷，你不知奪我妻子的人是有大大的來頭，像我這樣無權無勢手無縛雞之力的怯書生，怎樣能和人家去交涉呢？」飛瓊聽得有些不耐，皺了一皺眉頭，又問道：「到底奪你妻子的人是誰？你快快告訴我吧。」儒生道：「姑娘，那人就是此地的大同府總兵老爺余炳業。」飛瓊鼻子裏哼了一聲道：「做了總兵爺，可以強奪民間婦女麼？大同地方的人難道都像你一樣，袖手旁觀，噤若寒蟬，不問不聞，任他猖獗嗎？你姓誰？你妻子怎樣遭那賊總兵奪去的？你快快告訴我吧。」飛瓊又這樣的緊問着。儒生說道：「小子姓駱名琳，拙荆陳氏。雖然是個寒士，而家中尚有些薄田，和幾椽茅屋，一年衣食，差可無慮。伉儷間愛好甚篤，可以說和古時的梁鴻孟光一般。拙荆又生得貌美於花，十分窈窕，人家都恭賀得一賢妻。誰知便爲了這個關係而發生今日不幸的事情了！因爲那余總兵，不但是個橫悍的武人，而且荒淫好色，常要覬覦民間的婦女。他在這裏天高皇帝遠，擁着些兵馬，擅作威福，魚肉良民，本地的其他官吏都是怕他的。紳士們也都仰他的鼻息，小百姓又誰敢奈何他呢？在昨天，不幸的事加到我們身上來了；就是昨天的下午，余總兵跨馬出外，打

從我家門前經過，恰巧拙荆在樓窗邊晒衣服，竟被余總兵瞧在眼裏，向他部下探問明白，在他回去以後，傍晚時分，差下一隊武士到我家裏來，假借搜查爲名，硬生生地把拙荆奪了去。我救伊不得，反被武士們打了數下。事後我也曾多方奔走，要援救我的妻子。但是我已說過，大同地方的人見了余炳業，無異畏之如虎，又有什麼效驗呢？我知道拙荆生性貞烈，知詩識禮，決不肯受人家的污辱，那末伊一定要死在總兵衙門裏了。我既救伊不得，心中的悲痛宛如萬把刀刺，使我一刻也不得安寧。我又何忍獨自偷生人世？所以跑到這個冷僻地方來借樹枝自縊的。又誰知有姑娘來救我呢？唉！姑娘，你的心是很好，使我很感謝。但你能救我而不能救我的妻子，也是無用，還不如讓我死了的好。」駱琳說到這裏，眼眶中淚如泉湧，滴得衣襟盡濕，他心中的悲哀也可想而知了。飛瓊聽他這樣說，便道：「你說的也不錯。我既要救你，同時也要把你的妻子救出總兵衙門來，方可使你們同聲俱好，我就一做這事吧。你在此地靜靜的等候我，千萬不要尋死，我可以答應你，遲至明天，必要把你的妻子送到這裏來重見，除非我去的時候你妻子已死了，那我也沒有什麼辦法了。但那姓余的賊總兵，我也饒他不得的。你們大同地方的老百姓見他駭怕，可是我姓高的最喜歡誅暴鋤惡，代抱不平，無論如何，我必要把那賊總兵鏟除去，爲你們地方上除去一害。」飛瓊說到這裏，臉上罩着一重嚴霜，柳葉眉邊平添殺氣，駱琳還不認識



伊似信不信的說道：「姑娘，那余總兵有力如虎，二三十人近他不得，手下又多不少助紂爲虐的武士，你一個人怎樣能夠前去把他鐘除呢？」飛瓊又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們讀書人真是祇知拈弄筆桿兒，你不要輕視我是個女子，須知我身邊挾有三尺龍泉，區區余總兵，我看他如腐鼠呢。你且在這林子裏守候着，若不在今天晚上，遲至明日，我一定把你妻子送到這裏，讓你們破鏡重圓，到那時候你就知道我不是大言欺人了。」賂琳聽飛瓊說得這樣有把握，又聽伊身邊果然佩着寶劍，想古書上也有紅綫繭隱娘一流俠女，莫非我今天有幸，遇見了這種女劍仙，那末我妻子也可以得救了。心裏這樣想着，連忙折轉腰向飛瓊拜謝道：「姑娘，我准聽你的話，謝謝姑娘，望姑娘前去格外小心。」飛瓊道：「我自有一番道理，你不要管賬，你若再要尋死時，那麼便是白死了。」賂琳忙又叩頭道：「我決不敢再死，守在此間，等候你姑娘把我妻子救回來。」等到賂琳抬起頭來時，飛瓊早已去得遠了。賂琳立起身來，暗謝上蒼，見地上留着飛瓊行篋，遂代伊取了過來。就聽了飛瓊的話，果然守在這裏不去，飢餓時向附近村子裏人家中去吃得一飽，等候飛瓊前去把他的嬌妻從虎窟中救回來。飛瓊許了賂琳，便向大同城關跑去。城門口雖有兵士駐守，盤詰行人，但因飛瓊是個女子，所以一些也不留難，讓伊進城。飛瓊進了城，時候已過午刻，腹中有些飢餓，便到市口一家飯店裏，將就吃了一頓，向人問明總兵衙門所在，便走至那裏。

去偵察一下，果然門第巍峨，守卒森嚴。恰逢余炳業操練兵丁回來，遠遠地號筒聲響，嚇得行人兩旁倒躲。飛瓊借此機會，要一認余炳業的廬山真面，便向衙的前門左邊石獅子身旁一閃，露出了半個身體。等候余炳業進衙。這時已有一小隊兵士荷着亮晃晃的刀鎗，步伐整齊地走進衙去。背後一匹高頭白馬上坐着一個戎裝的將軍，正是余炳業總兵。瞧他年紀約有四十開外，生得又大又胖，很有些威風，紫色的面皮，粗眉大眼，高鼻子，嘴邊是一排絡腮鬚，手挽纏繩，顧盼自如。馬前馬後簇擁着七八名佩刀的武士。飛瓊瞧着余總兵，見他是個粗莽之人，面貌又很兇惡，却倒能勤于操練部伍，大約尙能治兵。但是好好兒的縮着一方虎符，爲什麼偏要騷擾民間，奪人妻子呢？這豈不是失去了做官的人格嗎？飛瓊正在這麼想，可是余炳業的兩道目光已緊射到飛瓊身上來了。當然飛瓊可以瞧見他，他也可以瞧見飛瓊的。他剛從外邊閱兵回衙，驀地見自己衙前石獅子旁躲着一個妙齡女子，面目娟秀，身軀纖巧，腰佩寶劍，不覺令人可愛，又有些奇怪。他就勒住馬轡，伸手向石獅子旁一指，說道：「這人從那裏來的？」部下見衙前有人半藏着身子，認爲刺客，加着余炳業一問，以爲總兵下令捉拿，遂一疊連聲的喊起捉刺客來。飛瓊也不由暗吃一驚，不得已挺身而出。余炳業知道自己部下誤會，便向部下搖搖手道：「這是一個女子，那裏是刺客？你們不要嚇了伊，快快教伊過來，待我詢問一下，便可明曉了。」於是左右

前去喚飛瓊來見。飛瓊毫不懼怯，走至余炳業馬前。余炳業又對伊全身上下細細瞧了一個飽，點了一下頭，便向飛瓊問道：「小姑娘，你從那裏來的？本總兵閱兵回衙，大衆都要迴避，爲什麼你敢單身在我衙前窺探？身帶兵器，究竟懷的何意？莫非你是刺客嗎？快快實說。」飛瓊聽余炳業向伊盤問，也不便直告。想了一想，然後答道：「我姓高，本是天津人氏，自幼父母雙亡，被族叔把我鬻與一個姓滕的賣解老翁。那老翁專在外邊走江湖鬻技，遂將武藝傳授於我，且教我走繩之技，帶了我出外到各處賣解。我的年紀也漸漸大起來。雖知那老翁不是我的生身父，而賣解的事實在辛苦得很，不願意做這生涯，可是那老翁管束甚嚴，我也違拗不得。誰知這一次我們從河北來此，將近大同的當兒，老翁在旅寓裏忽患急性惡疾，醫藥罔效，不到三天竟撒手長逝。我們草草把他棺殮，葬在義塚上。衆人遂散了夥，各走各路。有一個姓王的要帶我同行，我不願意再隨這些人走，所以獨自溜到這裏來。身在異地，舉目無親，不知投向那裏去纔好。適纔在此，聞得總兵爺虎駕回衙，躲避不及，並無歹意，千祈恕宥。」飛瓊說時，嚶嚶鶯聲，清脆悅耳。余炳業聽着，完全相信伊的說話。他既是個好色之輩，見了飛瓊這樣長身玉立，豐肩修頰的美女子，怎肯輕易放過？遂對飛瓊說道：「聽你說得如此可憐，使我很有些不忍之心。既然你變得流落他鄉，無家可歸，那麼本總兵可以收留你在衙中，快快活活的度日，只要你知道我的好心便了。」余

炳業說罷，也不待飛瓊同意，吩咐左右即刻把飛瓊帶入衙中，好好看待，不要驚犯了伊。左右答應一聲，便將飛瓊帶入衙內。飛瓊到了這時，仗着一身武藝，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，不慌不忙的跟了武士進去。見衙中屋宇高大，庭院寬暢，禁衛森嚴，戈矛耀日，換了別的女子到此，怕不要嚇得心胆嗎？武士把伊引至一間精室中坐定，祇有兩個武士守在室外。一會兒便有二個婢女端了衣襟盤盥，進來時候飛瓊且對飛瓊帶笑說道：「請高姑娘更粧後，隨我們去見總兵爺，今夜總兵爺要在衙中歡宴哩。」飛瓊這幾天在途中奔波，衣服也髒了，現在見有清潔的新衣，也願一換，不過這衣服似乎太華麗奪目，而有些富貴色彩罷了。遂掉了一身衣襟，貼身的衣服都沒有更換，摸摸那包東西尚在懷中。一逃心裏轉着念頭，一邊洗臉敷粉，修飾一番。這樣越顯得容光煥發，美艷無倫了。等到飛瓊粧畢，余炳業又已差人來召。武士教飛瓊放下武器，不要帶去。飛瓊不肯聽他們的話，說道：「少停總兵爺若要我獻技時，我必須這兩樣東西的。」武士聽伊如此說，只好由伊帶着。二婢前導，武士後隨，簇擁着飛瓊，曲曲折折的走到衙中後花園去。飛瓊一邊走，一邊留心記着路徑，且默察屋上下的形勢，找尋出路。這時天色已暮，陽烏西逝，飛瓊走到檯素堂上時，燈燭輝煌，四壁通明，正中放着酒席。那余炳業坐在正中虎皮椅上，兩旁有五六個將士陪坐着。飛瓊走進廳堂，站定嬌軀，向余炳業掀唇，叫一聲總兵爺，這一聲似脫脫

黃鳥，叫得余炳業遍體熨貼，心花太開。一擺手叫飛瓊在他下首椅子裏坐下。早有侍從代伊添上一付杯箸，斟了酒。衆人都對伊注目不釋。飛瓊向余炳業謝了一聲。余炳業也着一雙色眼，向飛瓊緊瞧着。對伊帶笑說道：「高姑娘，你真是到處不脫本行，我請你到衙門裏來喝酒的，爲什麼身上老是帶着傢伙不放去呢？」說着話，將手向飛瓊身邊佩着的寶劍和彈弓彈囊一指。飛瓊也笑笑，道：「大人，這是我吃飯的傢伙，所以沒有放去請大人莫怪。」余炳業道：「你到了我這裏不怕沒飯吃，何用帶在身邊，快些解下來吧。」飛瓊不得不將寶劍和彈弓彈囊等一齊卸下，交給一個侍婢拿去。且對伊說道：「你好好兒代我看守着，我要用牠的。」余炳業聽了這話，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停會我也要請高姑娘顯一些技藝給我們看看呢。」飛瓊笑了一笑，似應非應。余炳業十分得意，舉起大觥，對衆人說聲請。衆人謝了一聲，各各舉起向余炳業上壽。余炳業向他右面一個瘦長的將士說道：「盧千總，昨晚我因那個姓賂的婦女誓死不從，十分沒趣。今天卻逢這位高姑娘，好似老天特地爲我送來的，大概可以補我的缺憾了。」盧千總會肩諂笑道：「大人洪福齊天，所以有此靈福，可見得大人方興未艾，無往不利。」余炳業聽盧千總說了這許多好話，哈哈大笑，把左右代他斟滿的大觥，又舉起來一飲而盡，吃了幾樣菜，側轉身體來和飛瓊握着手，絮絮地問長問短。飛瓊耐着性子，虛與委蛇。酒至半酣，屏後走出十多個少女來，手裏

都拿着各種樂器，向余炳業環立着，行了一個禮。早有一個紫衣女子敲了一聲金鐘，立刻絲竹聲，笙，瑟和鳴，奏出一片瀟瀟的聲音來。原來這就是余炳業衙中平時私蓄着的女樂，遇有宴會時必要出來佐饌娛客的。都是北地胭脂，環肥燕瘦，各擅其美，向四處物色而來的。可是余炳業玩得膩了，不復在座，譬如吃東西，常常要換新鮮的。他今天得了飛瓊，更不把這些鶯鶯燕燕放在心裏。衆人也瞧着坐在余炳業身邊的飛瓊，知道又有一位新人來了，既羨且妬，不免有些酸素作用。更有幾個怨余炳業棄舊戀新，毫無惜玉憐香之情。而余炳業卻是春風滿面，喜氣盎然，等到一曲告終，便揮手叫她們退去，只喝了一杯酒，便對飛瓊說道：「方纔的樂聲沒有什麼好聽，現在我要看看你的技術。你本是個賣解女兒，常演技慣的，今宵當然不會害羞的呢。」飛瓊聽了，只得答應一聲，立起身來，向侍婢手中取過伊的寶劍，緩步下堂。此時庭中早已燃起幾盞燈籠來，在伊的四週照得光亮。飛瓊掃着寶劍，暗想自己此來是要乘機救人的，余總兵的本領雖沒知道，但自己總不宜在他面前顯出真實的本領來，以啓他的疑竇。不如胡亂舞幾下，混了過去再說罷。遂將伊先前學的淺易的劍法舞將開來，在飛瓊心裏以爲是舞足觀的，可是余炳業的部下已覺得龍飛鳳舞的十分好看，早一齊拍起手來。飛瓊把一路劍使完，走回席上，向余炳業說一聲獻醜獻醜。余炳業點點頭道：「很好，你很有些功夫了，本總兵這裏正缺少一個女將

軍，從今以後，你在這裏做官吧。我可以招些女兵，給你操練成一隊娘子軍，豈不是好嗎？」飛瓊含謝了一聲，把劍仍交與那個侍婢。余炳業這番格外珍視伊了，親自代伊斟了一杯酒，送到伊的面前。飛瓊連忙謝了接過，喝了這一杯。余炳業心中非常快樂，對飛瓊說道：「你真不是平常的賣解女，今天雖和我萍水相逢，而我卻對你更有十二分的好感，不知道你的心裡覺得怎麼樣？今後你住在我衙內，富貴與共，誓不相忘。你可以錦衣玉食，終身無憂，只要和我好兒一同快樂便了。你懂得不懂得？本總兵雖然有了這一把年紀，而尚沒有一個正式的夫人呢。」說罷，哈哈的大笑不止。飛瓊聽了余炳業的話，暗罵一聲狗賊，當時不好回答什麼，祇得低下頭去裝做害羞的樣子。余炳業笑聲更響，衆將士又舉杯道賀，這時席上已上大菜，余炳業大嚼大飲，且叫飛瓊吃這個，吃那個。飛瓊爲要吃飽肚皮，也就舉起筷子，跟着衆人同吃。那個盧千總很湊趣地向余炳業說道：「大人，今夜正逢良宵，大人正有風流妙事，不要多貪杯中物，誤了一刻千金的光陰。」余炳業帶笑點點頭道：「你說得不錯，我們不妨明天再行暢飲，現在適可而止了。」余炳業說了這話，就此散席。衆將士都道謝告退。余炳業握了飛瓊的手，帶着幾分醉意，對伊說道：「我方纔已和你講過了，你是聰明人，必能明自我的意思，現在衆賓皆去，黃昏人靜，莫要辜負了良宵。」說罷，不待飛瓊同意，拉着伊的纖手，便向屏後走去。飛瓊只得跟了他走，侍婢們也

跟在後面轉了不少彎，早到得一個院落，朝南一排三間上房，珠簾繡闥，十分華麗。飛瓊跟着余炳業走到第三間內室，室中點着明燈，焚着好香，陳設得十分富麗。床上簾枕綉被，爛熳生光。余炳業一揮手叫侍婢們退去，他拍着飛瓊的香肩，叫伊安坐。飛瓊側轉身子坐了，心中正在盤算如何對付的方法。余炳業却又笑嘻嘻地對伊說道：「高姑娘，今日我竟會和你無端邂逅，可稱天賜良緣。從今以後，你做了我家的人，我和伊富貴共享，且且保薦你做一位女將軍。不久我還可驚天動地的事業做出來，你等着瞧吧。到那時我姓余的豈但做一總兵而已。總而言之，你遇見了我便是你的幸運呢。」飛瓊假意說道：「小女子飄泊江湖，不遑寧息，幸得一枝之棲，於願已足。承蒙大人青眼，把我抬舉，我真是感戴得很。然恐蒲柳之姿，不堪侍奉巾櫛罷了。」余炳業聽了這幾句話，早又酒醒酥麻，把身子倚在飛瓊的嬌背上，正要動手動腳時，忽聽侍婢在門外說道：「啓稟大人，親隨余總領要事面稟，大人可要見他？」余炳業聽了這話，把手搖搖頭，向門外說道：「你叫余總到外房來聽話。」侍婢答應一聲。余炳業便對飛瓊說道：「真不巧，我送出去的下人，有些要事和我一談，我不得不去見他，只好把你冷落一會。我講好了話，再來和你快樂。」飛瓊趁勢把他一推道：「大人既然有事快去，我在此坐一刻也不妨的。」余炳業於是立起身來，就往外房走去。飛瓊好奇心生，蹣跚是走至門邊，聽余炳業已坐在外房和一個人談話。伊



把耳朵湊在門縫裏，又用一隻眼睛向外房偷窺時，只見有一個身軀長大的武弁，立在余炳業的面前。余炳業對他說道：「你這次奉了我的命令，到那邊去，可曾見着和碩特王？」那武弁答道：「小的奉命出去，曾親自見過和碩特王，把大人的手書和所贈的禮物一齊奉上。和碩特王看了大人的信，很是滿意。他親口對我說，請大人火速預備，他那邊在本月中旬便可發動人馬，直撲而進，故與大人到了那時，候準時接應。且有一封書信，四樣禮物在此，禮物放在外間，書信在小的身上，敬請大人親啓。」說着話，伸手從長袍裏面探出一封長長的信封來，雙手呈上。余炳業接過，在燈下慢慢的展讀完畢，摸着自己的鬍鬚，對那武弁說道：「今幾天我在此開天天操練兵馬，準備糧草和軍械，庶千總等諸將士也巴和他們講妥，他們都一致聽從我的命令。至於那大同府，一向不在我的眼裏，到了那時，一刀了卻了他的性命，也是很容易的。和碩特王何時舉兵，我這裏也何時發作。哈哈！余德，這事倘然成功，你也可以升官發財呢。現在待我去檢點禮物和碩特王送來的，一定非常名貴。」余炳業一邊說，一邊立起身來，跟着余德向外邊走去。飛瓊聽得明白，暗想余炳業那厮不但荒唐酒色魚肉良民，而且又要私通他人，做出圖謀不軌的事來，真是肆無忌憚，人人得而誅之，我倒不可放過他的。現在我且先救了駱琳的妻子出去，再作道理。一轉念間，聽見桌上的茶壺，鏗機一動，立刻走過去，從伊貼身衣袋裏掏出一包東西。

來解開來，乃是絕細的白粉，伸手開了壺蓋，把這一包藥粉都洒在茶壺裏，依舊蓋上，聽得履聲響，余炳業已走回房來，對伊帶笑說道：「你嫌寂寞麼？我一會兒就來了。此刻我與你一同睡眠吧，莫要辜負了良宵。便再有什麼天大的事，我也不出去的了。」說罷，又是一陣哈哈，飛瓊伸手去取過杯子，用茶壺倒了一杯茶，雙手奉與余炳業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大人辛苦了，請用一杯茶，既蒙不棄，自當侍奉枕席。」余炳業聽了這話，接過茶杯，湊在嘴唇上，啣啣的一起喝下肚去，飛瓊接過茶杯，仍放在桌上，余炳業伸手便來和飛瓊拉扯，飛瓊笑道：「且慢，我還有一句話要問大人，大人衙中既有女樂，後房姬妾必然不乏其人，何以偏偏垂青於一個賣解女子？」余炳業道：「那些粉白黛綠，那裏及得到你的秀麗嫵媚？況且我也看得厭了。像你真是我心目中喜歡的人兒。」飛瓊搖搖頭道：「我不信，難道大人衙門裏竟沒有一個美婦人麼？大人不要哄我。」余炳業哈哈笑道：「有是有一個的，此人是本地儒生駱琳的妻子，生得貌如玉嬌，十分美麗。前天駱琳曾親自把伊的妻子陳氏送與我爲妾，但是那陳氏見了我却很害怕，不肯和我親暱，伊還不肯陪我同寢，怎有你這樣的令人可愛呢？」說着話，緊緊捏着飛瓊的玉手。飛瓊又道：「那陳氏在那裏？既然是他們情願的，爲什麼伊不肯和你親暱呢？」余炳業被飛瓊這樣一問，險些兒對答不出，勉強哈哈笑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，你不要管他吧，我已經把陳氏關在後院，着人好好

看守伊，倘然明天伊再不肯答應時，也要送伊回去了。我有了你這樣心愛的人，連那陳氏也不喜歡了。」余炳業說到這裏，藥性發作，身子晃了一晃，口裏說聲：「不好！不好！我今天並沒有多喝酒，怎的有些頭暈眼花起來呢？這屋子也在那裏旋轉了，怎的……怎的……啊呀……」余炳業立即倒下地去，迷迷糊糊的不知人事了。原來他已中了飛瓊潛放的迷藥而昏倒了。這迷藥就是飛瓊在黃家換來的，藏在身邊，想不到今天竟有很大的用處，幫助伊成功。此刻飛瓊指着地上的余炳業，輕輕罵一聲：「狗賊，你一向跋扈，今天遇到了我，該是倒灶了。」便將余炳業雙手拖起，放到床上去睡。伊本待要把余炳業處死，爲大衆出氣，爲地方除害，可是伊在大同還有私事去幹，父仇未報，尙不能鬧出大的亂子來，妨害自己的行動，不得不讓這個跋扈的軍人多活幾天了。遂拉過一條錦被覆在余炳業身上，自己立刻回身出房，把房門反帶上，聽聽外面四下裏人聲寂靜，惟有遠處的更鑼聲響。伊大着胆子，走到外房去。首先緊要的要找尋伊自己的傢伙，暗淡的燈光下，見外房有兩個婢女正伏着桌子打瞌睡，其中有一個便是方才把劍交與伊的小婢。運用眼力，向四下一瞧，果見自己的寶劍和彈弓彈囊都掛在東首壁上，心裏暗暗歡喜，便去取下來，佩在身上，悄悄地不敢驚動侍婢，輕啓門戶，走出院落中，隱隱見前面有兩個武士蹲在廊簷下，好似半睡着一般，祇有兩個人影。伊就伏身越過，走出院落，向後邊走去。雖是黑暗，兩

天上有些星光，伊又具一雙夜眼，還能瞧得出前面的東西。但偌大一個總兵衙門，究不知陳氏被藏在何處。一時要去尋找，也很不容易。萬一遇見了人，洩漏了秘密，也就足以僨事。伊心裏這樣想着，便覺有些焦急。轉了一個彎，又見後面一排屋子，隱隱有燈光射出。東首屋裏又有女子哭泣之聲。伊心裏一動，便輕輕走到那邊，在窗下立定。聽裏面有婦人哭道：「我再也不願意活了！我本是良家婦女，和我丈夫好好的守在家裏，又不曾觸犯國法，你們余總兵把我搶到衙中來，竟欲強佔人妻，逼我失身，他還像個地方大吏嗎？我是寧爲玉碎，不求瓦全，決不肯被他沾污的。你們既不肯放我出去，那麼還是讓我死了吧。」飛瓊聽着，心中暗喜，知道在這室中哀哭的婦人，一定是駱琳的妻子陳氏了。又聽另有一個婦人聲音說道：「古語說得好，好死不如惡活，你是一個布衣之妻，總兵老爺看中了你，特地請你到衙門裏來做總兵夫人，這不是一個求之不得的好機會麼？你爲什麼不接受總兵老爺的美意呢？現在你雖然要死，可是我奉總兵老爺的命令，在此看守着你，不容你自盡的。請你再自己想想吧。今天聽說總兵老爺在衙門前邀了一個賣解女，在後花園張宴奏樂，一定是要和那賣解女尋歡作樂了。你卻在此哭哭啼啼，不是個癡子嗎？我勸你快快服從了吧，將來仍可以不失富貴。」接着聽那哀哭的婦人說道：「放肆！我是寧死不辱的，你不必再同我多說什麼不入耳之言。」飛瓊在外邊聽到這話，更是千準萬確了。

伊不欲多費時間，立刻把劍撬開窗戶，一躍而入。見室中一燈如豆，床上坐着一個美婦人，淚痕滿面，旁邊還有一個中年婦人，和伊講話。他們兩人見飛瓊跳了進來，也不由一驚。飛瓊便對美婦人說道：「你可是駱琳的妻子陳氏麼？你不要嚇，我是來救你出去的。」陳氏點點頭。飛瓊立刻把那中年婦人一脚踢翻，那婦人哀呼饒命。飛瓊恐怕被人聽見，從婦人身上解下一根帶子，把伊縛在床柱上，又用劍在婦人衣服上，割下一塊布來，塞在婦人口裏，使伊呼喚不得，遂想怎樣去救陳氏出險了。陳氏是個零丁弱質，如何能夠跟伊扒上跳下的走夜路呢？飛瓊就覺得爲難了。況且有一個城關，也是萬難出去的，倘然把陳氏馱在自己背上，那末自己縱有本領也難飛越城牆。伊想了一想，便對陳氏說道：「你且不要動，在此等候一刻，我去去就來的。」說罷，又聳身躍出窗去，把窗子帶上了，仍舊跑到余炳業那邊的內室來。仗着自己的輕身本領，果然人不知鬼不覺的又到了那間外房。兩個婢女仍如死人一般的睡着。伊因爲方纔找尋寶劍的時候，無意中曾瞧見在上首一張桌子上，有三枝令箭插在架上，此刻伊就想利用此物了。過去拔了一枝令箭，拿在手裏，悄悄地仍回到陳氏那邊，開了房門，扶着陳氏走出來。且對陳氏輕輕說道：「你的丈夫駱琳，現在城外等候；我來救你出去的，你不要聲張，跟我走就是了。」陳氏出於意料之外，驚喜非常，向飛瓊謝了一聲，隨着飛瓊一路走去。早到了後園門口那邊，有園丁睡着。飛瓊

叫陳氏立在黑暗中，不要行動。自己使用劍撬開窗戶，跳到園丁房裏去，聽得鼾睡聲，摸索到床邊，向床上伸手一抓，果然抓住了園丁。那園丁從睡夢中驚醒，忙問怎的怎的，飛瓊將劍在他面上磨擦了一下，說道：「不許聲張！開口，就請你吃一劍。」那園丁嚇得不知所云，果然不敢開口，也不敢掙扎了。飛瓊便對他說道：「花園外門的鑰匙在那裏？你快代我去開園門，好讓我們出去。」園丁不敢違拗，只得從袖裏取出鑰匙，跟着飛瓊，開了房門，走到外邊。飛瓊一手扶着陳氏，一手把寶劍和令箭捏在一起，監視着園丁，向後園外門走去。湊巧走過一個馬廄，內中有馬嘶了一聲，飛瓊便進去牽了一匹黑馬出來。雖然沒有鞍轡，也可將就一用。叫園丁牽着馬，跟園丁走到後園的外門。園丁上前將鑰匙開了鎖，放飛瓊等出去。飛瓊立即把園丁按到地上，從他身上解下帶子，將他四馬倒攢蹄的網住了，拋在一邊，嘴裏又塞了割下的一角衣襟。然後開了園門，牽出馬去，想了一下路徑，認定方向，抱起陳氏，和伊一同乘在馬上，把寶劍和令箭都插在背上，一手扶住了陳氏，一手拉着韁繩，向街道上走去。飛瓊雖然不識途徑，而向認得方向，轉到前面一條街上，伊便有些認識了。因為伊方才來的時候，很用心的辨識路徑，所以一路安安穩穩跑到了城關。飛瓊便在城下叫開城門，守城門官出來向飛瓊查問，飛瓊取出令箭，對他說道：「我奉余總兵的命令，限時限刻，送這婦人去的。你快快把城門開了，讓我們出去，免得誤了要事。」

城門官驗過令箭，沒有舛錯，只得叫人把城門開放，飛瓊立刻將馬一拾，跑出城去。城門官雖然有些懷疑，卻不敢攔住飛瓊，這就是完全靠着一枝令箭的功效了。飛瓊出了城門，心裏寬鬆了不少。這時候已有四鼓時分，跑到那座林子邊，將馬停住，喊一聲：「駱琳先生，在裏面麼？」只見林子裏閃出一個黑影來，正是儒生駱琳。飛瓊抱陳氏下馬，上前和駱琳相見。駱琳和陳氏二人彼此握着手，心中說不出是歡喜還是悲傷，大家哭泣起來。飛瓊坐在一塊石上休息，讓他們夫婦各人訴述劫後的事。彼此講明白了，夫婦二人一齊走到飛瓊面前，向伊跪倒，謝謝飛瓊援救的大恩，且請問飛瓊的芳名。飛瓊告訴了他們，又說道：「這種事是我輩所優爲的事，你們不必放在心上。不過此刻你們不能回去居住了，不如到附近親戚那邊去躲避些時日。我料余總兵在大同不久也要完結了，你們放心，千萬不要駭怕，靜靜地等着吧。」二人又向伊拜謝。飛瓊道：「我要向你們探問一個信息，就是薛家堡在那裏？請你們快快告訴我，我要往那兒去走一遭呢。」駱琳道：「薛家堡離此不遠，不過十里多路，此去望南走，沿着一條河，順手轉彎，從河邊走到一個大馬鎮，過了鎮，再向西南面走上三里路就是了。聽說那邊居民也不多，有一個惡霸姓薛名大武的，常在江湖上行走，十分厲害的。」飛瓊聽了，點點頭說一聲知道了。這時雄鷄四鳴，天色已明。飛瓊恐怕城中的事情快要發作，急催駱琳夫婦上道。於是駱琳把飛瓊方纔去的時候留

下的行篋交還飛瓊。飛瓊又從篋中取出五十兩銀子送與駱琳夫婦。二人起初不肯接受。經飛瓊一再說了，方纔收下，又向飛瓊拜謝。飛瓊催他們快走。二人感激飛瓊的恩德，倒覺得依依不捨，不願意離開伊了。飛瓊催了又催，二人不得已，又向飛瓊謝了數語，拜別而去。飛瓊等他們去後，仰首望天，微微笑了一笑，然後出了林子，遵照着駱琳的說話，向薛家堡去找尋薛大武父子，以報不共戴天之仇。

## 第十章 風塵僕僕復仇歸

一間大廳上，椅子裏坐着一個鬚鬢很長的老者，精神矍鑠，相貌雄武，旁邊坐着一個年輕的壯士，正在那裏談話。老者道：「我們現在有了這一個很好的機會，比較幹那綠林生涯好得多了。將來你的前程更有無限希望。且喜我們在此做了二十多年的獨脚大盜，在江湖上結識了許多英雄，一向沒有破過案，出過亂子。這裏的余總兵又是非常看得起我們，自古道，士為知己者死，我們應該跟着余總兵，戮力從事。但生平所引為恥辱的事，就是一度失敗在那個高老頭兒手裏，犧牲了我的老友。雖然去年在潼關道上報了此仇，然而留下了高老頭兒的徒弟和女兒，恐怕他們不肯干休，早晚必要跑到這裏來復仇的。」壯士說道：「父親怕什麼？即使他們要來時，諒他們有什麼多大的能耐，難道我們父子二



人還敵不過他們嗎？萬一他們真的厲害，我們也早安排下陷阱的機關，恐怕他們來時有門，去時無路。飛蛾投火，自來送死，一齊把他們斬草除根，免得日後的耽心。」二人正在講話，忽見一個莊丁進來報道：「莊門外有一個姓高的女子要來求見莊主，不知莊主見不見？」老者一摸鬚鬢，對旁邊的壯士說道：「莫不是那話兒來了？」壯士道：「來了也好，待我先和伊鬥一百合。」老者遂吩咐莊丁道：「你去找伊進來便了。」莊丁回身出去，一回兒早引導着一位年輕貌美的姑娘走到廳上來，正是天津靖遠鏢局高山的女兒飛瓊，飛瓊冒着危險，大着胆子，跑到這莊裏來，在伊的心中祇知道爲亡父復仇，不知其他，所以伊見了老者，便把手一指，厲聲說道：「你就是薛大武麼？」又回顧那壯士說道：「我認識你，你就是仇人的兒子小龍，以前你們到我們鏢局裏來尋釁，我父親手下留情，沒有將你們殺害，誰知你們銜恨在心，包藏惡意，在潼關道上暗放毒箭，射死我的父親，你們却逃走了事，自以爲沒有人知道這事，你們可以安度歲月，不怕人家來找你們了。又誰知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偏逢着小鷄子撲四告訴我聽，所以今天我是特地不遠千里而來，找你們兩個人，要報不共戴天之仇，現在你們可有什麼話說？」薛大武聽了飛瓊的一番數說，又羞又怒，遂咬緊牙齒說道：「很好，你就是高山的女兒飛瓊麼？久聞你的大名，既然你要跑來復仇，我們也決不畏懼你的，你要如何便如何。」飛瓊豎着柳眉，怒氣滿面的

說：「明人不做暗事，我和你這老賊不妨就在庭中決鬥一下，拚個你死我活。如我不能報父親之仇，我也死而無恨，否則就是你的末日到了。」薛大武站起身來說道：「好，老夫遵命與你見過高低。」小龍在旁邊也立起身來說道：「諒這小小女子有什麼天大的本領，殺雞何用牛刀，待我先和伊鬥一百合。」這時候莊丁早將二人用的刀劍送上，二人接在手裏，和飛瓊走到庭心裏，那庭心十分廣闊，右邊有一條甬道是通到大廳後面去的。此時衆莊丁已聞警畢集，手裏各各拿着兵刃，在旁邊圍着半個圈兒，助張聲勢。薛大武抱着寶劍，站在庭階上，看他兒子和飛瓊交手，小龍早把外面的長衣脫下，手挾雙刀，和飛瓊對面立定。飛瓊也已拔出伊的寶劍，握在手裏，對小龍說道：「你要先來代老頭兒做替死鬼嗎？今天我都要送你們上鬼門關去的。」小龍怒道：「你休要誇口，少停教你知道我們的厲害。」舞動雙刀向飛瓊進攻。飛瓊便把寶劍使開，上下左右，倏忽間成白光一道。伊今天是爲父復仇，有死之心，無生之氣，把全身的本領一齊使出來。所以薛小龍怎能敵得過伊？鬥到三十餘合，小龍已不能支持，額汗直流，刀法散亂。薛大武瞧得清楚，他覺得飛瓊果然厲害，小龍不是伊的對手，非自己親自出馬不可。遂把寶劍一挺，抬上前去說道：「小龍你且退下，待我來和她決一雌雄。」此時小龍只得虛晃一刀，退在一旁，讓薛大武去和飛瓊戰鬥。飛瓊見薛大武自己來了，分外眼紅，就將寶劍使一個白蛇吐氣，一劍猛可裏

刺向薛大武的胸口，薛大武見來勢兇惡，將劍向下一擺，身子向旁邊一跳，噹的一聲，將飛瓊的劍格在一邊，讓過了這一劍。他也使個長虹掠空，一劍橫掃到飛瓊的頭上。飛瓊把頭一低，早從劍底下鑽過身來，又是一劍，向薛大武下二路劈去。薛大武一劍掃了一個空，不防飛瓊已反攻到自己的下部，急忙向後一跳，退避七尺以外，方纔讓去這一劍。心裏也暗吃一驚。小龍和衆莊丁在旁邊都代薛大武捏把汗，險些兒着了飛瓊的道兒。薛大武更不敢怠慢，悉心用力和飛瓊狠鬥。鬥到五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薛小龍見飛瓊拚命死鬥，很有幾下殺手，幸虧父親都能躲過，恐怕久戰下去，也許要吃伊的虧的，還是用詭計取勝吧。所以他就走上前對他父親說道：「高家女兒果然厲害，我們還是讓伊吧。」薛大武聽了他兒子的話，心裏明白，遂虛晃一劍，跳出圈子，對飛瓊說道：「高飛瓊，我們殺你不過，讓了你吧。你休要追趕。」說了這話，父子二人一齊向右首甬道上逃去。飛瓊雖然知道他們父子倆或有什麼詭計，但自己怎肯放走仇人？立刻跟在背後，緊緊追去。薛大武父子一先一後，奔逃得倒也不十分快，和飛瓊相隔祇有十數步。飛瓊恨不得一步就追到薛大武後面，早些手刃了仇人，所以伊却飛快的追去。只見薛大武父子曲曲彎彎的逃進一個小門裏去。伊想不能再顧冒險了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於是跟着二人跳進小門裏去。不料自己的脚方着地下的地板，忽然轟隆一聲，陷了下去，自己再也縮不住，身子一脫空，立腳

望下直沉，跌到一個鐵籠子裏去，上面又落下一罩，將伊罩在籠裏，在籠裏四周伸出鐵鉤，把自己身上的衣服一齊鉤住，不能動彈，方纔知道中了人家的機關，不由嘆了一口氣，瞑目待死。薛大武父子見飛瓊果然中了他們的詭計，墮身鐵籠，不克自拔，當然心裏十分快活，回轉身來，撥動機關，那鐵籠便冉冉地升到上面來。見飛瓊圓瞪雙眼，對他們怒視着，可知伊的中心忿怒極了。諒伊死了也不瞑目。父子二人對着伊哈哈大笑。小龍指着飛瓊說道：「現在你可要復仇嗎？恐怕這仇今世報不成了，待我們來慢慢兒的收拾你吧。」飛瓊氣得一句話也不說。薛大武喚莊丁取過最堅韌的繩索，開了鐵籠，先奪去飛瓊手裏的寶劍，然後鬆下鐵鉤，把飛瓊捆綁結實，押送到前面來，以便處置。這時候薛大武父子心裏都輕鬆不少，要想把飛瓊慢慢的處死。小龍坐在一旁，見飛瓊雖是他們的仇人，而容貌艷麗，不由心中又起了淫念，他就指着飛瓊說道：「高姑娘，你本領雖好，又有何用！你可知道我們父子的厲害了。」飛瓊瞪着眼睛罵道：「狗賊，你們的本領也屬平常，敵不過人家時專以詭計勝人，鬼蜮伎倆，有何足道？我和亡父都死於你們的暗算，給江湖上人知道了，也要笑你們不武。但我們還有我父親的徒弟聶剛在世，他必能代我們復仇的，你們終不能高枕無憂啊。狗賊，你若要做個大丈夫，敢釋放我縛，重決雌雄嗎？」薛大武笑道：「高姑娘，須知道縛虎容易縱虎難，我們佯敗，騙你墮入陷阱，把你擒住了，豈肯再放你呢？」

「薛小龍道：『你要我們釋放嗎？須得聽我的言語，我或可在父親面前代爲緩頰，只要你能夠懂得我的好意，不辜負我一片之情。』」飛瓊聽了，罵一聲「呸！小狗賊，你有什么好意？今日我既被擒，你們把我殺了，倒也爽快，日後自有人代我報仇的。」薛小龍冷笑一聲道：「你要爽快嗎？我們偏不爽快，要慢慢條廝地處置你呢。」他們正在詢問時，忽然又有莊丁入報，說余總兵衙門裏有使者前來。薛大武便說聲請，跟着莊丁引導一個武弁，大模大樣的走進來，乃是余炳業的心腹親隨余德。余德一眼瞧見了飛瓊，不由大爲驚奇，指着飛瓊，向薛大武問道：「請問薛爺，這個女間諜怎會在此地被你們擒住的？奇哉怪哉！」薛大武也驚異道：「余總管，你怎麼也認識伊的？」余德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昨夜余總兵衙門裏出了一個很大的亂子，我們總兵險些兒被人害死……」薛大武聽了一驚道：「什麼？這是誰做出來的？」余德又指着飛瓊說道：「就是此人，恐怕伊是一個女間諜呢。」遂將飛瓊昨夜如何被余總兵召入衙內，余總兵飲了伊的迷藥，以致不省人事的話，說了一遍，且說直到今晨方被衛士發覺，救醒了余總兵，一查衙門裏少了一個賂家的民婦，是總兵一時高興喚入衙內的。還有一枝令箭也不見了，大約被伊混出城門去哩。余總兵正忙着大事搜索餘黨，也許是一個女間諜，不知奉了誰的命令，到此暗探我們余總兵的祕密的。怎樣會被你們捉住呢？」薛大武遂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們知道伊來歷

的。伊姓高，名飛瓊，是天津靖遠鎮局高山之女，因和我們以前有了仇恨，所以找到我們門上來決鬥，遂被我們用計擒住的。却不料伊何以又到你們總兵衙門裏去做間諜，這却不知道了。余總管，你到此可有什麼要事？」余德點點頭道：「有的，我本奉總兵之命，到府上來請薛爺前去一商要事。總兵要請你們賢父子火速前往的。不如便將這姓高的女子一同帶去，讓我們總兵親自審問，不難水落石出了。」薛大武立刻說道：「很好，但恐途中逢見羽黨，倘然被劫，却不是頑的。」余德道：「這也不難，外邊還有我帶來的馬弁，教他們飛速回去請總兵爺調一營兵來，把囚車押送伊前去，包管可以無事了。」薛大武道：「就是這樣辦吧，我把自己的仇人，交給總兵去代我處置也好的。」小龍在旁也不便再有異詞。余德遂出去吩咐馬弁騎着快馬回去，稟告余總兵，立調兵馬前來。他回到大廳上，和薛大武父子談起和碩特王起兵之事，却將飛瓊推到廊下去教人守着。午後已有二百名官兵，有一位王把總率着，開到薛家莊來。薛大武父子已陪着余德用過午飯，又預備茶點款待那位把總，將飛瓊押到莊外，打入囚籠。飛瓊知道薛大武父子要把自己送到余炳業那邊去了。初不料余炳業已和薛大武父子勾結一起，將要舉兵叛反呢。自己千里到此，欲復父仇，反中仇人陰謀，這要怪我自己過於鹵莽了。伊越想越恨，幾乎將一口銀牙咬得粉碎。薛大武父子既將飛瓊打入了囚籠，便和余德跟着把總，各騎駿馬，押着囚車警

行，二百名官兵荷着刀鎗，直前開道，向大同城裏走去。一路上看的人很多，大家對着囚車裏的飛鴉，現出驚奇之色，交頭接耳，議論紛紛，不知道這女子犯了什麼大罪哩。一行人進了城關，漸漸行近鬧市，看熱鬧的人益發多了。沿街有一家酒樓，掛着「悅來店」三字招牌，酒樓上面也有許多人倚欄下視，其中有一個客人，乃是一位少年，劍眉星目，相貌威武，一手扶着欄杆，一手支着下頤，向這一隊兵士望去。等到囚車推進酒樓下面時，少年眼快，早已瞧見了囚車中的飛鴉，不由臉上突然露出驚訝之色，雙眉一皺，幾乎失聲而呼。又見後面馬上坐着薛大武父子二人，又不禁怒容滿面，暗暗點頭，好像已明白這一回的事了。囚車剛推過時，少年驀地把雙手向欄杆一按，好似要跳下去的樣子。但他身體纔騰起，忽又縮住。旁邊的人不知道他心裏的事，連忙喊道：「使不得！你要跳下去時，怕不腦漿迸裂嗎？那裏來的瘋人？」少年冷笑道：「我那裏會跳？你們不必爲我擔憂。」這時囚車等一行人業已過去，少年回至東邊座頭上，依舊坐着酌酒獨飲。酒保代他添上酒菜。他遂乘機向酒保問道：「方纔過去的囚車裏坐着一個女犯，不知是犯了什麼大罪，送到那兒去？」酒保答道：「那女犯是誰，我們也不能知道。祇知道是押解到余總兵衙門裏去的。」少年又問道：「余總兵的衙門在那裏？他在地方上能夠愛老百姓嗎？」酒保雖然當着衆人不敢說什麼話，可是對於余炳業也說不出什麼頌揚之辭，於是把余炳業的名字

和衙門的地址一齊告訴了少年。少年點點頭，依舊喝酒。那薛大武父子和余德，押着飛瓊到得衙門裏，已是薄暮時候了。余炳業聽薛大武父子已來，便請到辦公室裏相見，屏退左右。先將和領特王約期舉兵的事告訴了薛大武。且說這裏發動的時候，要薛大武父子率領一輩弟兄相助，担任開路先鋒。薛大武自然遵命。余炳業又說自己曾約那位周總兵一同起事，可是他那裏沒有確實的回音，恐怕周總兵的態度有些不穩。萬一被他泄漏了出去，這大事不免要受到影響。昨天衙門裏來了一個女間諜，自稱賣解女兒，姿色美麗。自己一時不察，留在衙門裏，中了伊的藥，險被傷害。現在人已逃去，自己爲了這事，很放心不下。難得已被你們捉到了，真是再好也沒有的事。但不知那小賤人怎會送上你們的大門的？於是余德在旁先稟明經過的緣由。薛大武也將自己如何和飛瓊的父親高山結下怨仇，以及飛瓊找上門來，代父復仇的事，略述一遍。余炳業點點頭道：「那小賤人手段很辣，膽子不小。伊不但和你們有仇，且敢混入我衙門裏來，花言巧語，將我欺騙，無疑的也是一個間諜。幸虧你們把伊捉住，少停我們可以在懷素堂上設筵歡聚，且鞫問那小賤人的口供。」薛大武父子都說聲是。余炳業遂叫余德出去，吩咐廚下快排筵席。自己又和薛大武父子談談起兵的事，如何號召民衆，如何攻取城池。薛大武父子都是江湖上人，並不懂得兵法，只跟着余炳業胡亂說了幾句。一會兒余德來說酒筵已備。余炳業遂陪着



薛大武父子走到懷素堂上去坐席，又召了盧千總王把總等來，團團坐定。酒過三巡，余炳業遂吩咐余德把飛瓊押來審問。余德遂到外邊去，打開囚籠，吩咐四個武弁，各拿着明晃晃的鬼頭刀，推着飛瓊到懷素堂來。這時飛瓊第二次到這堂上，情形又不同了，昔日座上之客，今已變階下之囚。只見堂上燈燭輝煌，余炳業等傲然高坐，各有喜色，而余炳業的臉上更是猙獰可怖。他見了飛瓊，便戟指罵道：「你這小賤人，好大膽！我昨夜不察，吃了你的大虧。且喜今日你已被獲。我要問你究竟你奉了誰的差遣，到這裏來做間諜？快快老實招來。」飛瓊此時早拚一死，當即破口大罵道：「余賊，我雖然沒有受人的差遣，但是我一到此間，就聞得你種種跋扈無道的事，使人髮指。你把儒生駱琳的妻子強搶到衙內，要逞你獸慾，我本是來救伊出去的。但知道你不但是一個橫暴的人，且是個叛反之徒。你已勾結外邊的和碩特王約期起兵擾亂起來，糜爛地方。然而不想你手下烏合之衆，豈能成就什麼大事？一遇堂堂正正的王師到來，恐怕你們便要土崩瓦解了。還有助紂爲虐的薛賊父子，平日作惡多端，到後來，難免國法。我雖死於你們之手，自有人代我復仇，你們決不能倖免的。今晚要殺便殺，我沒有什麼口供。我只有四個字，叫做誅惡除暴。」余炳業聽了拍桌怒道：「你已死在臨頭，還敢信口罵人麼？我也不管你是不是那裏的女間諜，總而言之，今晚決不能放你活。」薛大武在旁也冷笑說道：「高飛瓊，你要復仇，你要誅惡，但

是恐怕你今生都不成了。」余炳業吩咐余德將飛瓊綁在下面柱子上，說道：「且待我們再喝了幾杯酒，然後來發落你。」余德奉了余炳業的命令，果然把飛瓊縛在下首柱子上。這裏余炳業便和衆人喝了幾杯酒，漸漸提起了興致。他對薛大武說道：「這姓高的賤人，我昨天在衙門前見伊姿色甚美，所以喚入衙中，十分優待，本想納伊爲妾，誰料伊對我如此，真是三十年老娘一旦倒繃了嬰兒，又好氣又好笑。現在伊要求速死，我偏不讓伊痛快地死，却要當衆侮辱伊一番呢。」遂令余德和兩個武弁上前去，先將飛瓊的衣服一齊褪下。當余德等上前動手的時候，飛瓊正發了急，萬不料余炳業狠毒如此的。伊當然情願從速一死，不願意受賊子的污辱，於是伊又罵起來了。余德不顧伊罵，剛纔動手去解下飛瓊上身的束縛，要把伊剝除衣服。這時候忽然外面飛來一樣東西，正打在余德的頭上，跟着嘩啦啦落在地上，跌個粉碎，原來是二大塊瓦。但是余德的頭已被擊破了，雙手抱着頭退下去。余炳業等衆人見了，一齊大驚，當然這不是偶然的事，外邊恐有飛瓊的黨羽到了。連忙吩咐武弁快把高飛瓊一刀殺死，免得被人劫奪。一個武弁聽了余炳業的話，惡狠狠地挺着鬼頭刀，跑上前，照準飛瓊胸口使刺。但是他口裏忽然啊呀一聲，撒手扔刀，仰後而倒，在他的頸上已中了一支袖箭了。余炳業等一齊跳了起來，堂上大亂。這時候對面屋頂上早跳下一個黑影來，宛如飛燕穿簾，跳到了飛瓊的身旁，不顧一切，將手中明

晃晃的寶劍迅速地割斷了飛瓊身上的繩索，又向地上拾起那把鬼頭刀來，遞與飛瓊手中，說道：「我們先對付了仇人再說。」飛瓊瞧着他，也不由突然一怔。這時余炳業和衆人也已取出兵刃在手。薛大武認得那個來救飛瓊的少年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高山的徒弟聶剛，一齊大驚。飛瓊手裏有了兵器，身子已得自由，伊更是胆壯了，一個箭步，跳到薛大武面前，喝道：「老賊，我方纔中了你們的詭計，現在卻不肯饒你了。」一刀向薛大武劈去。薛大武只得硬着頭皮，舞劍迎住。聶剛也挺起寶劍，逕奔薛小龍。小龍戰戰兢兢的揮着雙刀和聶剛交手。余炳業也揮動手中朴刀來助小龍。雙戰聶剛。聶剛精神抖擻，將手中寶劍使得如銀龍飛舞，和二人酣戰。廬子總等不曉得外面到了多少人，連忙溜出去，調一營兵來捉拿刺客。飛瓊在這時候，更是勇猛，恨不得把薛大武立刻一刀剝死，以雪方纔的恥辱。刀光霍霍，自在薛大武頭上盤旋。薛大武倒有些胆怯，手中的劍法常常露出破綻來，給飛瓊殺得他手忙腳亂。鬥至七十合以上，飛瓊故意將身子一側，好像要滑跌的樣子。薛大武大喜，連忙踏進一步，一劍向飛瓊腰裏刺去。不防飛瓊眼快手快，一彎身讓過了這一劍，而自己的刀兒從側面劈到薛大武的肩膀上。薛大武叫得一聲啊呀，肩上已着了一刀，鮮血淋漓，受了傷更不能抵禦了。方要回身逃走，飛瓊怎肯失此機會，又是一刀猛力刺去，刺中薛大武的脅下，立刻跌倒在地。薛小龍在一邊瞧見，趕緊丟了聶剛，奔過來援救他。

的父親時，飛瓊早已刷的一刀，割下了薛大武的首級。小龍見父親已死，咬牙切齒的來和飛瓊拚命。這時盧千總已帶領官兵跑進衙來，要拿刺客。飛瓊對他們大喝一聲道：「你們這些人須要認清事理，不要助紂爲虐。余炳業，他並不是你們的總兵了，乃是謀反作亂之徒。他私通了外邊的和碩特親王，要舉兵作亂，塗炭生靈，現在機已洩漏，朝廷已派大軍前來剿滅了。你們須要幫助我們捉住這叛逆之徒，可保你們平安無事。否則你們便是甘供驅策，大兵一至，玉石俱焚，一個也不得饒赦的。」飛瓊這話當然一半是真，一半是假，伊也不知道有沒有大兵派來，不過借此威嚇這些兵丁罷了。盧千總等聽飛瓊說得如此確實，聲色俱厲，一定是大軍中派來的間諜了。大家都是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逡巡不敢上前。那余炳業也聽得飛瓊的說話，說破了自己的陰謀，心中未免有些虛怯。他手裏的一口刀本來尚能勉強和聶剛鏖鬥，但是心中已怯，手裏刀法也漸遲慢。聶剛此時的本領真像吳卜阿蒙，已非昔日可比。余炳業自然鬥他不過了。他想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，咬緊牙齒，惡狠狠的向聶剛頭上一刀劈去。聶剛急忙低頭避讓。余炳業趁勢躍出圍子，向懷素堂後面逃去。聶剛豈肯放過他，喝聲不要走，飛步追上。追到後面一個庭心裏，余炳業回轉身來，對聶剛說道：「你這漢子姓甚名誰？本領果然高強，你若肯放過我，我和你一同起兵，先酬謝你黃金十萬，將來不失封侯之賞。今晚何苦和我如此作對呢？」聶剛聽余炳業

要拿金錢來運動他，便罵道：「余賊，你不要小覷了聶某。你作惡多端，今天便是你的末日，不必多言，快送上你的頭顱。」余炳業聞言，只得硬着頭皮，又和聶剛狠鬥。聶剛的一口劍使得神出鬼沒，把余炳業緊緊裹住，絕沒有半點間隙。被他尋得余炳業的一個破綻，一劍刺去，刺中余炳業的肚腹，余炳業大叫一聲，倒在地下。聶剛把劍抽出來時，余炳業腹中的大腸也拖了一段出來，鮮血滿地，躺在血泊裏，出氣多，進氣少，眼見得不活了。聶剛割下他的首級，提在手裏，走回前面懷素堂上來。此時飛瓊也將薛小龍結果了性命，正和盧千總立在一起講話。聶剛上前立正了，笑嘻嘻的叫聲世妹。飛瓊見了聶剛手裏的人頭，也含笑道：「師兄，你已把余賊斬首嗎？很好！我已和盧千總說了，他們願意服從我們的命令，再不肯贊助余賊，做不正之人了。」聶剛點點頭道：「這樣很好，盧千總你且率領兵丁退去，各各歸營，不得妄動，待等明天，我們自有發落。」盧千總諾諾連聲的帶了兵士們退出去了。這裏聶剛和飛瓊將余炳業薛大武薛小龍三顆人頭繫在一起，高高的掛在庭中樹枝上，這就是作惡者的下場。飛瓊等為大同地方除去了兩害，大同的人民知道了這事，真不知要如何感激呢。飛瓊和聶剛此時各人也覺得有些疲倦，並且腹中十分飢餓，遂喝令衙中的下人端了熱水來，大家洗淨了手。又吩咐下人令廚房裏預備幾樣精美的菜，給他們果腹。衙中的馬弁已四散逃去，下人們當然不敢走開，小心翼翼，伺候二人，以

爲二人是朝廷派遣到此捉拿余總兵的人呢。嵩剛和飛瓊坐在懷素堂上，一邊吃飯，一邊談話。飛瓊先向嵩剛說道：「師兄，我以前錯怪了你，請你原諒。今天我在這裏中了陰謀，墮入陷阱，險些兒失去了性命，幸虧有你來相救，但不知師兄怎樣也會跑到大同來的？你一向在那裏？你離開天津以後，我也常要思念你的。」嵩剛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多謝師妹，師父死在薛大武父子手裏，我一時不得端倪，未能爲師父復仇，心裏常常歉疚，好似刺芒在背，一天也不得安寧，所以我立志離開天津，出去再要拜訪名師，學習武藝，報我師父的仇。且喜現在果然達到了目的。」遂把他自己怎樣闖入嵩山少林寺，跟從心禪上人，學習少林武藝，以及從遊方僧口裏探問得仇人的消息，遂拜別了師父，下山到此的經過，略述一遍。又說他今天方纔趕到大同，恰巧在悅來店酒樓上獨自小飲，想要打聽薛家堡的消息，忽然瞧見飛瓊坐在囚車裏，被薛大武押送到余總兵衙門裏去，不由十分驚奇，初欲當街攔劫，既思孤掌難鳴，不得不稍忍須臾，便向人探明了總兵衙門的所在，薄暮時又到衙門前後探看虛實，乘無人時，冒險越牆而入。聽得人說余炳業在懷素堂歡宴薛賊父子，且審問捉到的女間諜。我遂伏在懷素堂對面的一座亭子上，那裏正有一株大樹，可以蔽身。等到我見他們動手時，我遂飛下二塊瓦，打倒了那個人。後來他們要殺你，我又用我在山上練習的袖箭，發了一枝，立即跳下來，援教師妹，仗着師父在天之靈，饒倖

已把仇人殺却，且斬了余業炳，爲地方除害。今天我真是快樂極了！但不知師妹也會怎樣到此，落在他們手裏的？」於是飛瓊也將自己經過的事告訴了聶剛二人，心裏都覺得非常快慰。吃完了飯，二人又坐着談話。飛瓊道：「我們已代父親復了大仇，今後我可以和師兄一齊重返津門了。但是這裏的事卻怎樣發落？」遂又將余炳業暗中勾通和碩特王舉兵謀反的事告訴了聶剛。聶剛道：「這事很容易辦的，待到明天早上大同府必然也知道了此事，自然要來見我們的。我們可以搜查出余炳業企圖謀反的證據，交給他，且告訴他一切，將這三個人頭也交與他，號令城上，以資儆戒。朝廷自然有人來收拾這地方的。我們既不想得功，也不必越俎代庖，可以放下了。這事回到故鄉去。」飛瓊笑笑道：「照你的辦法也好。」二人又談着別後的事，坐以待旦。到了天明後，大同府吳祥賢聞得這事，果然親自到總兵衙門裏來拜見二人。二人便將余炳業謀反的事實，以及自己的來歷，和殲賊的經過，都告訴了吳祥賢。吳祥賢聽了，自然對於飛瓊聶剛二人非常的敬重，說了不少欽佩的話。且和二人商議之後，決定立即飛稟省垣的上憲，如何派遣人來代理總兵之職，將余炳業的謀反罪狀詳細報告。因爲此時業已在余炳業的內室裏抄獲秘密的文件，有和碩特王的書函數通，可稱證據確實了。又把余炳業和薛氏父子三個人的人頭號令在城門上，且出示佈告，以安民心。吳祥賢既是這樣辦了，飛瓊和聶剛急欲回鄉，便向

吳祥賢告辭。吳祥賢那裏肯放他們就走。他就對二人說道：「二位英雄到這裏來，爲地方除害，爲大衆造福，其功不小。下官已囑幕府據情直告，日後大吏一定要引見二位，以爵祿的。二位怎麼就要走呢？」飛瓊哈哈笑道：「我等此來志在復仇，不過眼見余賊作惡情形，抱着俠義心腸，所以把他們一齊誅掉，並不是要想得什麼功勞的。我們也不想做官，怎肯借此爲終南捷徑，所取利呢？」吳祥賢道：「二位的高義固是可敬，但這裏的情勢尚不能十分安定。下官是個文職，不能統馭官兵，萬一二位走了，省垣裏接替的人沒來，余炳業的餘黨死灰復燃，蠢蠢妄動起來。那麼如何是好呢？所以下官要懇求二位，即使你們不慕榮利，也請在此地少待數日，一俟有人代理總兵以後，二位再平安回鄉吧。」飛瓊轟轟都是，有義氣的人，聽吳祥賢這樣說，他們倒不好意思置之不顧了，只得領首應允。吳祥賢欣然道：「二位真是善始善終的俠義英雄，下官何幸而遇此，便是大同的百姓，都要感恩不盡的。」遂在衙內設宴款待二人，敬若上賓，二人也只得在衙內住下了。此時大同城裏城外的百姓，都已知道這個消息，人人稱快，有許多百姓都拈着香，成羣結隊的要到衙門裏來求見二位英雄。可是二人不欲多事，一概沒有接見。盧千總等在營內也按兵不動，靜候發落。至於薛家堡那裏，飛瓊已請吳祥賢派捕役前去抄封，以除餘孽。那駱琳夫婦在鄉下親戚家裏躲藏着，本來不敢出面，但聞得這個喜訊以後，心花怒放，都說皇



天有眼，報應不爽。天遣二位異人來此，除去二個害民的賊子，他們就歡歡喜喜的回轉城裏老家來，探得飛瓊尚在總兵衙門裏，夫婦二人設備了幾樣禮物來拜謝飛瓊。飛瓊立即請他們進去相見。二人見了飛瓊，一齊拜倒。飛瓊親自把二人扶起來，且介紹聶剛和二人見面。駱琳見聶剛是個磊落英俊的俠少年，自然也非常尊敬。飛瓊陪二人坐談一回，且向駱琳懇勉了幾句話，駱琳夫婦方纔告退出來。不數日，省垣裏已有公文到來，新調總兵曾榮，已帶領兵馬，兼程馳至。飛瓊和聶剛便要告辭回鄉。吳祥賢要想再留，却挽留不住了。吳祥賢不得已，邀了盧千總在總兵衙門裏設宴餞行，且送上一大盤金銀，和二匹名馬，作為贖儀。二人接受了名馬，對於金銀，堅不肯受。吳祥賢請求再三，二人方纔拿了一半，辭別吳祥賢，各各跨馬登程。吳祥賢和盧千總等許多人，坐轎的坐轎，乘馬的乘馬，一齊恭送二人到城外十里長亭，方纔分別。當二人從衙裏出城的時候，衆百姓聞得消息，夾道爭觀，萬人空巷。有幾個地方，在二人行過的時候，陳列香案，燃放鞭炮，歡呼而送。二人路過城門時，又見余炳業和薛大武父子的三顆人頭，兀自高掛在城牆上呢。二人這番來到大同，分而復合，不但報了大仇，而且除去巨慝，博得人民萬口歌頌，真是意想不到的事。各人心裏無限快慰。在途中也不寂寞。這一天早回到了津門，二人在靖遠鏢局門口下了馬，走進去時，高福和衆鏢友見了二人一齊回來，都覺得有些奇異。大家上前問訊，經飛瓊一

一告訴之後，衆人都說這是老英雄的英靈在暗中呵護驅遣所致，大家不勝歡喜，齊向二人道賀。惟有高福懷着一肚皮的鬼胎，對着聶剛，更不勝愧怍。聶剛卻抱着寬容的態度，並不去理會他。飛瓊回家以後，立刻吩咐廚下預備幾樣菜，看點了蠟燭，和聶剛在亡父靈前拜祭一番，告慰英靈。飛瓊又哭了一番，休息了一天，聶剛照常處理局務，二人和好無間。高福也不敢再和飛瓊門前掛嘴夾舌，說說鬧鬧的。不是了。有一天早上，飛瓊因爲長久沒有練習銀彈，所以又到後園中去打靶，開了飛弓後，忽見聶剛笑嘻嘻的從外邊走來，對伊說道：「師妹的銀彈已有了純熟的功夫，却還要這樣勤習不輟嗎？大家誰不知道你是河北女鏢師，銀彈高飛瓊！」飛瓊笑笑道：「你現已可稱得少林門下，再復苦比了。」遂放下彈弓，和他並肩走到去年所坐的那塊大石旁，一齊坐下，娓娓清談。聶剛觸景生情，一顆心又活躍起來。雖然前次曾遭失敗，似乎再重振不起勇氣，然而現在情隨事遷，大不相同，自己復了師父的仇，又救了飛瓊，可謂立下大功，且覺得從大同一路回鄉，飛瓊對於自己同感，情已交進了不少，也不妨舊事重提。所

勇氣，又向飛瓊開口乞婚，要得到這位女英雄的千金一諾。飛瓊聽了他的話，果然並不着惱。對聶剛說道：「我前次向你堅決拒絕，似乎對不起你，但想着不是這樣，恐怕我們也不能早。在你重申前請，我却再要和你比一回劍術，當然你能夠勝我的，我當然對於你的乞婚也

